

857.1

119.4-5

文庫證

章

王任叔作

857
119



3 0538 6357 1

8577
1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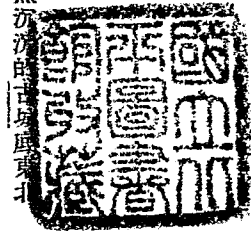
章 證

證 章

高聳天邊的東屏山，像一大塊濃重的黑雲，逶迤地橫拖在這黑沉沉的古城東角上。彷彿是一排守夜的衛士。

時間正交午夜。這大而無當的繁華的古城，開始從東北角起，一段段地沉睡下去。祇有遼遠的南面，還輝映着微弱的在濃重的黑暗的壓迫下，幽幽吐息的夜光。過分淒涼的略帶淫蕩的歌聲，彷彿從秋墳中傳出來夜鬼的歌唱，忽斷，忽續，忽近，忽遠，忽而跟流風消逝，忽而又隨夜氣飛來……叫人懷然想起一個將死的病人底掙扎的呻吟。但終於噙然一聲，時間的足跡掃過時，所有的繁華場面，全收拾在靜默裏了。

於是，東屏山山脚下那些住戶們養着的狗子，開始感到壓迫似地汪汪地叫出。這叫聲，是那麼的空虛，那麼的圓熟，又那麼的淒涼，彷彿整個古城裏市民底靈魂，在一聲聲



37865

哀哭。——冷然地流過全個黑暗的空間。

這大而無當的繁華的古城，終於像一條腐爛的病人，整個寂然死去。所有鬼火一樣的街燈，如同祭靈的燭光，在閃爍中作夢。各個街弄，各條馬路，這時有幢幢的鬼影。——市民們底夢魂出現。

一切繁華的夢——大時代裏小人物的難以實現的企圖。大人物的凌空的壯舉。賣淫婦出格的笑聲中一份悲涼打算。企業家飛舞着的算盤。暗殺者機密的夜謀。小偷強盜捨身的行動。法官們四張着的法網。警士底黑漆的棍棒。小科員們嚇人的證章。小販們底苦叫。清道夫轉動車子的聲音。蚊子底垂死的哀叫。拉坡們被拋棄的歎息……——全部顯現了。於是那住在東屏山下世界湖裏，像一匹泥土撲落的蠟蟻，——咱們的親愛的杜清白，突然醒過來了。

「喂！喂！」他一醒過來，就伸手搖着睡在身邊的老婆，那麼的叫。『有打門的聲音呢，你聽到嗎？碰，碰，碰的。』

他那年青的老婆，就像一匹死豬，睡得爛熟。怎麼也搖不醒來。睜唔了一下，轉過身，又睡去了。彷彿日裏做了吃力的苦重的工作，此刻是疲倦得要死去。但實際上呢，她白天裏除偶然打發幾餐飯以外，什麼事也沒有上手過。不過近來她那身子可發財發福地胖起來了。這就成爲她貪睡的原因。

『醒來呀！醒來呀！有打門的聲音呢！』丈夫偏不放過她，拚命地搖。接着還湊過嘴去，咬着她的耳朵叫：『還不醒來嗎？有人打門呢——彷彿還在叫：「杜老爺杜老爺」呢。』

『唔！』這回，這發胖的老婆，才抹了抹眼睛，真個醒過來了。『什麼事呀？』可是她還意識朦朧的，有氣沒力地問。

『你聽到嗎？碰碰碰的，不是有人在打門嗎？』說着，他就坐了起來。同時，也把老婆攙起，肩挨肩的親熱地靠住。

老婆把頭搭在他的肩坎上，側着一隻耳朵聽。靜空中祇漾着一陣兩陣隱約的狗聲，跟那水筩裏彷彿深夜唸經的和尙敲着木魚似的闍闍的蛙聲。可沒有碰碰碰的打門聲。

「哪裏有什麼打門聲，怕是你在做夢呵！」老婆發着脾氣說。

「什麼？沒有打門聲嗎？那是你耳朵給屎塞住，聽不清哇！我此刻還明明聽到有打門聲，而且還不時的叫着杜老爺呢！」

「那是你在發熱昏了！」老婆馬上豎直身子，一把推過了他。險些兒把他推到床下去。「你日裏瞧到來游湖的，全是西裝、大袍上，掛着個證章，全是些做官身分；你瞧在眼裏，記在心裏，想想自己求官，足足求了三年，連芝麻綠豆官都不會得到，發急了，連做夢也自以為做了官，有人叫你老爺了。可是你別再發昏了，還是讓老娘睡覺吧！」

說着，她就拉上被頭，把身子退下被窩裏睡了。

老婆這一頓搶白，可叫杜清白眼楞楞，嚇住啦！老婆是新式的。既未經過媒妁之言，也未過父母之命。是自己戀愛上的。這種老婆的拿手好戲，第一是撒嬌，第二是使性子，第三便是愛睡。杜清白正爲了求官，足足求上三年，弄得他們所有東西，全都吃光當光，還沒有一星星的希望，整夜睡不着覺。可是老婆總是事不關己，夜夜睡她好覺。這回，真的有人

在打門叫杜老爺，她還是一個不理，這真叫他生氣。

「好，你不信，讓你睡着吧！」但他終究祇好忍着氣，這麼囁嚅着，獨自披衣下床。好容易在桌子上摸得洋火，擦亮，點着洋油燈，這才瞧見一個瘦稜稜的黑影子，橫抹在那用發黃的白報紙東拚西補着的左面牆壁上。他開初吃了驚，以為是什麼鬼影子；但接着就會悟過來，不禁自個兒微微一笑，冷然坐下小板檯上。這牆上瘦稜稜的黑影子，也就矮了二段。

小小的房間，在這微弱的淡黃的燈光下，益發顯出寒愴。一張小鐵床，橫靠後面，跟那斑斑點點的發綠的牆頭接住。和這床成平行擺着的，是一張長條桌，靠在前面黑色朽蝕的窗檻下，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紅綠面子的新式書本。左右兩壁，就分擺着四把椅子，兩個茶几。椅子面上，積有一二寸厚的灰塵。彷彿主人從沒有在這上面坐過。——而實際上，咱們主人閒着沒事，却確實老躺在床上數日脚——但這一切，對於杜清白是如何熟悉，——全跟自己的影子一樣的熟悉。它們一從木器店租來，彷彿就跟這主人共負起苦

難的運命，靜待「那個日子」到來。

「是呀！那個日子不是來了嗎？」杜清白突然站起，彷彿他左耳邊有人這麼在叫。但一會兒，這叫聲彷彿又變過了。他側下半個腦袋靜聽；不錯，這聲音是那麼個叫着：「杜老爺！杜老爺開門呀！開門！」接着，又是碰碰碰的幾下打門聲。

「這回是一定了！忍耐了三年苦痛，飽看了三年人家的證章，這回可還不是嗎？」杜清白想着，拿起洋油燈，回過他那方扁形的濃眉大眼的黃瘦臉兒，向床上滾着灰白色被頭，蜷臥成一團的老婆，直瞪了一眼，私下裏咒罵一句：「死懶貓！」就在這「死懶貓」響徹一屋子的打鼾聲中，悄悄地打開房門，溜到小院子裏去。

一院子的黑，空洞中顯出一份靜。秋夜的冷氣，陡的襲上身，杜清白不禁發了一身毛。手裏的燈光，一透一透地顯出些怯弱的樣子。緩緩地踏着滑溜的泥地，穿過小院子，摸上前進屋子的走弄，一手揸着灰塵撲落的上黑膩的板壁，一手高擎着洋油燈，低着腦袋細看着這高低不平的過道，小心在意地放下腳去；一步兩步，好容易才摸到堆滿魚網、釣竿，

籬、筐、耙、斧等等雜物的大門邊。

果然，門外有個人站着等。就是隔着一扇大門，杜清白也可聽到那個耐不住靜等的。一種急促的呼吸聲。他馬上答應一聲：「哦！我來開門了！」就揀一塊平穩的地面，放下洋燈，用全身力量，放下門拴，打開了門；往外瞧，却是什麼鬼影子也沒有。

一天的靜和重。遠處有一陣兩陣像給這靜和重壓迫出來的狗聲，冷然直刺進自己靈魂底深處。湖邊纔在噪着的蛙聲也冷落了，僅有微風吹過草尖的細語。展在眼前的，祇是些搭在那污泥上埋在草叢裏的幾進破落的低矮的漁戶們住屋。有幾處屋上茅草，彷彿就要飛去，黑飄飄地浮在灰暗裏。路邊屋角的櫻桃樹，如同一幅闊大的淡墨畫，枝幹綽約，影簇簇靜停着。有幾枝枯老的樹枝上，還掛些晒乾了的灰白色腐草。路上全是些泥漿跟那豬糞羊矢。稍遠的左手路角上，有個兩丈轉圓的積糞潭。這時，在涼爽的夜氣下，它幽幽地發出一種臭豈腐干的氣味；一陣陣襲來。

杜清白，在門外孤另另地呆了老半晌。橋那頭送來一陣「霍咯霍咯」的站崗警察

底咳嗽聲，這才使他豁然驚醒，全身發毛，趕忙吐過一口氣，往屋子裏攢去。

『哦！是了！』把大門重復關上，他才發現自己的愚蠢。『這打門聲一定在後門。』他
想。『平常有人打前進大門，自己屋子裏全聽不見。這回，可不同？』是的。現在得趕快往後
門去。』他於是拾起洋油燈，揮動兩腿，放大步子，踉蹌地打過道走回去。

小院子裏流過一條淡淡的白光。他站下來，再聽，那老婆底懶貓似的打鼾聲，粗魯地
在響。一會兒，碰碰的打門聲，果然也清澈地從後門傳過來。他靜住心，耐住氣，側下半個腦
袋，再給仔細一聽，果然，那『杜老爺杜老爺』的叫聲，也分明在空中震盪。

『哦！我來了——我來開門了！』他馬上答應着。巴望一溜烟從中間穿過去。可是中
間擺滿了素色的不會上過漆的椅子，桌子，板櫈跟那些木梯子破瓶罐。他倉皇地把洋燈
放在桌上，自己繫住寢衣，跳過過間的地闊，幌着黑影竄出去。結在門上車輪子那麼大的
蜘蛛網，就籠住他。一頭，伏在壁角的蜘蛛，全以為秋蠅之類飛上了網，直從絲絲奔下來。他
穿到後院子，又是一天的重和靜。他跑到竹籬巴板門那裏，側着板門聽，什麼聲息沒有，祇

有從湖心吹來的夜風，揀板門縫聽的削進來，他兩頰就如給刀尖劃過，有點兒痛。

回到後院子中間站定。這回他禁不住心頭的酸楚，一陣陣往喉頭湧。兩眼濕潤潤地儘在作酸，作冷。一切都是空呵！一切都是幻影。然而別人家可多麼實在呀！穿着齊齊整整的衣服，梳着滑滑澤澤的頭髮，一手挽着塗脂抹粉，畫眉點唇的摩登愛人，一手揮着條手杖，瞿瞿地吹着口哨子，羞羞地響着皮鞋，胸前盪漾個顏色鮮明的圓證章，在湖裏各條馬路溜躑。彷彿一湖的秀色，全是爲他們點綴着安排着的，這該是多麼幸福呵！自己的企望，也並不奢。既不想該一輛汽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也不想置一輛馬車，把車廂刷的挺黑挺亮，叫穿着一身乾淨制服的車夫，鞭着一匹雄美壯茁的壯馬，叮叮噹噹響着鈴子，湖裏湖外兜個圈子賽闊氣。自己就祇要一個——一個圓圓的證章呀！然而，現在呢——

現在，在他底周圍，是一天地的靜和重。在這靜和重的壓力下，一聲二聲的響着那從室內傳出來的懶貓似的打鼾聲，跟那靠籬起着的小屋子裏發出來的豬叫聲。他就給飄在這種沉澱的叫入煩躁的聲音裏。

他不能再忍耐了。他甚至發現了這豬子底叫聲裏的嘲諷意味。『啊！說起來，我竟不如這豬子呵！』他嘟囔着，打了個寒噤，跳過橫七豎八堆在地上的木頭，悄悄地踱着回去。可是他還不會穿入堂屋，他就覺得後頸子上，有一種東西冷颼颼的在爬。他疑心是鬼找上身，一溜烟閃進堂屋。堂屋內燈光暗然！他急忙把燈入室，伸手往自己後頸子上摸去。一隻怪大的老蜘蛛，就爬上他手背來，他趕忙把手一揮，蜘蛛跌入長板桌亂書堆中。他不甘心這小東西的侮辱，氣憤因失望而愈高，他覺得有復仇的對象了。他非把蜘蛛弄死不可。

『是呀！』他想了起來。『我沒有一個證章，可向別人示威；難道我也沒有弄殺一個蜘蛛的權力了嗎？』他於是憤憤地向亂書堆中搜索這犯罪的小東西，可是這小東西竟像流星般消逝了，什麼影子也找不到。他更憤怒了，把所有的書，全拋到地上。忽然，在那桌面上，顯現了一個闊大的藍邊封筒，那封筒外面是這麼的寫着：

委任令一件

杜清白科員

牧民公署緘

再
把
那
藍
邊
封
筒
翻
過
面
來
看
，
是
他
不
禁
哇
的
叫
出
。
但
還
以
爲
自
己
在
做
夢
，
趕
忙
用
手
掩
住
自
己
嘴
巴
。
耐
住
氣
，
全
身
發
抖
，

中
華
民
國
三
千
年
八
月
五
日
封

赫然幾個大字，上面還蓋着「牧民公署之印」四個紅色篆字方印。

「八月五日，八月五日，那不就是昨天嗎？」他計算着，一點也不錯。前五天，是八月一日。他爲了祈禱自己命運，竟相信了自己不很相信的事，吃過一天的素。（雖然在他們平日的小菜中，絕少有葷菜上嘴）到昨天剛巧五天。但他還不很相信這委任狀會是真的，也許老婆故意開他頑笑，做這麼個虛玄。但他回頭瞧瞧老婆，她仍舊睡得十分香甜，且把身子曲成個弓字形，把圓屁股掛在床邊外。他不禁暗自發笑，再把這封筒打開，取出裏面心子。儼然是一張黃見紙的摺子。他翻開第一頁，但見上面潦草地寫着：

『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號』

茲委杜清白爲本公署七等科員，派在總務司服務，此令。』

這以後，就全是空白。直翻到再末頁，又是一行：

『中華民國三千年八月五日』

的行書，上面也一樣蓋了個方篆印，旁邊還蓋着個「牧民公署署長商」天藍色木戳

子。

「啊！這決不會錯的，這也決不會假的！自己老婆斷然不能幹這事的。這麼個周到詳密。」他這麼一想，馬上就覺得這世界全屬於他了！他很想翻醒老婆，叫她分一份歡喜。但他不能忘掉剛纔老婆對他的奚落，他要揀個時間，給她嘗一嘗顏色！他把那摺子收在封筒裏揣在內衣裏藏好。他勉強耐住高興，吹熄了燈，把老婆往裏一推，自己就躺下床去——睡了。

東屏山在天際顯露了他那青蒼的面目，沿山脚的大路上，這時開始有上城來的鄉下人。他們大都一邊趕着頭騾子，一邊挑着東西。騾子底肩上，有的抗着一大堆柴草；有的抗着蕃茄、芋艿、蔬菜等類雜物；有的則抗着滿包的麻袋，麻袋裏大概裝些穀子或是麥子。他們一邊叭叭地趕着，一邊不時唱些不成腔的歌調，有時一匹雄騾子，瞧到隊伍中有匹雌的，就會「唔啊——呃呃」的震人心肺地叫出。在它那倔強而悲苦的叫聲中，顯明地表露出它那乾渴得要死的性的欲求。趕騾子的他們，這時照例往那乾叫的騾子身上抽

了幾鞭，把它趕跑了幾步，這才讓自己唱出一套淫穢的山歌來。

大概他們把騾子趕到這古城底東門外的時候，他們不再前進了。他們把騾子拴在城外空地木椿上，卸下這些供給城裏市民的必需的貨物。自己溜進小茶館子裏去喝茶，吃大餅油條。譯等買主到來。這時候，那隔了個湖面的對面，就有一陣哄隆隆的鬧音，在空際震盪。接着，一匹漆黑的漫長的怪物，在荒郊上有力地在滾動，在衝鋒。而嘟嘟嘟嘟的氣笛聲也叫出了。這是從一個繁華的商埠——東方巴黎駛來的特別快車。它載來了一車昏昏夢夢的人們，它也載來了一車那商埠裏餓斃的「人畜」們所製造的各種各樣繁榮這古城的一切生產品。——於是這大而無當的古昔的皇城，又慢慢地一段一段醒過來了。先是各條馬路，在灰盪盪的空間，伸動着腿子。接着，影子似的獸站了老半夜的崗警們，開始把黑漆棍反剪在背後，一步兩步來回地散起步來。過後，作爲這古城的動脈的公共汽車，就在直伸着的各條馬路底腿子上，流動起來。於是像無數黑熊伏着似的所有屋子底隣近，都傳出各種不同的聲音：老婦子們底打風爐聲，太太老爺底喚人聲，小販

底叫賣聲；賣淫婦推動顧客的索錢聲；清道夫底推車打鈴聲；公館裏鸚哥底喚僕聲；男僕們跟女傭們底調笑聲；小汽車底放氣聲……；全個古城活過來了。活過來了，那闊大的世界湖，也展開羅紗似的薄霧，清秀地露出笑臉。彷彿靜靜地休息了一夜，此刻她應該淡裝濃抹的打扮一番，賣淫婦似的，去招待一切來此盤桓的貴客了。

漁民們大都已經在吃早餐。碗碟底琮琮聲，驚動了杜清白底老婆。真是一覺甜蜜的好覺！抹着眼醒來，却不料一向清早起來燒水給她洗喝的丈夫，還死睡在身邊。她坐起床，披了一件寢衣，捧一捧自己胖得緊咕咕的肚子，縮緊腰帶下床來。她賭着氣，好沒聲氣的推醒了杜清白。

「什麼時候了？什麼時候了？」杜清白一醒過來，便倉倉惶惶那麼問。

「什麼時候了？」——「虧你問得出來！你家裏底鐘呢？」老婆擩着嘴回。「就是我那隻金手錶，還不是給你送到當舖裏去了？」

老婆說着，大模大樣地走到窗前去。冷不妨雙腳踹在書堆上，險些兒一個倒栽葱。

「怎麼一回事呀！」老婆吃了個不小的驚，叫着，回頭往丈夫瞧去。丈夫一邊在匆匆忙忙穿衣服，一邊獨自個兒不住嘴地叫：「糟了！糟了！報到去，不會太遲了嗎？」

這情景，可叫她呆住了。丈夫莫非此刻還在做夢？這一份癡心妄想，打哪時會收住呢！

「唉！你這個癡子呀！你在講什麼話呀？」這回，老婆總算帶一份可憐丈夫的口氣，問：「你說報到去，會太遲嗎？你往那裏報到去呵？」她一邊問着，一邊就把書拿起，仍舊給亂堆在桌上。

「到牧民公署去報到呀！」可是丈夫一臉正經地回說着。且穿正了長夾衫跟跑鞋。『哦！哈哈！你說牧民公署——是那個雙井巷牧民公署嗎？』老婆雖然憐憫着他，但也禁不住笑出了聲。但再看着丈夫兀自那麼個神色倉惶，她又不能不眯着眼，一手掩口，一手摀住桌子，面對着丈夫吃驚了。『唉！老天爺呵！這是打那裏說起的呢！你不是發瘋了嗎？』

杜清白直起身，一看老婆竟這麼個慌張，昨晚的想頭，回到心上，他尋回自己底威嚴來。他正一正衣領，大聲說：

「誰叫你貪睡！誰叫你貪睡！哼！」他說着，抹一抹嘴邊的唾沫子。「昨晚我說有人在打門，叫杜老爺，你偏不信，還罵我熟昏，你去瞧瞧，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呀？」他從內衣袋裏拿出那藍邊的大封筒，向老婆眼前幌了幌，就給擲到老婆手裏。

老婆既是自由戀愛出身的，那無疑地登過幾年學堂，識得幾個字。而那一類女人底識字目的，也無非看看丈夫的委任狀，或者收收別人來孝敬的禮物，寫寫「收到」跟「敬使幾元」等等字樣的。此刻，她把封筒接在手裏，一口氣唸下去。唸完了正面，再唸完背後，再抽出那摺子來唸。她越唸下去，越感到自己身子發抖得利害！她把那摺子足足唸上十遍。她唸一遍，看一看眼前站着的男子——一頭枯髮，一臉蒼白；她看一看這眼前的男子，又唸一遍摺子——這委任狀；她越唸越懷疑起來，越懷疑，越覺得這委任狀裏的杜清白，不一定就是自己丈夫杜清白。這也許是自己丈夫昨夜深更起來，不知向那裏偷來的。委

任狀裏的杜清白，是另一個的杜清白呵——老婆就這麼凝住心頭的猜想着。

「儘那麼個唸着幹嗎呢？」丈夫終於生氣來，覺得這一回總得給個做官的下馬威，先來把老婆試驗一番。他一把從老婆手裏搶過那委任狀。滿口唾沫子，罵：「這可還會是假的嗎？昨晚分明有人叫門，送公文來，你偏貪睡，不相信！現在呢？——哼！你瞧！你瞧！那年月上蓋着的是什麼印？——」他索索地把那張令紙翻到最後一頁，遞給老婆瞧。「還不是一個方方的朱紅官印，印着『牧民公署之印』六個篆文嗎？還不是一個長木戳，蓋着『牧民公署署長商』七個藍色行書字嗎？這行書字，這藍印子就代替署長的簽名啦！你可還不信嗎？」

他這麼的試驗着下馬威，但他總覺得自己過分老實一點，使用不了一套尖利刻薄的話。他祇好在聲調裏加重力量。

這回，老婆彷彿斷過氣，張着大嘴，眼睛映着淡藍色的夢的光輝。歛着，歛着，直歛上半個鐘頭；她突然向丈夫身上撲去，屈下一條腿子，死命抱住丈夫底腰肢，仰起頸子，哀切地

叫：

「那麼——那麼我底頂頂親愛的清白哥哥呀，你現在——現在已經是個——真的是個做官人的身分了！那麼——那麼，我該——該叫你老爺了！啊！我底老爺呀！」

丈夫把委任狀收好，呼盧呼盧吹着氣，彷彿還要向老婆搶白幾句。可是老婆這一突如其來的手法，——這含淚帶笑的，哀切中別具嫵媚的表情，却挑起了青年人一股本能的熱情。他轉給老婆抱得死緊，嘴角也抹上一份笑意，說：

「是呀！我底如蘭妹妹——我底心肝！你現在——你現在也是個官太太了！我是七等科員，就等於七品官。你也就是受封誥的七品夫人了！」

這麼着，這一對窮苦的青年人，馬上成爲愛情的王國裏的富翁了。這必須用金錢地位權勢等等給培養起來，才能茁壯的他們底愛情，還彷彿天長地久的永遠下去了。瞧哪，他們已經嘴跟嘴攔在一起。他們接吻中發出來的熱烈而芬芳的響聲，也一陣緊一陣了。他們這麼個親熱了好一會兒，直親熱到斷過氣，這才放開了手，分開了嘴，各自倒在

床上靜靜地臥住。但接着那男子又突然跳起，高聲大叫：

「啊！是呀！時候不早了！我得去牧民公署報到去。第一要緊的，是先去領個證章來。在這裏，是個證章的世界呀！彷彿我身邊沒掛個證章，就算不了是個人。我已經給這些掛證章的人，嘲笑了三年，侮辱了三年了。到今朝我可還能容忍嗎？我一定得先弄個證章來，向別人示威一下呀！」

老婆聽了這話，點點頭，表示同意。有了官太太做，是沒有不可「同」老爺底「意」的。何況杜老爺這話也是千真萬確。平時她跟杜老爺一跑出街上或湖上，就看到這種圓形的畫着各式各樣圖案的證章，滿天的飛。彷彿這世界是證章組織成功的。證章之外沒世界，世界之外沒證章。他們沒有證章，就給撇在世界外了。然而他們偏活在世界內，這世界裏的所有的證章，就全變做向他們窮苦的一對，嘲笑和示威的武器了。杜老爺每當這時候，就會生着老大的氣，跟她瞎鬧：

「證章呢？——我底證章呢？我該不是永遠住在湖底下的泥鰍，永遠撈不到證章掛

的。我是——我是給你這白虎星剋住了。弄得我肩上沒個掛證章的命了！』

自然咯，這時候，她有什麼怕他，決不同意這責罰，她也曾分辨過：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呀！你還說我害了你，你要想想。我當初愛你，也因為你一向會扯謊，說在這裏，有你外祖父在做道尹，有你叔叔在做什麼總長。哪裏知道，我一時油蒙上心，給你騙上了手，把我帶到這裏來，却原來，你那些子話，全是空氣饅頭。我爲了你，熬了這麼多年的苦，候補了這麼多年的官太太，你還說我是白虎星，害了你，給我氣嘔！憑我這付臉蛋兒，哪裏找不到一個掛證章的丈夫，你要是再這麼給我下不去，我就跟你提出離婚了！』

自然，這麼一頓搶白，叫他也不敢再說話。現在杜老爺既然首先要取得個證章，保障她底愛情，那可還不點頭贊成？但丈夫卽有證章，於老婆並無實惠。爲充實官太太的意義起見，却非僱個老媽子不可了。

『是的，』於是老婆說了。『現在時候還早，你得趕快到牧民公署報到去。但是我呢，

也得趕緊去僱個老媽子來。難道做了官太太，一切家務，還應自己動手嗎？那還成爲什麼官太太。官太太是應該一直躺到十二點鐘才好起床的。沒起床時，老媽子就得在門外伺候。一聽我轉身，老媽子就得進來，給拿衣服，遞鞋子。平時呢，自然咯，我也得「×媽，拿茶來水來！」這麼個挺嚮亮的叫。那麼，我才能在人家眼裏看出官太太底架子來呀！」

「好的！好的！」丈夫這時用破布揮着衣上的灰塵，預備馬上動身。「一切由你打發着吧！你愛怎樣，便怎麼樣。我現在是個老爺，宰相肚裏好撐船，我還會跟你論斤估兩，爲了柴米油鹽吵嘴嗎？是的，老媽子是得趕緊僱好，要是現在萬事還須你來動手，那於我底面子上，也太不好看了。你有空時候，跟別人抹抹牌，那才是正經呢！」他這麼的說了一大套，又把跑鞋的底泥抹了去。正要餓着肚子出門，老婆連忙趕上來一把拉住說：

「啊！我底老爺，你忘記了一樁事了。人家做老爺的，每天上辦公廳去，總要跟太太親個嘴的。何況今天你是第一天，黃道吉日，你不應該給我親個嘴嗎？我早說過，我近來胖起來，是掛了一份福相了。說不定你那個官兒，還是我那份福相照應的呢。」妻應夫，急如鼓。」

你趕快給我親個嘴吧，也讓你今朝報到有三分照應呢。」

丈夫不禁呵呵大笑，回頭就將老婆抱住，用超過一切熱烈程度以上的熱烈，親了個嘴。於是相互地叫聲：

「我底老爺，再會！」

「我底太太，再會！」

杜老爺就昂然出門去了。

杜清白急速地走完了沿湖馬路，在路角小舖子裏買了塊大餅油條，邊吃邊走，到了這古城底最大的一條「動脈管」上。流綫型的汽車，儘在那裏不住地交流着。他上了車。汽車裏空堂堂的坐上三五個人，怪冷寞的。但過了幾站，却祇剩杜清白獨自一個人了。他瞧瞧那汽車裏賣票的人，兀自肩着白袋子，坐在一邊打瞌盹，開車的端端正正坐在車頭，擺着兩手把住舵子，神氣活現，彷彿跟總長開專車似的。

「是呀！我杜清白此刻坐着，何嘗不是專車。——我可是掛着花車上辦公廳。哈哈，這

個怕是將來自己還有總長做的預兆呢！

汽車很少在應停的站上停下來，爲的沒個兒候車的人。它直駛到古城底中心區，杜清白就昂然下車，向雙井巷走去。他把那件委任狀好好地給放在長衫袋裏。

牧民公署底大門，巍然地聳立在一個曠地邊。那曠地上，堆滿了那些臨近破小屋裏住戶們倒出來的垃圾，也長滿自生自滅的蒼黃的雜草，全顯着一份污穢頹敗蒼涼的頹廢美。彷彿特地跟這巍義的大門——這畫棟雕梁富麗堂皇的大門來一個顯著的對照，顯出一分古老國家復興的氣象！

杜清白到了那裏，那門警正在搓着眼睛。三角皮帶，斜吊在左肩角上，沒給拴正來。杜清白老爺挺着肚子，走了上去。那門警就喝聲：

『站住！』

然後正一正自己棕色的制服，伸一個懶腰，把三角皮帶拴好。淡淡地射過一眼來：『你瞧誰？』再是硬生生地那麼一句。

這給杜清白老爺，唬了一跳，依着門警底命令，站住了。但馬上他想起自己正是這衙門裏的老爺，門警畢竟是他屬下，也就顯出一付愛理不理的傲慢態度，從懷裏探出一張委任狀，給幌了幌，帶着斥責口氣，高聲回說：

「報到！」

崗警再抹一下眼，往杜清白身上身下打量一會：一身破舊的長褂；一頂上膩的灰帽；瘦臉；枯唇；身分決定他不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官兒，也就冷冷地用手往左邊一指，淡然地說：

「先到那傳達室去。」

於是杜清白進了大門。一條長長的給兩堵短牆夾住的弄道，彷彿沒個盡頭，要通到天邊去。他沿弄道走去，在那左邊短牆缺角，有一塊黑底白字的傳達室掛牌。他瞧了瞧，就向左轉去，在一間洋式平房前，站住了。

「是誰？」

屋子裏的傳達，送出一聲頗有老爺氣度的問語。

『報到的。』杜清白老爺也大模大樣地回說。接着就推開玻璃門。

一間挺清淨的小屋子。靠裏放上一張比杜清白老爺家還要大一倍的鐵床。靠窗橫擺着一張寫字桌。一個長有鬍子的傳達，就坐在那臨桌的一把藤椅上。杜清白老爺交上委任狀，傳達接去，給展了開來，仰起半個腦袋，就窗下一看：『唔！七等科員！』嘴裏響了一聲，心裏怎麼一橫，便把委任狀拋在桌子一旁，仰過腰去，靠住椅背，把腳腿交架起來，拿着把茶壺，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早茶去了。

杜清白老爺不禁給稜住了。這是什麼派頭，他不明白。看着兩壁牆上，掛着兩張印刷的內閣總理和大總統底照相，漾着笑，迷着眼，威嚴而和善，彷彿全跟這傳達有點親戚關係。這可叫杜清白老爺再不敢向傳達發脾氣，要他立時通報去。

這麼着，杜清白老爺就若無其事的，在傳達室裏搖搖擺擺踱起方步來。

傳達喝早茶，喝得挺有勁兒。呵着，吹着，然後咕嚕嚕一口，伸一伸頸子。他這麼個足足

喝上一刻鐘。接着又從案上抽出一支大英牌香烟，擦着洋火，燃着，抽起烟來。他抽一口，就長長地吐一口煙的氣。收回嘴。接着，又抽一口。看他這麼個安閒與恬適，全像茶裏烟裏，有他一份頂寶貴的哲學。

但是杜清白老爺再也不能忍耐了。——這無疑是對他表示威！不管他皇親國戚，傳達總還是個傳達！

「怎的？你還不給我通報去？」他突然停住脚，這麼倉猝的問。
「是的！——老爺！」那傳達還是一臉藐然慢吞吞說。他彷彿用老爺兩字來譏刺他一下。

「時候還早啊！還祇八點鐘，咱們公署裏是九點鐘開始辦公的。」他說着，就把那口含在嘴裏的烟霧噴出來，噴了杜清白老爺一臉。杜清白老爺閉了閉眼，趕忙拂過烟霧，眼淚已給烟霧薰蒸出來了。

「那麼，你領我到會客室去——會客室呀！」

他兇狠地然而淌着淚，他總想屈服他，用奮鬥精神叫他聽命令。却不料那傳達却連半個屁股也不動，照舊穩穩坐定，慢慢伸出一隻白嫩的手，向右邊角上一指：

「會客室就在那邊，那個花壇後面，你自己去吧！」

還是沒奈何他。該得自認晦氣！老不高興的伸手往桌上去拿委任狀。可是自己手還不到半路，却給這傳達底手霍然捉住了！彷彿捉住個小賊。同時他那永遠離不開椅子的屁股，也霍然離開，站起，沉着而老練的說聲：

「慢慢！」

這可叫杜清白老爺嚇了一跳。心裏飛過一簇黑暗的想頭：「怎的難道這委任狀是假的，他可要給我扣留起來不成？」不禁一臉蒼白了。好在那傳達也馬上接下去說：

「留着這個好讓咱拿這個去通報呢？」

這才叫杜清白老爺吐口氣放下心來。踱出傳達室。

仍舊走上那條走不盡的過道，向右轉了個灣，有一個平地面砌着的花壇。他繞圈子

兜過去，走上一條石板路；兩邊長着剪平頂子的冬青樹。他穿過這石板路，踏上平台，走進一所極大的正屋底樓下，靠左邊便是會客室。他推門進去。

一屋子的靜，彷彿是個冷藏庫，什麼聲音也沒有。有的是一股從氣窗流進來的微微襲人的冷氣。中間一張長方大茶桌，桌上披着綢質白套子。桌子四周，靠着幾排椅子。椅子也一樣蒙着白套子。四壁上張着西洋名畫，鑲着紅木鏡框。後壁正中，掛着一幅黃銅框子，珂羅版印的淡墨色的創國元首畫像。屋子西角，高聳着四隻楠木花盆架，架上是綠玉色古式花盆，各種着一株極平凡的黃色虎爪菊。但靠裏那兩盆菊花，像舞女似的灣下腰來，斜斜地畫成個乙字。杜清白起初從桌旁拉開一把椅子坐定，耐住氣，靜靜地等。過後但聽得這會客室外過道上鐵鐵塔塔的路聲，斷續地，紛繁地發響，他全以為其中也許夾有傳達底足音。每次一聽那聲音近來，他就不期然站起，裝個恭敬姿勢。可是那足聲偏又蹺蹺然響着遠去。這叫他感到不耐煩了。他負着手，在室內踱。從這頭踱到那頭，又從那頭踱到這頭。他賞賞菊花，瞧瞧名畫。他忽然又安閒自在了。他不覺要拈花題句。他搜索枯腸，他

得了句俳句：

『俯頭潛聽的菊花，——蹙然的足音！』

他就回環重複的唸着這頗似一茶俳句的名句，他不覺高興起來。他馬上把自己底前途放在宮廷詩人那着棋子上。他不禁昂然伸直腰，仰起頸子，高視闊步起來，這狹長靜潔的會客室，彷彿已經變成一所宮廷，讓詩人獨占！可是鏗然的幾聲，驚醒了他底夢。看那壁上掛鐘，正指十點上。他記起自己來意，耐不住這消息的渺茫。他忽然想到那委任狀來的突兀，說不定是誰假冒官章，造了這張東西，故意在捉弄他，好叫他在法律的名分下，背上一身罪業，坐上幾年監牢。那麼，從七等科員跳到宮廷詩人這一分打算，不是又成了個不可捉摸的夜夢。

『夢呀！一個多麼偉大而可怕的夢呵！』他不禁自個兒叫了出來。正想就此開門，脫身而逃。不料那個以烟茶自娛的傳達，也開門進來了。

這駝着背的黑山，羊臉的傳達，這回可穿着一件藍布大褂，靜沉沉站在門邊，彷彿找

一匹餓斃的秋蠅似的，把眼光往屋子四角轉了一轉，才發現杜清白老爺正也靠門後站着。這可叫他有點兒不高興，眉頭濃濃的一縷，說聲：

「來！」聲音枯澀而暗淡，帶有一份絕大的壓力。叫杜清白老爺不自覺忘却了剛纔的憂慮，重復在做官的熱望裏，化成了一塊頑鐵。彷彿給磁石吸住似地必恭必正地，跟在傳達後面，走出客廳，穿過靠客廳的過道，轉折上樓，穿出一樓後門，走上一條石橋似的橫空架住跟第二進大屋相接的洋台。這時候，杜清白老爺清醒過來了。他瞧到那傳達藍大褂的後幅，翩翩然隨着脚跟飛動，自己就彷彿跟這「後幅」差不多，一切祇好任人家吩咐下來。

到了第二進二樓走廊上，傳達向右轉去。他也向右轉去。在走廊底盡頭，一間幔着白窄的玻璃門擋住去路。門旁掛着塊黑底白字木牌，上面寫着：「總務司機要科。」六個顏體字。傳達推門進去。過道上也有幾個穿藍大褂的聽差，他跟他们咕咕了幾句，那些聽差就有意無意地向杜清白老爺瞧來，可是過道裏太暗了點，瞧不清什麼。祇各自冷冷然發

出一聲暗笑，「噫——」。空氣彷彿給凝成一條細線。這雖然並不怎麼厲害，但也給打了一下橡皮捶子！杜清白老爺身上反應出一陣寒。一會兒，聽差中的一個，那臉上五岳朝天的黑醜男子，虎的打了個旋，發出一陣風，彷彿生了老大的氣，推開內門，進到辦公室去。再過一會兒，一個扁橘子臉的，喉頭彷彿給痰氣塞住了的科員，迎接出來。

「哪位是杜先生？哪位是杜先生？」他一出來，就兩眼往天花板看。過道上的聽差，全都刷的站起，各自靜靜貼壁靠住，讓站在過道中間的杜清白老爺，危然出現。於是他艱難地移動步子，走近前來，十分殷勤抓住杜清白老爺底手，說：

「哦！你老——你老就是杜清白先生嗎？」

「是的，小弟便是。」杜清白老爺傷促地給握一握手，回說。同時，又打下一個恭，返問：「你先生——貴姓？」

「敝姓張？——那麼你先生貴姓呢？」忽然那個彷彿是個喉頭加答爾患者張科員，又從新開頭一付客套。

『我就是姓杜——木土杜。這委任狀裏的杜清白。』杜老爺這回說的挺流暢，謙和適中。

『呵！是！是！久仰——久仰——那麼台甫呢？——哦！大號就是清白，就是清白。那麼請坐，請坐！』

張科員接連的自拉自唱，昏昏沉沉地彷彿趕不了一個惡夢。

過道上並沒有客座。張科員往四邊瞧了瞧，就請他在那簽到桌旁聽差坐椅上靠左邊坐。自己就坐在右手邊。於是喘了老一會的氣，展開那張委任令反復地看。彷彿故意在給聽差瞧。這位新到的，不過是一個七等科員。跟自己一等科員比，且常常得陪科長或科長太太打馬將的，顯然有霄壤之分了。聽差們果然也乖覺，全把眼光集中那張給暗影籠住的委任令上，連辦公室那邊傳來的電鈴，也沒給聽到了。

杜清白老爺，賽如一個囚犯，靜候這張科員判決，屏住呼吸，木鷄似的呆住。可是喉頭作怪，癢癢的，越來越兇，禁不住咳了一聲。『喝！』張科員捧住委任令，瞧呀瞧的，漸漸睡去。

了。這一「喝」可給咳醒了！

「哦！哦！杜先生，對不住！此刻司長也不會到，科長也不會來，還不能指定你在哪科辦公，今天你老先算報個到，回家去歇息吧！」一連串說着。他又站了起來，交還杜老爺委任狀。

「回家歇息去，那是最好不過的。」杜清白老爺接着說：「這裏真是個好去處，一進門，就叫人想瞌睡！休息！」

「對啦！對啦！你老倒可做咱底同志。」張科員親熱地拍一拍杜清白老爺底肩膀。「再說，你從家到這裏，一路上也就够累了！」

「是的，是的——再說，唔——」杜清白老爺突然看到了張科員胸前那顆證章，便改換口調說：「那麼我那證章呢——證章可到哪裏去領呀？」

「哦——證章嗎？證章是要緊的。這裏是什麼東西，都是死的，便是連人，也是死的。祇有證章是活的。」張科員馬上奮興起來。「有證章，這裏的人才活得下去。這世界才存在

得有意義。你應得先去領個證章。明天到公署裏來，必須把證章掛在身上。啞，啞，你聽，（他突出胸部來，急喘着氣。）也要像我這個樣子的——這個樣子的掛着，這你知道嗎？這個樣子的掛着，用一根粗麻繩，縛住後面兩個鈕圈，結在衣鈕上，別讓它飛跑了。因為，那銀練子，是最脆不過的，容易斷，很容易斷！你瞧，我就是這麼樣，拴蠻牛似的拴着，你這樣一拴上，那賽如一家商店有了商標，——不，招牌，你這麼的走進大門來，門警就會給你行禮——行禮呀！禮立！舉手！噯噯！你可別嚇壞了！別……」

這回張科員彷彿追回從前獲得證章時那分歡喜，那分夢；一個勁兒說下去，說得杜清白老爺又發急，又糊塗，趕忙在他「別」不下去時，截住說：

「那麼——那麼我的證章呢，」語氣之間，彷彿要把眼前這個證章搶過來似的。

「呃！呃！是是證章嗎？證章到庶務科去領——到庶務科去領！我給你開條子去，開條子去。」說着，這張科員就趕忙把手按住自己證章轉動白石似的身段，進了辦公室。一辦公室的笑聲、話聲、討論馬將作戰法的爭執聲。張科員伏下自己案頭，抽出一疊便條紙，兩

手肘左右平擺，足足佔了一桌面，蘸着筆，側着頭，左開右開的開上十來張，撕了十來張，好容易開成一張了，他於是把那張便字條端正來，自己看個仔細，再遞給左邊坐着的同事聽：

「咳！老白，你看這幾句話寫得怎麼樣？」

那位姓白的白熊，從他臉上彷彿可看出他是曾經當過裁縫的。一頂西瓜皮帽，一身灰布大褂，再湊上一個不老不嫩，不黑不白，顯一份笨拙，長一雙圓大眼睛，粗眉高鼻臉。但他却是不仗人撐腰，全憑自力一付能力，從試卷裏掙得這一隻飯碗的。這一份正途出身並非捐班的頭銜，却贏得全司人的尊敬，不便是全署人，也沒個不跟他點頭的。祇要一瞧到他走路姿勢，人全會想起一個拿鞭子唱：「一樹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的戲台上的小生來，就不得不肅然對他致敬了。他這時正在整理公文。一聽張科員說話，便停下工作，接過去看。他默唸了一遍，回過頭來說：「要得要得！你老哥是老手呀！還會有點子錯嗎？要得要得！」接着，又把眼盯到那張展在手裏的條子上去。

坐在白熊對面的一個猴子似的小夥子，名叫管自在的，這時伸過頸子來，也對着那張條子瞧，不禁拍桌高叫道：

「呃！不得，老張你真能寫一手好十七帖呀！你看，這章字這麼這麼的一筆（他用手畫着空），活像一條迴龍飛舞。」

可是這小猴子管自在那麼一叫，全辦公室的科員錄事，全多像給某種力量吸住，蛆蟲似的聚集到白熊桌邊，爭看那張字條。有的讚美那文句真個老練，如讀到了名人短簡，有的評論那字跡實在秀挺，活潑中又帶嫵媚。

「不是嗎？」茲有杜清白其人者，來署報到。「這「其人者」三字就深合唐宋八大家古文筆法。」

「而「請領證章一枚」不說「請發證章一個」呢，也大有雅俗之分。」

「但是老張每一個字的收筆處，我以為頗帶蘇東坡筆意。」

「而起筆處却又不能不說是有黃山谷風味的哪！」

「呵！呵！確實是卓然名家！卓然名家！」

這一切的讚美詞，老張都一一「照收」。老張也知道這無非因為自己是科長底「那個」。但此刻他可管不了那麼多。把電鈴一按，那個五岳朝天的黑醜臉，會做過某將軍馬弁的劉聽差，霍然走近前來，平個身，立個正，把那條紙朝笏似的接住，靜聽張科員底吩咐：

「拿去，交給外面杜老爺——那個新來的。——你再領他到庶務科去領證章。——你知道嗎？」

「是！是！」短促而恭敬的作答。

「那麼——去！」

「是！」老劉這才回身緊步出去。這裏雖然各自歸了原位，但各抱着個惋惜的心情，這大可給裱起來掛在客堂上的便條，竟輕易地交給別人。但這是張科員自己主意，沒奈何，還是向這喉頭加答爾患者來幾句恭維吧！

劉馬奔出了門，彷彿拖着自己影子似的，引導杜清白老爺從右手樓梯下去，走上石板路，靠正屋左邊穿過，到了跟傳達室相近的另一進平屋子裏。那裏就是庶務科。一樣把他引到庶務科簽到處。等了老一會兒，一個摩登的男子，穿着二統西裝，馬褲，頭髮梳得雪白，飄飄然走出來。接着那張卓然名家的便字條跟那眼前的人彷彿對號似的瞧一瞧，然後讓杜老爺進那「鴉雀無聲人寂寂的」辦公室——這因為咱們庶務科的辦事人，全出街賣東西去了！——一邊坐下，自己開開櫃子，拿出一個大紙包。那紙包一打開，那彷彿剛從人心腔子裏挖出來的那麼鮮紅那麼活跳的證章，就在杜清白老爺眼前亂閃。他恨不得立刻跑過去，多搶一個來，送給自己老婆。但那小白臉科員，不懂咱們杜老爺那分心事，盡冷板板的祇抽出一個，給登了記，也不怎麼搭腔，彷彿給小叫化子一個銅子兒似的，交給了杜老爺。

杜清白老爺就如胸頭有股冷氣，這時倏然頂腦門穿了出去。一身的清涼，一身的輕快，每一根筋骨都舒暢爽適。馬上大着步子，挺着肚子，昂昂然踱出大門，往家裏奔去。

路上的電鐘，正指十點三刻。他趁車到家。老婆回說已經僱到了老媽子，而且同房東勻出後院子那間豬欄做下房。這自然叫杜清白老爺不免誇一番自家太太安排得法。

『那麼你那個證章呢？證章得先給我瞧一瞧呀！』杜太太聽了丈夫誇獎，便撒嬌撒癡，扳住丈夫頸子，那麼地說。杜清白老爺笑了笑，從懷裏把證章跟委任狀一起拿出，放在桌上。果然，一做了官家的桌子，也顯得體面光潑了。所有的書，全給整整齊齊擺在一邊。官家的房子，雖然狹小，也顯得清淨起來。四把椅子已沒些兒灰塵影子了！

杜太太拿過證章來看，是個透紅的透亮的彷彿自己一顆小心兒似的小東西。不禁在這上吻了幾下，放在胸前如同抱住自家失而復得的兒子，閉着眼，吊着淚，叫起皇天：

『天啊！天啊！咱們不是在做夢吧！咱們不是在做夢吧！』

杜清白老爺看看杜太太那麼個出神樣子，想想自己得到證章那麼個困難，又傷心又高興，一把拉過老婆底手，把證章放到桌上，相互抱住腰肢，便四腳雜踏地跳起舞來了。宛然回復到他們在學校時那種優勁兒。

太太忽然又把這證章看重起來了。

『對啦！這就對啦！』杜清白老爺拍桌贊成。『這一定是金子做的。堂堂一個大公署底證章，要不是金子做的，那麼省府、縣府，可拿什麼來做啊！這一定是的！這是一定的！署章用金，省章用銀，縣章用銅，這也是——這也是三級三審制呀！』

杜太太一聽丈夫的話，覺得豁然貫通，有了老爺那分學問，就發着驚奇的眼光，瞧瞧的，彷彿打不定什麼主意，緊緊地緊緊地捏住丈夫底手，使勁叫了出來：

『但是，我底老爺呀！』叫到這裏，她又換不過氣來頓了一頓，接着，又叫道：『咱們這小公館——這小公館可太不成體統了。要是署長司長屈駕的時候，那可不要盡了你老爺的面子？而我做太太的，也無法招待署長太太和司長太太了呀！』

『唔！』杜清白老爺這回賽如全身潑上一陣冷水，纏結着眉頭，想不出一個方法來。然而——『然而，不然。』杜清白老爺馬上發現了一個真理。『我底太太呀，我還是個七等科員呢，署長、司長是不會光顧的呵！』他說着，聲音有些些失望的哀憐。

「那麼科長，和科長太太，咱們總得招待呀！咱們——呵！」杜太太索性不「呵」下去，黃澄澄地瞪着兩眼兒，瞧住杜老爺。看他有個什麼高貴的主兒。這時候，杜老爺又繃起眉頭，思索一下，霍然站起，拉住杜太太底臂膊，快爽地說：

「那麼——那麼——既然你那麼說，咱們此刻就去找房子吧！」

杜太太雖然胖，可是這回却很容易地給杜清白老爺一把撈起了。兩個人就這麼地手攙着手，走出門去。一邊還相商那房子的適當地點。

「自然，那是應該臨近雙井巷牧民公署才行哪。咱辦公去，也容易安步當車了。——畢竟這個偏僻地方，是個隱士居處，現在咱們既然東山再起，却非在中心區不可了。另外一着，我既做了官，自應混在市民居處裏，還可藉此考察民瘼呢。」

他們這麼個談着走着，老早離這漁戶的小屋遠了，遠了。這裏且讓咱們揀個空兒，來說一說這小屋的代理主人徐媽。

却說徐媽回到下房，心下十分不安。後院子裏那隻黑豬仔，懶癱地臥在泥地上，一天

價唔呀唔的歎氣，彷彿在嘲笑她那心裏一份秘密。同時，這正像拿黑漆棍的警察底眼睛似的，——這血紅血紅的證章，也彷彿老瞇住她不放。從這透亮的眼睛裏，她還聽到有聲音在發響：『喂！來呀！來呀！好人兒，你把我拿去揣在懷裏吧！』無論她怎麼樣硬着心腸拒絕，牠還是死緊地追逐着她。下房偏是那麼的幽暗，那麼的爛臭，牠可那麼的發着光，還發着芬芳！徐媽給這光頭和芬芳所吸引，竟而神魂顛倒的踰出了下房。她一步一步全不自主地向主子屋子走去，又昏昏沉沉地在房門外站定，這光頭和芬芳叫她推門進去，但她微弱的理性又剋制她。她舉起手來又放下，放下了手又舉起，那模樣發着獸。剛巧那時候，杜老爺和杜太太正在房裏討論證章質地，一句句的話，全打入徐媽心坎裏。直等到杜老爺杜太太兩人同意下個結論，說這證章是金子做的，那時候，徐媽險些兒哇的叫出，倒在地上，吐出一個赤淋淋的跟證章一樣的心兒。

這回杜老爺跟杜太太出了門，這屋子自然吩咐徐媽全權代理照管。徐媽就得堂而皇之的開門進去。所幸這證章——這一見傾心的小愛人兒——却還赫然擺在桌子上。

徐媽一見，心頭竟有說不出的一種歡喜。從丹田裏直冒上來，她彷彿是一個從未從男子身上取得過做女子那一份應有的快樂的處女，立刻把這血紅的血紅的證章，攥在懷裏——緊緊地緊緊地緊緊地用手捺住！自己簡直透不過氣來。可是正也如老處女攪到小愛人，有一份快樂，也有一份危懼。她拍拍胸頭，老大覺得不安。她從新把它拿出，隨手拿過桌上那張藍邊白紙頭，捲捲疊疊的給它包住。瞧瞧已經包得密不通風，這才放下心來，悄悄退出房去。

徐媽有氣凌力地把兩腳拖到下房，中午的食事，也懶得安排，怔怔地坐上老半晌。這時候，後院子板門打了開來，有一個小叫化子：一路「太太呀，奶奶呀，捨施個把呀！」這麼的叫了進來。他漸叫漸近，竟叫到了下房門口，徐媽討厭這小叫化子，彷彿他是特地來打斷她跟小愛人幽會的，她虎的飛出去，擺出近乎獸性的兇暴的太太架子，罵：「你這亡八小蹄子！賊裏賊眼的！滾你娘的蛋！老娘有事呢！」徐媽一邊罵着，一邊按住胸頭，露出一排死狼似的牙齒。小叫化子雖然被罵，但這種功課，他是常常碰到的，也就大模大樣地噙了

一眼，做一個歪臉，撇一撇嘴，蹙着出去了。但他偏沿着竹籬笆，走了回來，伏在下房後面，眼湊着籬笆縫，往裏瞧着。

這才讓徐媽得安安心心地坐在自家床沿上，端端正正地發一回癡，可是她那熱辣辣的小愛人，彷彿在懷裏跳個不住。她瞧瞧四邊，挺謹慎地把那紙包掏了出來。她打開紙包，拿出證章，左瞧右瞧的直瞧的眼昏心迷糊。她全像得到了小愛人一份甜頭，舐了舐嘴，一邊用手把它往自己身上作個拴上的姿勢，一邊私下打量着：「噯噯！這個東西，是老爺用的，是老爺掛的。俺自己可不配哪！可是，拿回家去，給俺那個老不死黑泥鰍掛了起來，那黑泥鰍不也就是一匹老爺了嗎？俺那黑泥鰍做了老爺，那麼——那麼俺不就是個太太了嗎？啊！俺也有這麼一天，做了太太——俺也有這麼一天做了太太了呀！」

徐媽一到把自己詰封做太太以後，她那犖頭似的嘴就越發長了出來，鉤了轉來。連她那後頸子上伏着的那個鬢子，也在發生危險似的動搖。鬢子是那麼想：哪位太太不是主張剪髮社會學的摩登女子。這回自己祇好準備下野了。可是畢竟此刻徐媽還沒真的

實現她那份理想，她還有許多憂慮：『是呀！要做太太，這證章是要緊的，別給平白地丟了。但是老放在身邊，可也不很妥當。過回兒，老爺太太查問起來，往俺身上一搜，可不是什麼都完了！俺得揀個地方藏一藏呀！——那麼揀個地方吧！』

徐媽站了起來，包好證章，蹙到窗檻下，掀起一塊石頭，給放在這底下。於是直起腰來，拍拍身子，喘回口氣，彷彿天高地遠，死人也不關了。她慢吞吞地再踱回正屋去，把房門扣上鎖。

小叫化子看的眼裏，想在心上，自然也有一份他底小打算。一看徐媽轉身，他就閃進籬笆裏去。看看徐媽走的老遠，她又閃進下房。不待徐媽到來，他早走上湖邊馬路，飄飄灑灑的去了。

徐媽回到下房，兩隻睫毛粗大毫無光頭的笨拙的眼睛，怎麼也離不開這塊埋藏至寶——她底小愛人兒，她底魂靈，她底生命與一切——的石頭。她幾次用腳踏它，也幾次擽着翹嘴兒跟它說話。她恨不得再把它拿出看個仔細，親個仔細，疼個仔細。但正在她這

麼一遲疑間，杜老爺和杜太太可形色倉惶氣喘喘地趕回來了。

杜老爺跟杜太太在中心區足足跑完了兩三條街。每條街都是低矮的簡陋的小屋，彷彿自來火箱似的擠聚在一處。隨地的垃圾，隨地的污泥，叫人不易插腳下去。所有的房子，全沒好好給裝上一條板門。——板門不是直透着風，便是扣不上門拴，祇好用繩子縛住的——也沒好好給安上一頭窗——窗子不是破板，便是紙糊的。屋頂下全沒有天花板，發風下雨的日子，准會叫塵穗子直掉，冷雨直漏。可是那種見不得客的屋子，偏又沒個兒空的。人就全像蚊子蚤虱，擠滿了角角落落。杜老爺跟杜太太，一邊罵房東們祇知要錢，高抬租價，一邊還罵這古色古香的城裏，渾賬忘八蛋實在太多，不留個空屋子讓咱們老爺住。他們這麼找呀找的，找到第四條街時，這總算找到了一座三開間小房子，正合杜老爺杜太太底理想條件。杜太太像個拿向盤看風水的地理先生，在那房子裏來來回回踱了幾周，且跟杜老爺計議着，哪間做會客室，哪間做書房，哪間做臥室。兩個人意見不同之處，是杜太太主張會客室做在臥房隔壁，而杜老爺却主張跟書房連在一起。

「我意思是想叫科長先生們也得參觀參觀咱們底整潔臥房呀！」杜太太說。

「我呢，自然咯，正打算多添些一折八扣書，陳列它幾書架，給科長太太們瞧瞧，也算我是個讀書種子呀！」杜老爺偏那麼說。

「——但是您先生，是在哪裏公幹的呢？」經租的房東，看見他們爭執不已，索性截斷他們的說話，提出了那麼個質問。同時，他那圓渾渾的半花白的腦袋，搖呀搖的，放了一箭極惡毒的眼光，端正地射在杜老爺灰舊的長袍上。

「哦！哦！——是！是！咱是在牧民公署——」哪哪哪！你瞧牧民公署……」杜老爺說着，用手指着衣角，昂昂然的挺有嚴威。但同時，那房東驚奇的眼光，又叫自己馬上低下頭來往衣角上找「牧民公署」，可是「牧民公署」飛跑了。他那衣角上，一乾二淨的並沒有什麼證章！他不覺吃了一驚，拉過杜太太來問：「太太，我底太太——我那證章呢——我不是，不是給掛着出來的嗎？」

「啊！是呀！」杜太太隨着也失聲叫出。面色立刻蒼白得如同一張白紙，稜着黃蒼蒼

的兩眼，正對丈夫身上，搜尋那個「牧民公署。」「啊！我底老爺呀！怕給丟在家裏，沒給帶來呵！」杜太太說着，聲音有點兒顫。

「那麼，我底太太呀！咱們得趕快回去，先把證章找到了再說。」杜清白老爺全個身子發着抖。拉着太太，回頭就跑。惹得房東瞪着兩眼，直瞧着兩個黑影子飄遠去，張着嘴吧收不攏來。

杜清白老爺跟杜太太這時就在桌子上角角落落的找，把所有的書一本一本本地翻過來細看。什麼也沒有。倒是在愛經底書面上，發現了一隻壓死的蜘蛛，一肚子黑膩的污水，沾了書面一大塊。這叫杜老爺如夢初醒，身子冷了一大段。心裏有一種秘密在掀動。昨晚無意中因蜘蛛而得到了一張委任狀，現在呢，蜘蛛死了，證章難道也就飛跑？可是杜太太不懂這分心事，還挺有勁兒的在抽屜底角落落找。仍舊是沒那個東西……沒了那個東西，杜清白老爺底臉一陣紅一陣白，杜太太底頭，淋淋漓漓掛滿了汗珠子。徐媽却笑盈盈地咧開一張翹嘴唇，端着盆面水進來了。

房裏多了一個人。而這個人又跟杜老爺沒有皮裏帶肉的關係。跟所有普天之下做主子底想頭一樣。沒有個老媽子不是兼營偷竊工作的。小至碗裏碗面的小菜，大至銀錢細軟。而今呢這證章——啊！

「徐媽！徐媽！徐媽……」

杜清白老爺就這麼的一連串地來了幾十聲徐媽，險些兒要把徐媽吞下肚去！

「什麼？」徐媽輕聲柔氣地回。這叫杜清白老爺不得不收住慌張，稍稍和平些問：

「你瞧到過——咱那個證章嗎？」

「什麼證章呀？俺不知道呢，老爺！」徐媽臉上的笑堆得更濃，也更密，真像一朵繡球花兒。

「證章呀！老爺底證章呀！」杜太太這才停下手來，訊問。「那透紅的，透明的，透亮的證章呀，透透透，一定是你偷去了！」杜太太說着就兩眼瞪然，死不放過的盯住徐媽，返身坐下床去。

「什麼？說是俺偷去的嗎？那可不要冤屈死人了。什麼透紅的，透亮的——是個怎麼樣的東西呀！我可不懂呢！俺鄉下人，哪懂得這個。老爺，你別發急，先洗個臉，好好兒找吧！」

徐媽也具有所有作奴才的機警和靈敏，從裝傻作獸中顯出她底鎮定。身上不發一陣子熱，臉上不透露一絲兒紅。一味笑吟吟地陪小心，問長問短，挨近杜太太身邊來。

「哦，太太說的，是這麼個小的，這麼個圓的，紅紅的像銅子兒那麼大小的一塊圓牌子嗎？」徐媽一邊說着，一邊還用手比擬着。

「是呀，正是這麼個圓牌子呀！」杜太太急促地回。

「那個俺倒遭過眼的。」徐媽十分寬心的說。

「那麼，在哪兒呢，快點兒說呀！別讓咱們急壞了！」

可是徐媽偏還憂憂眼，頓了頓，緩緩地說：

「那不是剛才老爺出去，掛在衣角兒上的嗎？」

「是呀！一點也不錯！」正在洗面的杜清白老爺這時拋開面布，接上來說：「我緊記

得——我是掛着這個出去的。我也想過，掛着證章出去，不特叫人看了知道我是個老爺，會讓開路來。而且去找房子，也非有這個不買賬的！所以，我緊記得……」

「一點也不錯！我也緊記得，老爺是掛着這個，大模大樣，挽着太太底手出去的——我是親眼瞧見的呀！」

這麼着，三對眼珠子就互相怔怔瞧住。屋子裏拋下一大堆靜默。徐媽心裏暗自好笑，險些兒笑出聲來，慢慢地退了回去。這裏杜清白老爺跟杜太太，彷彿廟裏一對偶像冷冷落落，寂寂靜靜的獸住。全像這一對人身上已經沒一絲氣兒在流走。光榮在他們面前消滅，世界在他們面前沉默。祇有一顆——一顆透紅的，透亮的，渾圓滾圓的證章，壓住了他們，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轉不動身來——他們是整個整個的死去了。死去了！死去了！突然間，他們可又活過來。且不禁哇的一聲，一同叫出：「那麼——那麼這回咱們官兒——太太，老爺，是丟定了！我底太太呀！我底老爺呀……」

然而，江山可失，此志決不可移。官兒丟定，做官的心可不死。杜太太重復開口道：

「我底可憐的老爺，你應該出去街上找一找，或者寫幾張招尋證章的招紙，貼到各處牆上去。我呢，就在家裏找，也許那貪嘴的老鼠，當它是一塊糕，給拖了去。但老鼠決不會把這東西，掛起來，也去充當老爺旅行的。多分是拖到牆角咬了幾下，吃不了，也就給丟在哪裏了。但無論如何，我底可憐的老爺，你得趕快出去，到街上各處找一找呀！」

杜老爺閉下眼，狠命的想了想，覺得老婆這個提議挺有理，點個頭，給「批准」了。雖然還是打不起精神，却也默默地急速地跑出去了。

時間，正交十二點鐘。中心區各條街道，頓時如灌滿豬肉的鐵腸子，越來越膨脹了。來往往的人，肉丁子似的儘在那裏擠呀攢的。站崗的警察，這時，也從怠緩的工作中緊張起來。兩條手臂，就如張弓的人：一會兒往左拉，一會兒往右拉。指揮着流綫型的汽車。這汽車，彷彿並不需要這種指揮，不管肉丁子似的爬着的人們如何的擠，還是肆無忌憚，直向人縫中穿去。那些肉丁子就彷彿馬上消滅成一粒灰塵，淹沒在汽車放出來的烟霧裏。杜清白老爺正在這情形下眼瞧住地面，一步一踱的踱到了中大街。

中大街正在修築。兩邊的人行道已經用水門汀結成了。工人們像螞蟻似地在路中心浮動。有的掘着泥土，有的鋪沙，有的在搬運大石塊，有的在安放自來水管。有的，且還開着碾路車，從這頭碾到那頭，不住的橫命橫命的響。但也有這時正休了工，捧住斤把重的一個饅饅，用鹽湯灌着喉頭，飽肚子。吃飽了的，也有伸直手足就這麼香香甜甜仰躺在亂石堆上的。這奠定古城的地基的一羣，雖然顯得過分的雜亂，骯髒，鬧煩與麻醉，疲乏等等狀態，但全貫激着一貫的力！偉大的力！——但咱們杜清白老爺却絕對無視這種力。他走在他們結成的人行道上，感傷地看着地面，連自己影子也看不出來了。這難道華蓋運臨上頭，證章得而復失，影子也不再跟自己同住，躲避到別處去了。於是杜清白老爺，仰起頸子，昂頭向天，叫起天老爺來：

『啊！天呀！』

天是一片片的蒼蒼茫茫，太陽旭旭地直坐正中。一等杜老爺豎正頸子，忽然發現人行道上全是小太陽，閃閃的發亮。直亮得杜老爺兩眼兒睜不開。然而這是證章呀！杜老爺終

於明白了。而且也是透紅的透亮的渾圓的滾圓的證章。難道自家證章一走，就幻成那麼多的一大羣，跟自己開玩笑。但這可不管牠，撲蜻蜒似的，撲住一個，就是啦。果然，這時候，一隻血紅的證章飛過來了。杜清白老爺趕上一步，一把抓住。却原來那證章連帶在一個長袍整然的碩大的胖子身上。這才叫杜清白老爺清醒過來，不得不帶着笑臉，但也有些倉惶的說：

「喂！老哥！對不起了！你這個證章，說不定是我的。讓我瞧一瞧吧！」他說着，一手還指着那證章。

那胖子像一頭石獅子，霍的站住——堅堅實實的站住。反過來拿住杜清白老爺底手，咬着牙關，死命地啐了一口：

「你這狗入的！我戳你媽媽！你別發瘋啦！咱老子拚了半生的命，拚得尿屁跟血肉齊流，才拚得這麼個小證章來。多早晚會是你的了！」

「不信，你可讓我瞧一瞧！」杜清白老爺也扭住他不放，還用另一手摘過證章來看。

「你還說不是，這裏明明刊着『牧民公署』四個字，『牧民公署』底證章，可還不是我的嗎？」

「媽的！我戳你媽媽的老子恨不得一拳揍死你！」那胖子趕忙搶還證章，順手給杜清白老爺一個耳光。『牧民公署三千九百六十個職員，就祇你有證章。』說着，一擰手，把杜老爺摔的老遠，也就逕自走了。

這耳光頗來的乾脆響亮。杜清白老爺誇那胖子揍得挺好。因為有了這一揍，才叫他認出貼近就有一色一樣的十來個牧民公署底證章，掠眼而過。同時，也才想到，十二點鐘正是牧民公署下辦公廳的時候。他於是正一正衣，靜一靜心，裝出一付安閒樣子，想找另一個的證章問一下。

「喂！老哥！對不起。」馬上有一個證章走過去，他給挽住了。「我是杜清白，牧民公署新委七等科員。」

「什麼？」這被拉住的老證章，繞了繞眉。杜清白老爺接着說下去：

「哦哦！是我姓杜，木土杜，名叫清白，清清白白的清白。我是以清白王義相標榜的，故做官決不貪污。朱督軍——唔！是那個朱督軍，你知道嗎？蜘蛛的蛛，少個虫旁。就是那個朱督軍，愛上我這個名字，給我荐到牧民公署。委我爲七等科員。而且今早去報過到，領得證章出來了。可是一不小心，證章給失掉了。您老，看怎麼辦才行哪？」

「啊！是這個嗎？那可有點兒討厭了。」老證章馬上堆下一臉的愁苦。迷着兩眼，裝出挺同情樣子。感歎地——其實這是一切官員們對屬下的刻板表情，顯見他們富有「民我同胞，物我同與」的慈愛心腸——說：「你沒有證章，你就不能進公署去呀——不過——哦！你還記得這證章的號數嗎？」

「證章的號數——」

「是呀！」

「啊，證章原來還有號數嗎？老哥，我實在不曉你說，那號數，我實在不會留意得！那可怎麼辦呀？」

『那自然是更討厭了。』老證章也不禁爲咱們杜清白老爺搔起頭來了。白白的皮膚，粉一樣的撲了杜老爺一臉，『要不然，你還可登個報，聲明遺失，向公署賠了一注錢，重領一個呀！但是現在呢，這麼着，這麼着——』老證章搔過頭後，又捧住腦袋來思索，十分認真，十分同情。『哦哦！有了！有了！你明天還可以拿委任狀進公署去。到庶務課查明號數，登了報，銷了號，重領一個。那也就行了。不過——對不起，你老這麼一來，難免扣去三個月薪水，記一次大過呢。』

『什麼？真的要這麼辦才行嗎？』這叫杜清白老爺急出了一身汗。白着眼，口吐白沫子。也不知是苦，也不知是甜，舌頭怪膩的膠住了嘴。趕忙換過氣來用力吐一口，眼睛才發一陣亮，彷彿瞧見自家那個藍封筒。藍封筒裏有他底性命委任狀。

『好的，好的，那麼多謝你教導了！我杜清白將一生不忘令德。』說着，他鞠下躬去。那知道直過腰板瞧，那老證章早已走的遠遠了。祇有自己底影子，短短的橫在腳邊。

帶着一肚子說不出的苦和樂，杜清白老爺急急回到家，杜太太張手迎接出來。

『找到了沒有？找到了沒有？』

一連串的氣喘的問，問得杜老爺垂頭喪氣，搭不上腔來。一屁股坐在小床上，很想抱住被頭放聲哭一頓。

『那麼——那麼一定是——我的老爺呀！——一定是給小老鼠偷去了。它偷了去，它去冒充老爺了……』

杜太太瞧着丈夫這麼個死板懶搭的神氣，心頭冷了半截，全身軟癱癱地，像抽出氣

的皮球，倒在椅上，儘獨自個兒那麼的噙着。

『我是找遍了屋子底角角落落，全不見半個影子呀！但地板上老鼠底足跡是滿地的，也許一隻老鼠拖不動，兩隻老鼠攆着走了。』

『但是，我底太太呀！』杜清白老爺聽聽杜太太語無倫次，不免代爲感到傷心，爲安慰她那失望的心，他勉強支持的接下去說：『我那張委任狀呢？——要是有那委任狀，還可想法再去領個證章，不過太吃虧了……』接着，杜清白老爺就把剛纔老證章說的話

轉述了一遍，過後，長長地歎了口氣：『但這有什麼法想呢。要做老爺太太，總得吃這一次虧呀！』

『那麼——那麼——讓我把委任狀找出來，你下午立刻去聲明，去重領一個來。』
杜太太馬上又興奮起來，興興頭頭地站起，打開抽屜，四下裏找，——沒有；再往書堆裏找，——一樣沒有。

『真的，連委任狀也沒有了嗎？』杜清白老爺跳了起來叫。『那麼這是一定了。這證章，一定是給徐媽偷去了。——連那委任狀一起偷去了！難道我自己連委任狀也會貼在背上出去顯闊嗎？不，決不。這可見我出去時，並沒帶證章。』

『是呀！我也記起來了！你是那麼的起來，那麼的一挽我手，便出去了。證章跟委任狀，全是好好地躺在桌上，不會收拾過來的。』杜太太彷彿也清明過來，說。

『那麼叫徐媽吧！——徐媽！徐媽！』杜老爺叫着。

『噯！』徐媽在下房嬌嫩的應了一聲。接着，端了飯菜上來。臉上堆滿笑意。——一張

上翹的犖頭嘴，撇成兩片，眼角就露出一圈大一圈小的細花紋。

「證章呢，徐媽？」杜老爺不待徐媽放下飯菜，就搶上幾步問。「證章一定是你偷去了！一定是你偷去了！你要不快拿出來，我就送你上警察局去！警察局知道嗎？警察局！」杜老爺說一句，臉孔就黑上一層。直說到頂後一句，連氣都透不出了。臉孔成爲一塊瘦煤渣。徐媽可挺安閒的，彷彿不做虧心事，不怕天火燒。把飯菜一樣樣的慢慢兒放到桌上，這才拍拍手，轉過身來說：

「老爺，你說什麼呀！你別冤屈死人哪！俺拿這個勞什子，有什麼用呀！俺可不幹那麼個傻事兒！」

說着，她又拿起盤子，搖搖頭，出去了。

這回，杜老爺益發光了火。他彷彿不是爲了證章的失却發火，他是憤恨徐媽這麼個安閒大方，這麼個不關心主子底事，不分主子一分急！這無疑是在嘲笑主子。但杜清白老爺正好抓住她這種態度，派上她一份罪過。

「是一隻老鳥呀！簡直是老鳥無毛了！」杜清白老爺回過身來對杜太太叫發氣。「你怎麼請了這麼好的一隻老鳥來呀！虧你有那份眼識！你還不到她身上，她那下房去搜一搜嗎？你這蠢女人！」

「唉！我底天呀！太太還不會正式做到手，已經鬧得這麼個地步了，將來還有我好日子過嗎？我底天哪！」

杜太太一邊歎息着，留一分轉圜的餘地，不跟老爺馬上鬧翻，好叫尋到證章後，上任做太太，就一邊擺動屁股走出去。杜老爺跟在後面。

杜太太進了下房，閉了門，叫徐媽一件件脫下衣褲來。徐媽笑着說：「太太，你也多心了！俺身上也長不出證章來呀。」但杜太太固執着意見，非叫她一件件脫淨來，一件件搜尋過不可。徐媽安詳地遵命脫着，杜太太仔仔細細地搜着。站在門外的杜老爺，惟恐杜太太眼睛有個瞧不準，就貼着板門，往裏偷瞧着。最後，徐媽露了淨光的一身，而證章還是不見。

『我說呀！我底身上長不出證章來呀！』人身檢查後，徐媽像隻貓頭鷹，露着譏笑的臉，一邊穿起衣服來，一邊說。

『那麼在下房角角落落搜一搜吧！』徐媽底衣服還不會穿正，杜清白老爺便急不及待，推門進去！

『啊！我底天老爺哪！』徐媽一瞧到杜清白老爺，便裝個吃驚姿勢，退站在窗下那塊石頭上，『怎麼大白天裏，人家在裏面那個，你瞧在外面呀！啊！天老爺哪！』徐媽這回却發抖地哭叫起來了。

杜老爺不理這個，儘在下房各處搜尋。回看徐媽，一邊叫『天老爺！』叫『要命咯！要命咯！』一邊可發着很利害的抖。連她那脚下石頭，也給抖得谷谷發響！杜老爺靈機一動，把徐媽一手拉過。徐媽心頭一慌，面無人色，倒在床上。杜老爺一手掀起石頭，徐媽哇的大叫一聲。杜老爺儘瞧着地面，地面是一塊黑。徐媽溜着眼兒，穿過杜老爺底腿縫，瞧那地面，地面也是一塊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呵！在杜老爺跟杜太太，是臨到最後

的失望了。在徐媽呢——徐媽這回索性放長聲音哭起來了。

『那麼——那麼，這證章是丟定了。』杜太太低低地陰着。

『但是，俺是給你們冤屈死了！老爺呀！太太呀！』徐媽拉住杜太太底衣角，彷彿要杜太太給她一注冤獄賠償似的。『俺做老媽子的，左右不過短幾個錢呀，俺可不是天生成給你們作踐的——看作小賊和強盜的啊！天哪！天哪！這個冤屈，俺可向哪兒申訴去哪！』

這麼着，下房裏鬧翻成個海。左隣右舍，也各各幌着黑泥搏成的腦袋，一臉疑雲的集攏來。一向把杜太太看作是『神秘的府邸』的他們心裏，這回可益發叫他們懷疑了。有的用嘴湊上別人底耳邊，咕咕着一套聽不明白的話。有的搖着腦袋，縐一縐眉，砸着舌頭，歎看在一邊。有的用手指兒指着，吐口唾沫星子，轉身回去了。一切都跟這一對青年夫婦顯得生疏和冷寞。但正在這時候，那給另闢一個窠放在後院子另一角的那隻黑豬子，却攢過人們的腿林子，摸到下房來。這彷彿是死之化身——黑豬子的影子，一映照到這一對青年底眼睛裏，下房裏馬上來了一聲高叫：

「啊！……」

這一對青年就發狂似地躡出去……

沿湖馬路上，已散佈些零零落落的人影，湖正中盪着採藕的小划子。太陽底光，淡淡的照在水上。水波起處，映出粼粼的銀色的皺紋。採藕人隔船對語，彼呼此應的聲音掠水面而過，又沒入在划子聲裏。水一樣清碧的藍空，有鳥兒時時插翼飛過，忽而斜斜地如剪子似的掠下水面，忽而又一旋烟的向蒼茫中投去。忽而團團地打個飛旋，忽而又曲線形的作翩翩之舞。午後的天空，益發顯出靜謐，連這些鳥兒鼓翼的聲音，也彷彿隱約可聞。但當東屏山脚的瘦驢子們，尖銳而倔強地叫出後，那鳥兒們便索落落地一陣，四下裏飛散無蹤了。

全個古城，也彷彿在午睡中醒過來。各條馬路上增加了一倍以上的行人。皮鞋聲夾着喘息聲，在破破的威武而且迅速的大小汽車聲中，幽微地響出。修馬路的工人們，從新揮起了鶴嘴鋤，推動礮石，燒起紅煤，融化柏油，搬動石塊……進行他們底工作。城南頭歇

了一上午的茶社歌院，把它們底冷靜的牌門打開，重新掛上紅綠的招牌，用一種飛舞的姿勢，寫着各個歌女底名字。鑼鼓手跟琴師，抹一抹他們上油的嘴，用舌舐一舐手，再把手向上膩的長褂上擦一擦，各人拿起各人底樂器，試奏一曲十番鑼鼓。茶爐里底火在飛躍，在吐着血紅的舌頭；茶壺裏的水，在撲嗵嗵的發滾，白白的烟冒了一大股。電影院還關着門，但預告的節目，跟那要開映的畫片，用大鏡框裝着，橫掛在鐵格子門的裏裏外外，招惹行人們的眼目。所有的商號門外，全張着狂賣賤賣跟那廉價的招貼，或帘子。或特地豎起個彩牌樓，雇一對洋鼓洋號手，吹一套梅花三落或毛毛雨。裝飾着某某大綢莊廉價招貼的汽車，大吹大擂的駛過頂冷落的街頭。分發六零六每針減價三分之二的醫院底傳單，和張大仙在中央大旅社看相的傳單，在頂熱鬧的馬路上紛飛。一切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全像糞缸裏的糞蛆，爬着，滾着，跌着，擠着，翻着……升起……沒落，叫與笑，哭與歎息，歡樂與哀愁，莽撞與計謀……全打在昏昏沉沉的醉夢裏。——在這裏面，有一頭頂小的頂髻的小糞蛆，出現在東區一條小街上，那是咱們曾經介紹給讀者過的小叫化子。

却說這小叫化子滿懷別扭，趲到一條小街上，他三尺半的高，穿着一件破了左肩的斷了右袖的短褐。臉孔尖尖的像條竹桿子，鼻子頂前的伸出。全臉漆黑，辨不出哪裏是眼睛，哪裏是眉毛。頭髮就像一根根的粗麻紮在竹桿尖上，疎朗而又邈塌。下身穿了件有鋸齒形的褲脚的短褲，膝以下是銅絲扭成的兩條腿子。他左手掩住胸頭，右手托住大腿，彷彿是心痛病患者，一步一拐的在走。這條小街，彷彿是這古城底靜脈管的末梢，十分冷靜而且狹小，祇有黑蚯蚓似的黃包車夫，跟着個筐子叫大餅油條的小夥子，還不時的出現着。他趲到一家小成衣店底門前，就在石櫃下，場地坐定。好容易換回口氣，把懷裏那個紙包探出來瞧。哦！原來是一個藍封筒，那是在這古城的拉坡堆裏，常常可以拾到的。哪算什麼稀罕，值得大驚小怪窩藏在石頭底下呢。他打開藍封筒，又是寫上幾個字的一張很普通的紙頭。那倒可賣一個子。他把這紙頭掂了掂，唔，重甸甸的，說不定裏面有塊錢。不錯哇！圓的而且硬的。他再把這紙頭打開，啊！喲！原來是一個——是個圓銅牌。透紅的，透亮的，挺好玩的玩意兒哇！他瞧着瞧着，他突然想起這個玩意兒，有身分的老爺們全有。他

們掛着這個玩意兒，就有洋房子住，就得進王宮樣的大屋子裏去。祇可惜自家不識字，有點兒不配，要不然，倒也可掛着這個玩意兒，混在爺兒們裏充個數。

「充個數，充個數，唉！我入你媽媽的！」小叫化子把紙頭展在豎起的兩膝上，捧着證章歎口氣。「俺一個早上來，還沒半點兒東西下過肚子，要是你是個麻酥餅兒呢，那麼，俺也得潤潤牙根兒呀！偏是你——你是那麼個吃不來着穿不來着的賊囚根子！」

這麼着，小叫化子不免感到些淒涼。有了這個，倒不如沒了這個，也得死心塌地往垃圾堆裏找吃的去。現在呢，空想着做個爺兒，白餓着肚！唉！老天的安排！他就這麼的閉着眼睛對着天，讓太陽光晒滿了他一臉。

這時候，這懶蛇似的小街道的那頭，走來一個賣大餅油條的小駝子，頂着個竹編的盤子，沙沙聲地叫：

「大餅油條呵！大餅——油條！」

這叫聲，越來越近，霍的攢進小叫化子底耳朵裏。小叫化子霍的張開了大眼，瞧，果然

不錯，是一個小駝子，在賣大餅油條。禁不住小肚子撲通撲通翻筋斗。不待小駝子走近來，小叫化子眼睛一花，就是大餅油條在自己跟前擺滿一地面，同時，那大餅油條的溫和的，像媽媽奶尖子那麼甜美的一股香味，一陣陣向小叫化子鼻尖送來。可是一會兒，這一地面的大餅油條，又爆散成萬千點小火星子，直惹得小叫化子心頭癢癢的作嘔。而小駝子恰也叫到跟前了。

這回，小叫化子收過紙頭，拿着證章迎上前去，叫：

「喂！賣大餅油條的，俺有個玩意兒，跟你換付大餅油條好不好？」

說着，黑竹管似的瘦長臉，湊近小駝子竹盤子。把證章交給小駝子看。自己好沒勁兒的扭着鼻子，好像討厭這大餅油條底氣味。可是喉頭就像抽水管七上八下的噉饑涎。

小駝子拿過證章，掂了一掂。翻翻覆覆瞧個仔細。然後歪歪臉，伸長頸子說：

「這是什麼玩意兒，咱可不希罕你。屁輕的，還不到三個銅子兒重，哪裏換得一付大餅油條！要是咱回去，報不出賬來，可不給老板一頓揍死！咱不幹這傻事兒！咱不幹這傻事

兒！

小駝子雖然那麼說着，却還不想把證章馬上交還給小叫化子。他就勢坐在地上，端下盤子，給擱在短腿子上。小叫化子抹着鼻子，曇着眼，蹲下在盤子一邊。

「那麼，你得把這個還給俺！」小叫化子伸手要去，意思却在大餅油條堆裏。

「不過，你要是能送給我，我可有用處啦！」小駝子瞧着小叫化子那付發饞的神氣，正經地說。

「那麼你有什麼用處呢？你倒說說看！」小叫化子側着半個頭，問。小駝子醜惡的洩出一聲笑，爛眼兒像在做夢般，撮動小嘴兒，用講山海經那麼個口氣說：

「噯，咱知道——咱知道——你知道嗎？這個東西叫什麼名字？」

「俺不知道。」

「是咯是咯！咱知道你不知道。」小駝子臉上露出聰明的得意。「這個是老爺們用的證章呀！」

「唔——證——？」

「證章呀！有這麼個東西，就稱得老爺啦！這個就是老爺，老爺就是這個唔，不，」小駝子說呀說的，覺得沒有話說了，馬上來個改正。「不，誰有了這個，誰就可以進衙門去啦！要是咱有這個呢，嚶，對啦！你這小叫化子，你別看咱們這大餅油條賤，衙門裏老爺全吃這個的。這是咱，站在爐子邊，一條條給油鍋裏煎出來的，一個個給烘爐裏烤出來的，咱手兒可不錯哇！煎出來，烤出來給老爺吃。老爺說：小駝子，你這油條煎得好，又酥，又脆，將來封你個狀元做。可是現在呢，你還得——還得，唔……」小駝子鑿了鑿眼。「唔，我現在還得烤大餅油條呢。但是衙門裏聽差太可惡啦！他們奉老爺底命，來買大餅油條，三個銅子，祇肯出兩個半。老板貪的是個大買主，自然牙子打落肚裏嚙，還含着笑臉道出一千聲是。唔，要是咱有了這個證章呢，就得給掛在盤子上，走進衙門裏去叫賣啦，這麼着，咱們老板一定誇咱聰明，不再撻咱啦！也許咱每餐得多吃一碗菜飯，不用睡泥地，不用洗老板娘子那兒子的尿布了呢……可是你老哥肯不肯賞給我啊！」

說着，小駝子要把證章揣入懷裏去了。小叫化子正聽得出神，一看小駝子這麼做，發了急，一手捉住小駝子手臂，一手掀起半個盤子。

「哼！你別胡鬧！要不，俺就搥掉你這一盤。這證章，俺也有用處，俺也有用處！俺有了這個東西——唔！」小叫化子說着，就把證章搶回來，一邊仍舊用紙包好，放進懷裏，一邊伸手過來，說着：「俺有這個東西，俺有這個東西，」站起，向盤裏搶了一付大餅油條：「俺便有大餅油條吃了！」就一溜烟的轉灣抹角的跑了。

「搶大餅油條呵！大餅油條——搶呵！」小駝子七倒八顛的爬了起來，叫，險些兒把盤子裏大餅油條全個倒掉，好容易捧住，給橫捧在胸前，就救火兵那麼地往前追趕。但不多會兒，連小叫化子底影子也不見了。小駝子沒法想，抹着爛眼兒哭，哭着，看看路邊一個拉黃包車的，正彭頓彭頓，挨警察老爺拳呀足地揍，也就抹抹眼，停下聲來，忘掉自己爲什麼哭了。

「賣大餅油條呵！賣大餅——油條呵！」小駝子又機械地照舊沿街叫賣着去了。

小叫化子一路跑着，一路咬着大餅油條，轉了幾個灣子，到了一條狹小的弄頭。一路的亂石子，高低不平的砌着。靠牆脚那些地方，窪了下去，全積着污水。全個弄子，瀰漫着酸鼻的臭氣。小叫化子自以爲這是個安全地帶，就在一家破屋子後門石階上坐，預備咬完這半付大餅油條。

小叫化子真有點兒捨不得。把這半付大餅油條聞呀聞的聞了老一會兒，才敢咬一小口兒，攔在嘴裏細嚼，直等每個牙根兒都沁透了香甜味道，然後嚥下肚去。——他這麼的儘聞，儘嚼，儘噓着味兒，足足吃上十五分鐘，才把全付大餅油條吃完了。他拍拍肚子，彷彿有些兒飽，全身不覺飄飄然，像要飛去。竟昏昏夢夢伏在階石上，沉沉甸甸的睡去了。

全換了一個境界。小叫化子彷彿自己已經穿上一件挺乾淨的長夾衫，掛着這個透紅的圓證章，擠在人羣裏，走進一所大屋子去。屋子外站崗的門警，平時一給瞧見，就用黑漆棍揍他屁股的，這回可挺尊敬的跟他「立正」「舉手」——行起禮來了。

小叫化子一進大屋子，但見滿屋子都是花，滿屋子都是蝴蝶跟蜻蜓。滿屋子都是陽

光和鳥聲。天是藍得要流去似的覆在上面。地是綿軟得如同毯子似的展在脚下。這叫小叫化子全身都是快樂。發軟又發癢。他採花，捉蝶，跳，唱歌，笑，四處亂跑。突然，一陣汽車聲響，小叫化子回頭瞧，一條挺大挺大的蟒蛇，張着血盆大口，楞着電燈炮那麼個大眼，直撲過來了……「哇！」小叫化子一聲叫，驚醒了什麼也沒有！一條乾黃的枯燥而又污濁的小弄，排列着幾家高低不平的泥土剝落的破小屋，靜靜地在乾太陽下歎氣。一隻向天的糞缸，埋在一塊枯瘠的僅種上幾株蔬菜的荒地上，一陣陣冒着白烟……

是個夢。小叫化子會悟過來了！然而他不珍奇這高貴的夢。飢餓的慾求，又在他肚裏掀動。他揉了揉肚子，觸到了胸前那個硬塊。唔！他彷彿又感到些兒快樂了，探出那包證章，解開紙頭，瞧一個神秘的想頭，通過他笨拙的腦子。

「哦！原來這麼個玩意兒，倒可騙付把大餅油條吃哪！俺要好好兒給它藏起來，等候別的機會哪！」

這回，小叫化子心頭便融去那樣的軟和下來。疼一會兒證章，摩一會兒證章。這冷冷

的硬硬的小東西，彷彿變成媽媽手掌那樣溫暖而柔和。有一種熱力，直透進小叫化子的小心坎裏。小叫化子彷彿醉了酒，又閉着眼，做着個像老僧入定似的姿勢，落在靜和裏。

有一陣足聲，蹣蹣發響，漸漸近來了。這小心靈上受盡了人世間底鞭傷的小叫化子，霎的睜開眼來，瞧，是一個黑大漢。不是個一臉酒痣，把鼻子爛得像紅蘿蔔似的大漢，屹然站在他面前。胖胖的兩頰，走着油光，肉皮子沉沉地像要掉下來。——他在嘻嘻嘻嘻的發笑，笑得他那胖肚子一抖一抖的。小叫化子，不敢正眼兒瞧他，悄悄地把證章包好，揣入懷裏，低着頭，站起身來，想走開去。

「喂！小叫化子！」那胖大漢叫着。一身黑羽綢長褂，就飄動起來。小叫化子觸電似的，禁不住一抖，也就隨聲站住了。從鞭笞與拳足下討生活的他，十四年來，全把自己底命運交給別人支配的，心就成爲沙發上的彈簧，隨着別人底屁股而高低。

「唔！老爺！」他低低地呻吟。

「嚇嚇！」胖大漢捧住高突的黒肚子發笑。「咱們來講一講交情，怎麼樣？嚇嚇……」

笑聲中露出一付猙獰的齒牙。

「老爺，聽您的吩咐！」小叫化子溫柔的回。竹桿子似的身子，便索索發抖。

「那麼，你跟我來！嚇嚇！咱有挺好的東西，讓你吃個飽！」說着，胖大漢轉過碩大的身子，黑羽綢袍角打渦兒捲起來，彷彿是一條象鼻子，要把小叫化子裹了去。小叫化子要跟，他鬧別扭，那可不很便當啦，也祇好像條馴良的小羊兒，沒主見的跟着走。而那胖大漢的黑眼兒，還常常光臨到他那瘦條子。

踉踉跄跄走完一條弄，到了另一條街。街道柳葉那麽樣狹，屋子全祇一身一手高。兩邊屋簷差不多接連起來，僅露出一髮絲的天。靠左轉，挨過三五間屋面，那兒有胖大漢一家小舖子。是家舊貨舖。靠門前的一連排玻璃盒子內，放滿舊銅爛鐵。却標上了什麼周鼎商彝，跟漢五銖錢等等字樣。左右兩壁，是直堆到屋頂的兩櫥子舊書。從三墳、五典、十三經、二十四史，直到談種種主義的洋書。靠裏長條桌上，疊羅漢似的疊着不少古式磁器，跟那一個爛樹根自然地盤曲而成的手提拐杖的老壽星和一枝橫笛的韓相子。壁上是三幅

鏡框。左右兩幅對聯，中間一幅，是手拿春秋的關公像。兩支黑色的臘製燭台，高插着點剩的兩枝紅燭。靠近方桌上，堆着破破爛爛的書頁，有兩個臉色枯黃的學徒，正在加工修理裝訂。——這一切，小叫化子糊裏糊塗瞻在眼裏，心裏算不出哪個數。

那大漢進了屋子，叫修書的兩個小夥子進裏間去。一屁股就坐在桌旁一張紅木迴龍圈手坐椅上。霍霍霍的，彷彿摔出一串蛋殼，先來一陣笑，接着就叫：

『噯！小叫化子！你過來！』

小叫化子魂不搭腔，挨近去。

『你從實招來！你身邊那個東西，是從哪裏偷來的？老子一點也不難爲你！』他說着，又拖出一聲老練而嚴肅的笑。

『霍霍霍……』

小叫化子怔了一怔，趕忙按住胸頭。小心兒像要跳出喉腔子。

『是——是拾來的！我是從路上拾來的。』小叫化子哀憐地回說。

「拾來的！霍霍霍！那總算你運氣；碰到了我！要不然——」胖大漢擡一擡手臂，「給警察老爺瞧見呢，準叫你吃上十年官司還不抵數！」

小叫化子霎霎眼，瞧瞧這威嚇者。他彷彿記得警察老爺看到他掛上這個東西，跟他挺恭敬的行過禮。——他想不起給警察瞧到，還會拉去吃官司。小叫化子不跟小販子比，這東西，也不是香蕉橘子。警察老爺跟小販子下不去，原因是想揩些油頭的。

「你不信，我給你講。」胖大漢看小叫化子呆楞住，威嚇中帶些提示意思。「這東西，你不配有。哪是穿長袍的官兒們底玩意兒，他們有了這個，更增加了一層身分。你有了這個，却招來「賊」跟「強盜」的名分兒。黃金該是富人該的；你却祇配管領一身骯髒。哪是命，也是數。說起命和數，你總得懂點兒。這麼大的一個地方，有些人是命該在鄉下種東西，趕驢子，供養咱們吃和穿的。有些人命是該開着火車什麼的，裝載好東西給大屋子裏老爺太太們享用的。可是老爺太太們呢，哪，哪，不用說，前世修來應該坐幾輛汽車，輾死幾個小叫化子，像你那麼的，也全有定數。噯！你不信，嚇嚇！我問你，怎的別的孩子上學去，

「你得在垃圾堆裏找性命根子？」

「唔！」這話頭打動小叫化子的小心兒。「那麼——」

「那麼——我跟你實說吧！」胖大漢接下去。「你這小叫化子，你該不得這個東西。有干係，可不方便！你還是讓給我。我可沒干係。你瞧，我開的是舊貨鋪子，專收賊偷狗盜的東西。再說，我是老土着，在這裏住上百來年。全城警察老爺統統是我底小兄弟。我現在決不虧待你，準給你一吊錢，你把這東西讓給我，你看怎麼的？」

小叫化子沒說什麼，可是捨不得這玩意兒。肌餓迫人原也厲害，但這玩意兒是他心愛的。人就有一分慧，爲了「愛」也願餓肚子。

「噯！你這小叫化子，可別再不識好歹啦！現在我就送你這一吊錢，你快把這東西拿出來。別等老子光了火，定叫警察送你進牢去！」胖大漢這回全變狠啦！張開血盆的大口，突出銅鈴的兩眼。

「哦哦！」小叫化子吃驚着。一條大蛇又出現在他面前。是條大蛇呀！這回祇好放手

了！小叫化子想。而且一吊錢，對自己却還是實用的。一種像媽媽奶尖子那麼樣香甜的大餅油條的氣味，又跟着這吊錢攢進他鼻子尖。

小叫化子慢吞吞地從懷裏揣出紙包，給丟在桌子上。大胖子旋過臉去，裝出付漫不經意的神氣。但還不願意小叫化子真的把桌上那一吊錢拿去。小叫化子偷瞧了兩眼，瘦手兒伸呀伸的伸過來，觸到了那包錢紙，但還頓一頓，喘口氣，然後霍的給攞了去。大胖子霍霍霍的又倒出一串破蛋殼，回頭瞧，小叫化子如飛的，然而也不免悽喪的出去了。

打開紙包看，赫然一顆透紅的，透亮的證章！真果眼力不錯，瞧的準！低下腦袋仔細打量，上刊着牧民公署四個正書。翻過面，又刊着888四個亞刺伯字。

「啊！這可有用了！這可有用了！」

這大胖漢不禁高聲大叫。他叫了一會。就在舖子中跳起來。忙吩咐伙計趕快給買一毛鴨子，熱斤酒來喝，祝賀祝賀自家這個好運氣。（躲在後面的伙計，知道老板成交了一個好買賣，早已拿着酒壺在手裏聽候叫喚，他們挺知道自己老板愛好古玩的風雅脾

氣。一聽老板叫，也就如飛趕出門去。這裏，這胖大漢就儘自個兒想着這個證章的用處。自然咯，誰都該知道。現在咱們中國頂當行的，就是舊貨舖子。天下之人，頂聰明不過的，也就是舊貨舖子老板。他結交的人，上自王公大臣，學者名流，下至販夫走卒，鷄偷狗盜，莫不應有盡有。怎麼會不知道這堂堂國家大公署底證章用處？有時要夾帶一包烟土過城，免却憲兵搜查，那麼，你就要在衣角兒上掛起這個勞什子。碰到憲兵，突出胸部給瞧一瞧，或者拍一拍憲兵肩膀說：「噯，兄弟，咱們都是爲國家服務的，老兄也不必麻煩這着啦！」那憲兵聽到這話，看到這個，自然笑笑，或者還給你行個禮放過去。有時，你要去東方的巴黎。趁船坐車，想弄個免費，那麼，你也得掛上這個勞什子。賣票的見到，準會跟你行禮，站長船長也許過來跟你拉手，而且：「啊，又是什麼貴幹有勞了您，您老真是個徹夜爲公的熱心志士！」扯上這麼一大套。至於茶房之類，跟你多獻份殷勤，多遞把手巾，多叫幾聲老爺，下船下車時，不敢多要你一個茶錢，那又是十分公平的。又至於「出入遊戲之場，坐臥花烟之榻」，更是少不了這個護身符……這舊貨舖子老板，這胖大漢，真個是妙算如

絲，越抽越多，他看看小伙計已把酒鴨端來，不禁拿過壺子，把盞大喝起來。

他一邊喝着，一邊還考究這證章的質地。銅的？鐵的？金的？銀的？不稀罕！不稀罕！全稀罕！在這牧民公署四個字，他考究了老一會兒，又把那包紙拿過來看！他不覺大吃一驚，所有的酒味兒直從頂腦門穿出去！自家該不是做夢吧！這是什麼包紙——什麼包紙啊！却原來還是一張委任狀呀，舊貨舖子老板兩手素索發抖，展開紙頭，仔細地瞧。那裏面寫着挺有精神的幾行字：

『牧民公署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號』

茲委杜清白爲本公署七等科員，派在總務司服務。此令！』

他發了一會兒呆，接着心裏估量一下，仰起腦袋，望望天花板。忽然若有所獲，急速地再翻到頂末頁。正中寫着一行是：

『中華民國三千年八月五日』

『這不就是昨天的日子嗎？』他馬上到書架邊掛曆上看去，一點不錯，今天是三千

年八月六日。他再把那委任令拿來細看，還看到這日脚上蓋有老大的一個方印，正也是「牧民公署之印」六個篆字。旁邊也還有用藍木戳蓋的牧民公署署長商七個行書。

「那麼，是一張嶄新的委任狀呀！是一張嶄新的委任狀呀！是那個小夥子給丟失了的呢？然而——然而，咱老子可有用處哪……」

他回到桌旁馬上給桌上的酒食推過一邊。彷彿自己的雅趣，應該向上追求，瞧不起這些子黃酒和鴨子。他伸開兩手，上上下下自己打量個遍，倒也魁梧奇偉，不失官場中人體面。他背負着手，學着走方步。可是鋪子裏地面不大平，老叫他方步躡得不很自然。接着，他又拂一拂衣袖，給兩手齊平，對着關公像，高高的作了個揖，打了個恭。也覺得有點粗魯，少些溫文。但他決不灰心，還是那麼地學下去。

古城揭上了陰幕，彷彿一隻煮開水的鍋，滾沸了一整天，現在也得靜下去。但實際呢，各條馬路上，（除奠地基的修路工人，回家休息去以外）全張着閃白的電燈，奔流着裝載腐爛的淫慾的活屍的汽車，擠挨着興奮的帶有色情的眼的行尸走肉。各家商店閃着

幻滅的年紅燈，映着紅色的刺目的大減價帘子……在夜的高揭的陰幕下，正浮漾着這地上將死的生靈們底熾烈的情慾的夢，火一樣的燒燬了這古城底一角。——這古城底南頭，是一切幽靈們夜間辦公的場所！

古城已一段段死下去了！但古城又一段段的活過來！

第二天，正是民國三千年八月七日，做了一夜繁華的夢，舊貨舖子老板從他那板床上醒過來了。他匆匆忙忙給穿上一件簇新的貳藍綢長褂，套上一領團花黑綢馬褂。脚上穿了雙老牛皮皮鞋，灰色大綢單褲，繫上褲脚，繫褲脚的帶子微拖在足踝邊。洗了臉，對着鏡子照了照。覺得自家險兒過分粗了點，從桌子抽屜裏拿出一瓶女兒用的白玉霜，抹在手上，給微微勻一勻臉。臉子就顯出一份白裏透紅的嬌豔。用了早餐，戴上一頂黑呢洋帽。小心在意，把證章掛上衣角。叫來一輛乾淨的黃包車，直拉到牧民公署去。

牧民公署門外，全是靜悄悄的。曠地上的垃圾糞堆，烤了一夜的霜花。此刻在喘息似地冒白烟。有個工人模樣的，在這地面的一角，翹着屁股在撒矢。

大門上一盞電燈，還張着黃蒼蒼的眼。大門下一對門警，彷彿全沒有醒過來。靠左的一個，屈着一條腿子，灣着腰，還在繼續追求好夢似的。靠右的一個，正在跟一個瘋子似的青年搭談。彷彿全個心不搭腔，連自己也不知道談些什麼。但當那青年強硬地要闖進大門去時，他就霍的張開了眼：

『無論如何，你是不能進去的！』那個崗警吆喝着：『你要是來報到，那麼，你該有委任狀，你要是已經報過到，那麼你得掛着證章上衙門來。現在，你什麼也沒有，顯見你是個冒牌的，你給我趕快滾回去！別叫老子不客氣！』

就在這當兒，舊貨舖子老板叫黃包車一直拉進衙門去。自己也把肚子挺得更出一點，昂然左右一瞧。這一瞧，叫站崗的門警全都回復過精神來，一聲喊：『禮！』兩隻手齊齊舉起，齊平眉角，眼睛緊跟住這胖子轉，行了個注目禮。直等到那黃包車把我們舊貨舖子老板拉的老遠，那兩個門警就一齊揚起腿子，向那瘦削的瘋狂的青年跑去，嘴裏噴着一套罵：

「我入你媽媽的險馬夫叫俺連行禮也忘了事！——你這傻傢伙，別再礙爺們事，叫爺們受罪啦！滾滾滾！還不滾嗎？」

這麼着，這瘋狂的青年給趕跑了，那兩個門警才相互地瞧了瞧，彷彿心照不宣的各在嘀咕：「嚟！看這派頭，倒是個科長身分呢。還用上一輛包車哇！」

「怕是科長呢！」但接着，這邊一個終於那麼說了。

「是啲！是個新委的科長！一點不錯！」那邊一個，也老練地一本正經的說。

這時候，黃包車夫已經給舊貨舖子老板拉到花壇邊，繞過兩邊長着冬青樹的石板路，打前進正屋的左邊拉去。舊貨舖子老板無所謂的坐着，就是讓車夫拉到天邊，在他也是淡然的。但車夫一拉到第二進正屋前廊時，也就放下來。他又無所謂的跳下車，付了車錢，打發車夫走路。自己就像是個貴客，到此來參觀似的，儘在前廊上踱着，看看天橋似的。那前進正屋跟後進正屋相銜接的過道。又看看廊下隙地上尚未盛開的菊花，嘴裏啣着，彷彿在吟哦舊詩，買弄風雅。

他這麼的挨過了一個鐘頭，才聽到有個聽差，打前廊走來。他想，這時候也許是聽差上辦公廳去收拾去的時候，他就默不作聲，跟着聽差走。那聽差一路打着呵欠，一路扣着衣鈕，向左邊樓梯上去。他也慢條斯裏地上樓去。到了二樓，那聽差又轉了個身，抹抹眼睛轉上三樓去，但他却在聽差一轉身間，瞧到二樓角上正釘着一塊黑底白字的招牌：「總務司機要科。」他不禁心頭別的一跳。趕忙收住步子，自個兒折向二樓前廊走去。這靠前廊一排房門外，全掛着這種黑底白字的牌子，有的寫「文書科」，有的寫「司長室」，有的寫「總務司會客室」，有的寫「會計科。」他就揀「文書科」推門進去。

文書科辦公室裏，一共六十來張寫字桌，拚拚補補的擠着。祇剩出尺來闊的空隙，讓同事們走路。所有的桌上，全堆滿稿紙文件之類；每張桌面成了一個土山堆，人就像給埋在這裏面工作着。同樣，那書桌下，那地上空隙處，也全堆放着一些不重要的舊紙頭跟舊文件，全都有掩沒足徑那麼高。舊貨舖子老板走了進去，以為摸錯了路，回到自己老家了，怎麼這裏也好像自己的舊貨舖子呀！

一個花白腦袋，從土山那樣的文件堆裏伸了出來。他昂着眼鏡，發呆地瞧住這舊貨舖子老板。舊貨舖子老板全身發陣冷，但馬上迎上前去，回過笑來，向那人作了個揖，自己介紹說：

「我是新委的七等科員杜清白，——杜就是那個木土杜，清白就是清清白白的清白。大約已經在昨天報過到，領有三千九百六十號證章一個。但不知道在那科辦公，老先生可有點數目嗎？」

那人一臉的鬚鬚，花白的頭髮，戴着斷了脚用線繫住的眼鏡。這時候，他站了起來，一身發紅的黃緞奮夾長衫。他退下線圈，除下眼鏡，抹一抹眼，向這舊貨舖子老板瞧了瞧，問：

「您家，說麼事呀？我不會聽得。」

「哈哈！」舊貨舖子老板笑一笑，照舊說了一套。

「哦！哦！這個嗎，您家對不住，我不會曉得。我是個錄事。哪，哪，您家有麼東西要抄寫，我得承辦。」那滿面鬚鬚的錄事——一個沒靠山的，全憑自己的勤謹，每天七點鐘到廳

辦公混了二十來年，還不曾晉過級的老錄事——拿起正在趕寫的公文給他瞧。但接着，再抹一抹眼，把那眼鏡線圈子套上耳朵，戴正，動一動鼻梁，說：『哪，哪，你倒問問他看——他看。』

舊貨舖子老板隨着他手指回頭看去，正有一個青年推門進來。一身西裝，大帽拿在手裏，一路打着肉哨子，用跳舞的腳步，跌跌倒倒走近來。可是這房間的空隙實在太小了，他時時把腳踹在公文堆裏。舊貨舖子老板好容易擠到他面前：

『老哥，打擾你了！』他這麼一叫，那青年直起腦袋，正眼兒瞧。『唔』嘴裏響了一下，又聽得舊貨舖子老板說下去：

『我有點事，問問您有個杜清白科員，他派在那科做事哇！』

『杜清白！』那人沉吟一下，彷彿這名字浮在他記憶裏，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閉了閉眼。哦，想起了！『你不是昨天來報過到？』

『是的，是的，正是昨天來報過到。』

「十點左右來報到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

「報了到以後，爲了司長不在，沒派定工作，就回去啦。是不是？」

「是的——一點不錯！」

「哈！那麼你今天還得問司長去！」他伸過手來向這舊貨舖子老板肩上一拍！「老哥，不瞞您說，我也不過是個新委的一等錄事。您那工作，我是無法派起的。雖然我是國立大學畢業的，也得算是個文學士了！你瞧到我過嗎？哪哪！這一張戴學士帽的照片（他從大衣內口袋裏拿出一張經常貼身帶住的照片）可拍得多好，竟跟我一個樣兒——呵呵！不過您老的事，司長一定會有一天給您派定的。要是我做司長呢，當然早已給您派定了！不知道您老哥是那個大學畢業的？大概也是老資格了吧！看你那長相兒。呵呵！」

「我嗎？唔唔！」這回舊貨舖子老板有點躊躇，馬上顯露一份對待買主那麼樣的和

柔神氣，展了展眉，說：『唔唔！我祖基是四川。在家鄉大學裏混過幾年。自家是杜工部十八世孫。那個會做唐詩的杜工部……』

『哦哦！那麼您老原來還是詩聖後裔——家學淵源！家學淵源。我姓商，商長明是我的小名。是商湯的後代。』他說着拿出一張仿宋體的名片，遞給舊貨舖子老板。

『哪！好極了好極了！』他拿着名片，看了看右角赫然印着『國立大學文學士』七個字，他若有所得的想一想，說下去：『不過商同志，您想想我的工作會派在那裏呢？您老一定有點數。』

『說有數嗎？不瞞您說——』商學士說下去，把帽子往桌上隨便一拋，恰巧給拋在筆插上頂住。這筆插就彷彿是一個草人，管住這桌上一大堆公文。『我昨晚碰到機要科張科員，在方科長家裏。是呀！當然是機要科方科長。他知道我姓商的，決不是甘居人下的人物，再說是國立大學畢業的，他老叫我去打牌。再說，方科長太太是我同學，也是國立大學文學士，確實長有一付文學士的漂亮臉孔。咱們同學時非常要好。現在做了科長太太，

也不再想出來當花瓶了！當花瓶有什麼意義，我看一點意義也沒有，還不如落落實實養幾個白白胖胖的孩子，來得有趣。這世界總要有孩子的，難道孩子可以不養？而能養白白胖胖的孩子，才得算是女中豪傑——照文學的說法，是中帼英雄。實際上，中國文字確須改造，這中帼英雄的「雄」字是不通的。應該改作「雌」字！您老以為如何——」

「我以為——」舊貨舖子老板給商學士扯上這麼一大套，弄得莫明其妙。趁這問時，他趕忙截住他：「我以為張科員總跟你說過什麼吧！」

「對啦！對啦！張科員在麻將桌上跟我說起的。」他坐在辦公桌上，用拳頭敲敲額角想：「是啦！是啦！他對方科長說：『有個杜清白，昨天來報過到。科長給他派在哪裏工作呀！』」方科長發出一隻二條，說：「這二條嗎？——唔！給他派在圖書館去吧！」但對面打出了一隻白板。科長叫聲：「碰！白板呢！唔！還得請命司長過。」你想方科長這氣派多好！但我還祇是一個一等錄事，沒有科長做，要不然我那女同學會溜到他手裏去嗎？但這個可沒什麼關係，您老聽着，我上手的科長太太，竟發出一隻八條給我吃了。我吃了嵌八條，就是中風

跟四洞對聽啦！但和呢，還讓方科長，張科員知道方科長上聽了。方科長打出一隻多三洞，一四洞二頭聽。張科員算的準，發出一隻四洞，我馬上放倒牌來，方科長兜了去，和了。張科員用眼尖了我一下，且用腳踢我，我馬上說：「我原來和錯了！理應科長和的！」科長太太笑着，飄過一眼來。「怎麼你們兩個又搶和了？」這句話，唔，照文學的說法，是雙關的，她是把「和」諧作「我」的。正和古詩裏「芙蓉」作「夫容」一樣——哈哈！這真是班門弄斧了，在詩法名家的面前，我竟……」

「不，不——不用客氣。那麼我大概總在圖書科了吧？」舊貨舖子老板含着笑臉再問。

「那可說不定——說不定。因為圖書有館而沒科……唔，唔，還因為後來那張科員沒有問下去。方科長和了一付牌，挺歡喜，說要打發張科員到外埠去一趟。還有一個劉聽差——名目是叫做出差。實際是要外放，好叫他在獨立機關裏，多弄幾個錢。——呃！錢錢是要緊的人，全跟着錢活下去！可是——對不起，我得關照你，張科員今天可不到部來啦！」

昨天，您不是找到他的嗎？今天——唔！今天您可找方科長去。但在科長面前，可別說我對您說過什麼啊……」

『那當然，那當然。』杜清白老爺一邊心不搭腔地回，一邊挺恭順鞠下躬去。『那麼下回請教了！下回請教。』說着，一翻身奔了出來，這叫商學士瞪着兩眼送他後影，嘴裏不住哼着：『偉大！偉大！』彷彿深怪他去的太快，不讓商學士牢騷發個完盡似的。

杜清白老爺整個心兒黏住在一點上。這一點猶如弓手眼前的一顆小紅星。手裏的弓是張開了，箭頭呢，也已攔在弦上，正待他描準，發出去。他自然不稀罕這商學士——一個小錄事。再說一切根底，也已從商學士嘴裏知道個大略，那麼把他當隻用過的草鞋拋撇在一邊，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這一點，倒是要緊的。』他走上前廊，這麼個想。『咱們商場客套，多少有點跟官場不一樣。比如遞名片——名片我就忘記啦。這得趕緊辦！至於官場底精神呢，那怕跟商場差不離。但我總還得看風駛舵呵！』

這麼着，他四下裏瞧一瞧，全個公署還沉在睡眠狀態裏。一些聲音也沒有。他估計着，自個兒笑一笑，馬上跨步下樓，逕出大門而去。匆匆地跑上一家略有來往的印刷舖子。

「喂喂！」他找着賬房——一個摺扇臉子尖下巴的老頭子，氣喘喘地說：「你趕快給我一位親戚，印一套名片！一套名片！」

「那很好，什麼名字呢？」老頭子坐下椅子去，閃着朦朧的眼，拿起筆桿，釘着張破紙等着聽他說。

「他名叫杜清白！哪！哪！他搶過筆來，在那破紙上，灣灣曲曲的畫上個長方格，在長方格裏，章草地填上：

杜工部十八世孫

杜 清 白

四川

幾個字。交給了老頭子。

老頭子拿過這紙頭，左瞧右瞧的瞧了老半晌，然後把紙頭放在一邊，拿起水烟袋來讓了讓烟，這舊貨舖子老板杜清白老爺推說不抽，他又自個兒咕嚕咕嚕抽起來。一袋完了後，他才緩緩的說：

『咱們是老交易，這種小意思，也不用講價錢，半送半賣的，七毛大洋吧！』

『好的好的！』他等得不耐煩。『就是這個數吧！不過你得馬上給我趕起來。我那親戚馬上要上部辦公去的。』

『馬上——』老頭子吹去一口烟渣子——呼的——瞪出眼來說：『那可不能的，咱們工作多呀！——好的好的！咱們是老賣買！一禮拜以後，準可拿！』

『啊！汪先生！你是在跟我開頑笑啦！咱是等着用的！』杜老爺這回急得心頭脫了氣，從腳跟穿上一陣冷。額上却冒着紅汗。

『那麼——好，三天，三天怎麼樣？』老頭子汪先生又抽上一袋烟。『如其三天給釋

上了，您老大概也知道，總會多賞工人們一毛兩毛的。」

「不，這可不能的。——我是要立刻——馬上——」

「好好，那麼明天——明天您來拿，那總可以了咯！」老頭子越說越安心了。

杜老爺喘過氣來，禁不住自個兒暗笑。怎的，他忘却了他那三十年來商場中得來的經驗。他於是霍霍的笑出，捧一捧肚子。跟那老頭子重新拉拉手說：

「老汪，您可別跟我鬧別扭。咱們說開來，東西得趕快。價目也照舊。不過——」於是他的嘴湊到那老頭子耳朵裏，同時，他從肚搭裏探出一張鈔票，給悄悄地塞在老頭子手裏。接下去說：「這麼個，怎麼樣？——兩個鐘點給我趕成來。」

老頭子閉了閉眼，掂掂手裏那東西，軟軟的一張，至少也是一元的，來不及看，就給揣在衣袋裏。點了點頭，改過了口氣說：

「那可以——那可以——」接着，他把印刷工人叫來，吩咐他趕忙把這張名片給印成。

這麼着，這裏就來了一套扯談，你恭維我舊書銷路好，我恭維你印刷事業發達。兩個人彷彿在彼此嘴裏成了大財主。

名片可不到一個鐘頭給趕成了。杜老爺全以為挨過了一整天，要不然，怕是這印刷舖子的鐘在往後轉。但這回瞧瞧自己的錶，真果還祇九點多一點。他獎一番印刷工人巴結，他誇一番老頭子好意，匆匆地瞧了瞧，收下，匆匆地走了。老頭子這才笑嘻嘻地從口袋內探出那張東西來看——「貳角」是個毛票子，禁不住叫出一聲：「媽的！」把他——咱們的杜老爺送的老遠。

杜清白老爺坐着黃包車，昂昂然仍回牧民公署去。門警照例把他當做科長，行個恭敬的注目禮。在第二進正屋階前下了車。他逕向機要科去。

「方科長在嗎？」推開門，在過道上，他向聽差問。他底聲音那麼大方，那麼嚴肅。叫聽差全疑他是這署裏別一司的什麼大官兒，不敢向他要名片。

「在在在在！」一連聲的回。一個蘿葡頭的瘦聽差迎了上來。

「那麼，咱要見見科長。」他又昂然說。

「好好！請會客室坐。」瘦聽差把他引到司會客室。

不久，司會客室底門打開了。一個小老鼠似的影子爬進來。這小老鼠要不是呼盧呼盧喘着氣，人總會找不出他的存在。然而杜老爺却用他舊貨舖子老板底尖利的視覺和嗅覺給發現了。他站起，迎上去，一個鞠躬，一座高山鎮在小老鼠前面：

「哦！——您這位？」杜老爺同時遞上一張簇新的名片。——一張油墨不會乾，字畫有些毛疵的名片。

小老鼠馬上直立起來，跟桌子高過一個頭。於是一隻囊兒臉顯在杜老爺面前。囊兒臉沒在名片上喘回口氣；杜老爺就聽有一陣蚊子哼着似的聲音：

「您家——杜清白先生就是？」

「是！是！」杜老爺重又鞠下躬去。彷彿杜老爺底一生工作就是鞠躬。鞠躬就是杜老爺全個生命，意志，哲學。——一切他爲這低低的然而有力的問話所攝住，他那飽經世故

出身來了？杜老爺鑿機一動，接着說下去：

「方科長府上哪裏？」

「哦！這個嗎？」方科長彷彿平了怒。但他還是不作答，停頓一會緩緩地說：

「不知道杜先生哪門學問專長呢？——好叫我回司長，派你工作。」

司長！一個有威嚴的字眼，在杜老爺腦子裏流星似地閃過。這回他直起腰來了。他馬上意識清明過來，這小老鼠可不是無上的權力。小老鼠之上還有大貓！他回：

「司長不知歡喜哪項人材，哪項學問的我呢，祇讀了些——」

「司長嗎？」一提起司長，方科長就有點兒頭痛了。論地位，柯司長是個署長的親信，而方科長呢，也正是個署長的鑿魂。論資格，柯司長是個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碩士，而方科長呢，却也是個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的。論時間，柯司長是最近受知於署長，而方科長呢，却十年前就跟在署長身邊了。論辦事能力，不用說，柯司長雖然自命才子，但在公文上加起標點來，竟把「等因奉此」圈作一句的，而方科長却能把「等因」下加一逗點，

「奉此」下作一支點，用做啟下之用。這也顯見柯司長空有鍍金資格，而方科長雖然錢鏤，却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柯司長這次得官，在方科長完全透底明白。方科長在麻將桌上，早對張科員之類說過：「全仗他老婆那付外交辭令呀，結識了署長太太，也就打通了署長底心了。」（但這裏方科長決不肯對署長下個貶詞）署長是個多麼仁厚的人，經不起內外夾攻，這傢伙向署長獻了幾次殷勤，事情也就成功啦！不比我，不用說，是真刀真槍，全憑自己一付能耐，火地裏滾出來的。」這麼着，科員錄事之間，就全知道方科長跟柯司長兩人間情感的距離。如其，方科長笑容滿面的推進門來，你準可料到他手來拿着一張稿子，而這稿子還一定經過柯司長批閱的。柯司長那筆柴枝似的直脚直手的字，準會塗滿了紙面。方科長第一個接近的張科員就迎了上去。於是他們兩人或者站了下來，或者靠在桌子邊，宣佈柯司長文理的不通。比如「應毋庸議」的「毋」不應寫作「母」字。「仰即轉飭知照」不應用「仰着轉知」等等。他們開初是低低的責難。接着兩口兒霍霍的笑灣了腰。過後，他們一定還裝作小心，向這正途出身的白熊請教。「這樣的改可通

得過去嗎？」口氣顯得挺溫和。白熊一碰見方科長，首先來一串笑，接着來幾句：「要得。」過後瞧了臆科長底臉，搖搖頭，表示站在方科長一邊。但總不說話。雖然是站在方科長一邊，但接着，他還一口子噙着：「要得，要得。」這叫人不明白他是那一邊要得。可是這麼一來，全科的人就又圍到白熊桌邊，圍瞧着柯司長底大手筆。有的說：「司長不應這麼改。」有的說：「怕是筆誤。」有的說：「大概司長不懂什麼公文。——但有古文才氣。」有的說：「這樣的公文拿出去，是一司人的恥辱。方科長應該回個明白來。」而張科員最後下了個斷語道：「這是打鼓罵曹，不通，不通，第四個不通。」於是方科長大聲笑出，又突然收住，彷彿盡了興得了勝利，拿回稿子，發交書記抄寫去。而張科員也喘着氣，癱做一堆，像隻老母雞。但方科長儘那麼地拔着司長後腳，也沒有什麼趣味。他一邊還向署長說：柯司長人緣不好，全科科員沒有跟他有感情的。叫他夾在中間有點爲難。最好換他到別一科去。但機要事宜呢，實在署長也沒有別人可委託，自己推了又不好意思，有負於署長底栽培。所以事情真有點困難，意思之間，若在叫署長把司長換給他做，但換個司長，署長總感

到不大方便。於是他又在報紙上來一個空氣。說牧民公署現在正進行大掃除，由總務司長方劍秋——這決不是報館手民誤植的——親自拿了掃帚，率領屬下，打掃籬下，毛廁等處……這麼着，雖然事情將來發展如何尚未可知，但方科長畢竟在別人眼裏抓得過司長位子。這時，他一聽杜老爺問起，他就彷彿把杜老爺看作司長親信似的，來一番挖苦。他接下去說：「司長嗎？他是美國留學生，鍍過金的。又是經濟學博士。但他頂歡喜的學問呢，却是中國古文學。能做五七言絕句。比如『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這就是司長底拿手好戲……」

「那麼，不瞞你科長說。小子一無所長，祇是弄弄古學的。」杜科員馬上接了上去說。他絕不知道方科長說的真主意。

「可是他還當過國立大學圖書館主任呢？」霍霍霍！小老鼠翻倒了一串破蛋殼。這回方科長可嘲笑起來。

「那麼——小子正也懂得點目錄學！」杜老爺還是莫明其妙順口接下去，同時還

鞠下躬去。

「那麼，好極了！司長一定歡喜你！」方科長站了起來，預備出去。「不過今天司長因為太太有些感冒未必來。明天一定來的，你底工作一時還不能決定。——委屈了您，暫時到張科員桌位坐一下。明天再說吧！」說着，這匹小老鼠徑自出去了。這裏，空氣馬上稀鬆下來。杜老爺喘回口氣，一屁股懶在椅子裏。

不久，又是那瘦聽差，把杜老爺引了去。

這裏的情形，跟文書科全不同。方方的一間屋子，齊齊的四排桌子。每排面對面的四張。杜老爺一進門，兩張胖頰兒就笑得要融去。他全不會打算把這笑臉兒送給誰瞧，但他總覺得這裏是個應該笑笑的地方。正和他瞧到科長應該有一百二十個鞠躬——瞧到司長自然還得加一倍——似的。這是當然，却不用問其所以然。

他笑涎着臉兒，眼光笨拙地浮在每一個人底臉上，跟着瘦聽差走去。他那兩頰兒一抖一抖的，這笑容益發抖得有勁兒。他輕手輕腳的拖開瘦聽差指定的坐位裏的坐椅，又

輕輕地坐下去。他四下裏瞧，跟每一個拋來的陌生的眼光點着頭。但那些眼光偏不領情，老在他點頭時收回去。人總會在這陌生的險圈子裏——這一有新分子加入，照例會從鼎沸的鬧聲中立時靜下來，大約靜過五分鐘，開初是一陣眼光的箭射過來，接着是一陣竊竊的私議，最後，終於倒了一進玻璃屋子似的嘩啦啦一哄笑出，這麼個環境裏——感到一份清靜，一份寂寞，一份有力的壓迫，但咱們杜清白老爺却還處之淡然，淡得如同喝白開水。他覺得這氣氛跟他十分融和。他靜靜兒在他們大笑後的嘈雜聲中，聽他們談着各種各樣的話：總統底私生活。內閣總理底風流韻事。打黃包車夫的趣味。摸歌女屁股的哲理。麻將的和數。戀愛的故事。全如一條野馬，隨興亂跑。却沒個人跟他打招呼，他坐上一會，彷彿理會了這中間的機密。他鼓一鼓勇氣：「嘩嘩嘩！」自個兒笑出。他要投入這混濁的空氣裏。

他站起了。手裏一大把新刊的名片。接近鄰座一位同事去。

「小弟姓杜，名清白。」他遞上一張名片。

「哦！哦！」那人站了起來。他鞠下躬去。第一個鞠躬。「久仰！久仰！我可忘帶了名片。我姓白，名熊。白白的白，狗熊的熊！」那人大模大樣地說。

「久仰！久仰！以後——請教！請教！」他又鞠下躬去，第二個鞠躬。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那個點了一下頭。看一看那名片角上的銜頭：「杜工部十八世孫。」於是坐下。心裏一聲聲暗自叫着：「要得要得！」

這裏，杜老爺又是一鞠躬。第三個鞠躬。轉向對桌去。

對桌那位小夥子，不待杜老爺挨近，馬上伸過手來把杜老爺名片接過去。也不待杜老爺自己報名，他就一連串自己說出：

「久仰！久仰！如雷貫耳！貫耳如雷！我姓管名自在。心經上說：心經管自在菩薩，就是這管自在三字。這名字是咱們現任司法總長——哪，哪，哪就是我底老師出的。我那老師皈依佛法，以前是國立大學校長，而我又是他學生——也算是個得意學生，給取了這個名字。可是也沒有帶名片。得罪得罪！」

『好極了！那好極了！請教請教！』這回，杜老爺僅鞠一個九十度的躬。

於是他挨到第二排去。他在一個跟他同樣胖，但比他矮一點的同事後面鞠了個躬；他彷彿上朝似的，遞着名片。但那人可理也不理他。正跟對面一個矮子，左邊一個女同事，談論得挺高興。這矮子銀果臉的，又黃又嫩。一張嘴，就如一把剪子，什麼事一碰到他底嘴，準叫你聽得死去又活來。他能把枯楊說開了花，他能把長江說乾了水。一個辦公廳，沒了他就少了一份生氣；有了他却又多了一份叫人窒死的死氣。什麼人物，一經過他描畫，就彷彿真把那個人叫來你面前，演一套拿手戲。他描繪咱們內閣總理底結拜兄弟唐將軍的威嚴；他是那麼個說法的：『十年前，他叫唐將軍，總叫唐三老弟的。五年前，他改過口來了，叫三先生。十年後的現在，哼，不用說，他祇能口口聲聲叫將軍了！沒帶上個「三」字，也沒帶上個唐字！誰還敢單名小姓的。』這麼着，這個唐三將軍就在咱們聽者眼前顯出一份無邊的威嚴。而這個描繪者彷彿也隨之而威嚴了。他底嘴彷彿就為這些大人物底遺聞軼事長的。沒大人物底遺聞軼事，也就沒了他底嘴。而所有的聽者們，也彷彿從他嘴裏

接近了當代大人物。至少也得作將來接近大人物時一份參考。感謝之餘，他們全都向別人轉述開去。他們說：『陳矮子那麼那麼的說——』另一羣聽者，於是也全知道這世界上有個陳矮子存在。倘若這轉述的話，一給科長，司長，甚至於署長聽到，那麼他們就會問：『這陳矮子是誰？』轉述的人就會說出：『是陳建谷，也許是唐三將軍的外甥呵！』這時候，長字號的人物，自然沒聽到「也許」二字。却把他身分關係確認了。『唔！一個唐三將軍底外甥！這可動不得。』查查他成績看，也許他不很能分別「奉此」「准此」，但還給他晉個級吧，加分薪吧，讓他在這辦公聽做個土皇帝，嘩啦嘩啦下去吧！而這時，咱們杜清白老爺却正在他嘩啦嘩啦中，遞了老半晌名片，還沒人來理。於是杜老爺耐不住的叫了：

『我是杜清白——木土杜，清清白白的清白！』

『什麼？——你說誰不清白？』突然，那個人回過臉來了。一臉棕黑色的橫肉，正在一抖一抖的，一瞧是跟自己相仿的一個胖子，正雙手高高遞着名片。他拿過去，再一瞧，知道弄錯了！撐一撐眉角，洩出一陣笑。『哦！我就是這個名字。』他用手指着稿簿，那稿

簿上有他簽着的名字。但他總覺得這人名字起的怪，彷彿故意在譏笑他。其實，他那次寫信給某縣知事，安插一個自己弟弟，而且弄得了一筆孝敬。可也不是他手創的一格。他不過抄一首老文章，有什麼大了不得，也用得着叫這人取個名字叫清白，彷彿特來羞辱他！這麼着，他就把杜老爺撒在一邊，愛理不理的，連杜老爺的這有名的鞠躬，也不會收受得，還自個兒跟陳矮子說去：

「放胆做去好了！放胆做去好了！有我大塊頭保鏢！」

這裏杜老爺還做他的「例行公事」，再是一鞠躬：

「久仰！久仰！楊四民先生！久仰！久仰！以後指教指教！」

接着，又轉到楊四民左手邊女同事那裏。

那女同事正「啾啾」的笑出一串嬌嫩的笑。杜老爺給這笑聲凝住了。他總覺得這女同事怪面善，彷彿哪裏見過似的。瘦得面面露骨的臉上，塗上一臉的白粉和胭脂。兩隻應該是帶有女人一份嫵媚的眼睛，陷落在兩寸深的眶子裏，找不出位置。再給她畫上兩

條柳葉似的眉毛，塗上一大圈黑影子，這眼眶就成了個極大的黑洞。然而她底可愛處正是這兩個黑洞。人都會從這兩個黑洞，想起她是個沒了丈夫的寡婦。

「你這黑胖子——碎碎碎！——別再那麼挑撥引火的！防矮子老婆用脚尖兒搥你呢。」這時，她又嬌嫩的賽過十七八歲女孩兒似的說。

杜老爺一驚，深怪還沒打招呼，就潑來一句罵：「黑胖子！」過後聽到另一個黑胖子哐的笑出一聲，這才叫他定下心。湊近前去，送上張名片：

「我就是——我就是——」

杜老爺也不知怎的，老說不出自己名字。總覺得女人的肉香刺激得他發昏。可是那位女將軍大大方方站起，用手做個「吧了，一旁坐下」的姿勢，顯出一位男子的風度，接着說：

「哦！杜先生——久仰！久仰！小妹姓蓋名諾，叫做蓋諾女士！」

這一來，益發把杜老爺嚇昏了。鞠下躬去，直不起腰來。聲聲口口說上一百個：

「指教！指教！指教！……」

惹得蓋女士也合上一百個「不敢，不敢，不敢……」但楊四民却搶了上來說句：

「你別客氣！我老楊給你女同志介紹生意，你可還反對？」

「呃，唔，你可說什麼好話呀！」蓋女士馬上撇開杜老爺，說：「這是什麼好生意呀！我就十年也不要你們這種醜男子！」

說十年，是的，蓋女士這話可挺真，誰不知道她已守十年寡。雖然她在丈夫爲革命犧牲那份名義下，她扶養着一個將近十歲的兒子。但她除那回大會裏爲了要國家賜一份撫卹，在丈夫的朋友——一個現任的參事提起丈夫義烈行爲時，突然幽幽咽哭了。頓外，直到現在却沒有一天不歡歡樂樂的過日子。她哪還會想到別的臭男子。

「但我呢，嚇！不用說，是贊成戀愛自由的……呃，哦，杜先生！杜先生！久仰！久仰……」
陳矮子還不會說完半句，杜老爺底名片遞了上來了，趕快換過口，跟杜老爺來一會客客氣氣的招呼。「我在十歲就認得尊世祖底名字。」陳矮子說：「杜工部，不就是杜甫嗎？啊！他

真做得一手好詩。我頂歡喜讀他底詩，比如「車麟，馬蕭蕭」，比如「落日招大旗，馬鳴風蕭蕭」，比如那個——那個「黃河之水天上來」……啊！啊！那是李白了！但總之李杜通家，沒有什麼分別。但總之，十年前我是個杜甫主義者，而十年後的現在，我非是個清白主義者不可了……呵呵！久仰！久仰！……（他就這麼的把杜老爺打發走了）我早已久仰那行動的現實主義了！（他又對蓋諾女士說）我說到做到，做到說到，祇有二到——你們女子也最歡喜我老到……」

「呵呵……」

「呵呵……」

這回是全個辦公廳的笑聲了。杜老爺也還挺有耐心地在這笑聲中進行自我介紹的工作。——一個上午也就那麼個悠悠忽忽悄悄默默的打發完了。

中上回到家，老婆周氏還不會把飯菜打發齊全，他發了陣脾氣。他甚至拍桌大罵：

「你這老狐狸，我不賣掉你不算稀罕，我不賣掉你不算稀罕！」這叫老婆滿頭走紅

汗。但周氏底笨拙腦子，却叫她不敢回句嘴。丈夫做了老爺了，那是實在的。而老爺必得經過考試或是保薦，那她就有點模糊。丈夫底老爺是從路上拾來的。那是丈夫底運道好！天下的老爺，誰又不是碰運氣，從路上拾得的？做老婆的還敢和他頂！要不然魁星老爺一個斗，準會罩得你頭痛。老婆祇得悄然無聲的趕快弄齊飯菜來。

一上午，杜老爺並不會受過什麼氣。但他總覺得這回應該洩一會氣，好叫胸頭舒泰些。他這麼的左一聲賣老婆，右一聲賣女兒，直把這舊貨舖子罵得天翻地覆，還是沒個人理睬。這可叫他拳頭打在空氣裏，感到生疎和落寞。但回想過來，才知道這是一份老爺底威權，在自己身上一段段長出來，這叫他又有一份歡喜，也有一份難以歡喜的空虛。

在自己大發脾氣中，午飯齊齊整整擺上了桌。一壺黃酒，一隻整雞，這顯見得老婆對待老爺的禮數。但他可不能忍耐了：

「你這敗家精，你這敗家精！你以為我一做老爺，就可大吃大用了嗎？——哼！我可不讓你有這麼個打算。咱們幾時不是一個子兒一個子兒賺進來的！我死命的板住算盤子，

你可一把兒全都擄光了！你別那麼想——想做官太太，總會有一天，我準叫你們娘倆全給送上濟良所裏去……」

杜老爺儘這麼的自個兒罵着，自個兒賭着氣，吞了兩碗白飯，逕自上辦公廳去了。這裏周氏抱住女兒玉花，一聲長一聲短的叫皇天：

「有什麼歡喜呢！——咱們受苦的日子在後頭呢！半天的官老爺，脾氣就變得那麼大了！咱們怎麼辦呢！咱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這麼着，一張黑胖臉繃成一堆油。一張鵝蛋臉兒，也抹上一層愁雲。歎了老半天氣，幸虧舖子裏那兩個小夥子有份良心，勸住小姐太太。一場風波，總算暫時平過去。

杜老爺到了辦公廳，辦公廳裏還沒半個同事底影子。他馬上消了氣。——不，在這裏還該受別人的氣，哪來自己的閒氣。——瘦聽差拿過面布來，他接住，抹了一把臉，拍拍那人底肩坎：

「喂！夥計，你叫什麼名字？」

「我嗎？——叫汪財根！」瘦聽差站正身子回話。從杜老爺看來，覺得他大可不必對他那麼恭敬。他不是伺候科長的嗎？

「哦，你好個名字！」杜老爺馬上打趣地說，「這是說『財根與旺』的意思，你老將來一定會中頭獎！發大財！」

「多謝老爺底好意！」瘦聽差底蘿葡臉子放了層光，笑着，「呵呵！」

「那麼——哪！這個就算我的一點小意思。你不是常常在科長那裏伺候的嗎？」杜老爺這時從衣袋裏拿出一元錢交給了汪財根。「真是小意思，算不得見面禮。左右還不過叫你抽支香烟喝杯酒。希望你方科長面前給我說句好的。」

「呃！」這瘦聽差愕然吃驚！他不敢接這錢。一年三節——端午、中秋、年底——節賞那是這公署的老例子。這回可有什麼名目呢。但金錢畢竟還是人人愛的。署長跟聽差，在這一點上，實在沒什麼分別。哪個署長不歡喜收受一份屬下的禮？收着吧！瘦聽差想了過來，也就道了聲謝，說句：「那可不必的，那可不必的。」但早把錢揣在懷裏，甩着面布，打着

肉哨子得意揚揚的走出去了。

把腦袋搭在玻璃門外，這金福，一個白了頭髮的五十歲的老頭子，可賺得發財了。一個想頭冒上心，他趕忙端着一杯茶進來，說：

「杜老爺，請吃茶！」說着，他站下來。

杜老爺冷不防給金福嚇了一跳，回過頭，瞧了瞧，沒說什麼。儘讓他把茶放在桌子上。

「杜老爺，您好！——您人真好，我知道——您昨天來報過到，我瞧到過。——那個汪

財興？他不在，祇有我金福跟劉長昇……唔！杜老爺，現在劉長昇又出差去啦……祇有我

金福一人知道您……」

這金福彷彿說不完的说下去。杜清白老爺可給突然刺醒了。他馬上過去，拉拉金福的手：

「啊！我認得你——你叫金福是不是？您是好聽差，是不是？咱將來有用着您地方

——您記住！您記住！」

金福覺得杜老爺底手裏有件軟軟的東西，正往自己手裏擦。他抽回手，把老臉子笑起了裂。展開那東西一瞧，也是一元的鈔票。

「我就挺喜歡跟你們那些人打交道。」杜老爺於是說下去。「好的，我知道，您是多年的聽差，您一定知道咱們司長跟科長底性子。您到給我說說看。司長是個怎麼樣的人？科長呢，是怎麼樣的？您如其說得好，我還有重重賞給您。」

這回，金福老實不客氣，拉開一把椅子，就在杜老爺對面坐下去。他搔一把頭，咽一口唾沫子。喉頭霍落霍落響了響，低低地說：

「杜老爺，您人真好，我知道。——可是您叫我說司長嗎？——可是您別說開去。咱們司長是個怕老婆，挺怕他底太太。他太太，又瘦又俏，胭脂跟粉，抹殺了她底老。她愛男子，她愛發脾氣。咱們司長祇要太太一發脾氣，他就把書本子掩住腦袋，算作讀書，一理不敢理。咱們科長說：這個，他那裏知道書，他不過把書本子當作盾牌擋罷了。要是老婆有什麼棍子敲下來，也可把書本子擋一擋，免得敲破了腦袋……霍霍……」這老頭子竟自

個兒笑了起來。

「科長這麼個短着司長是他們兩有意見怎麼的？」——杜老爺趁老頭子笑的當兒，驕入問。

「那是誰也知道的！阿是杜老爺！你是新來的，哪知道這個數。一個是想當司長，一個是，哼，要從署長手裏壓下去。哪哪哪！我金福活了五十歲，也還不知道這個數。大老婆小老婆哪裏安得住。大的賽名分，小的撒嬌勁，據說呢，咱們科長那份嬌勁兒，噯，你別以為他矮子矮，肚裏乖，精明，狡猾……啊，噯，天下才能，全儲在他小肚子裏。他真能——」

「能什麼呢？」

「他真能迷住署長底心！」

老頭子一說出署長，四下裏探望一探望，便縮進腦袋去。杜老爺拍一拍胖肚子，想一想，兩頰抖了抖，就又問下去：

「那麼，科長愛些什麼事兒，司長愛些什麼事兒呢？比如打牌——撩女人？」

「這個嗎？」年老人就歡喜胡扯。多分金福中上多喝一杯酒，五十年的窮和苦，叫他在短別人處，求尋快樂兒；他高興這一問，他說：「科長呢，愛人送些小禮兒，臘鴨臘鷄……他全愛。他還愛打牌。演「通天曉」，就有他勁兒。他還愛人人愛的一件玩意兒，哪哪，就是小女人兒。四十多歲年紀，太太可祇二十四五。挺漂亮，說是全署裏太太頭挑兒！但他還愛——唔，還愛上南區，陪陪歌女，跟能打小牌的小女人兒，胡調調兒——啫！上海話裏，叫做啥個吃豈腐。噯！好個吃豈腐……」

「那麼司長呢？」——杜老爺更緊一步的追問。彷彿審問一個要犯，不叫這老頭子鬆口氣。老頭子想，攪了些假的進去。

「司長嗎？那可有趣。他愛錢——他也愛做詩。唔！他做了一年司長，他有洋樓一大幢。他說，他是借了一筆錢兒，但這可誰信。這是鬼畫符！他愛做詩，他有一天，做了一首詩：什麼「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他寫了端端正正兒，叫我把它拿到這兒，要試試這兒老爺們才氣兒。和一和，好叫他出個集子。可是這兒沒個人敢和，祇有白老爺，哪哪，就是坐

在你隔壁那個白熊老爺和上兩首兒……」

「那麼他的公館在那兒呢？」杜老爺又緊上一句。

「他公館呵！是在白帝路二十三號！」

「科長的呢？」

「他在——啊！他在莫若街一百零二號……可是您老爺——唔，您老爺……」

金福不會說完，過道上有皮鞋聲着着響出。杜老爺假意咳嗽了一聲，丟個眼色叫他走。可是金福偏還死板懶搭的坐住，低低說了句：

「那麼——杜老爺，再討個賞兒，我說得那麼多——我昨天瞞的準，你來報過到。可是您——」

「呃，你可是別胡扯！——別胡扯！」杜老爺馬上給截住。他這時也放出了狠手段，落落實實數說着。「我是署長派我這裏來探聽一下的。您短了司長和科長那麼多的話，弄得署裏名譽一場糊塗。現在，好呢，咱們講個交情，打個交道，大家莫提起這事兒——要不，

哼——杜老爺暫且不哼下去，換個口兒——哼！但咱也不少您什麼的！這裏是五元錢，賣您一張嘴兒！要不然，我準叫司長撤了您底差！」

撤差！啊！這可叫金福兀的呆住！活了五十年，可沒碰那個辣貨兒！然而金錢還是有面子，雖然是聽差，有這一手，却也下得險去。他收了這注錢，就在別的老爺將要進門來的當兒，走到門邊，挺直腰子，閃在一邊，一手拉開門扭，讓那人直闖入來，他才閃了出去。這裏，杜老爺見那人走得威風，馬上站了起來，裝笑臉，鞠躬，打招呼。左問一句中上好，右問一句中飯吃的飽，彷彿他倆十年前就挺要好。杜老爺這付軟勁兒，叫每一個上廳來的同事全感到這七等科員和靈，可親，知禮，識趣。全承認他在這辦公廳裏有存在的分兒，正和人們記起陳矮子的存在那麼個……

整整一個晚上，他就全費在打量他底前途上面。他熱血刮心的想，他要想出一條他走的路子。他自然知道怎麼用塊墊腳石往上爬去。他也知道這塊墊腳石就是那匹小老鼠。但這回情形可不大同。方科長和柯司長中間隔了一段路，沒爬得上去，先跌了下來。這

可不是玩意兒。但無論如何，爬上去這原則，可沒些兒錯處。他撇開老婆女兒全不理，儘自在舖子裏踱來又踱去。直踱到十點鐘，他突然打通了理路。左右都挽住，把兩人拼做一塊墊腳石，這才是一份英雄的主見。他馬上叫老婆女兒停止幽咽，歸到臥房去，叫已經入睡的夥計起來，趕做着夜工。他從舊書堆裏翻出一冊琴志樓詩稿，走到夥計面前，吩咐說：

「快着！把這頁面子換了，裏面有琴志樓跟易實甫字樣的，全給我抄去補好，——再給齊齊訂正來，交給我。——兩個鐘頭要趕成，別担誤你爺底事！」

兩個小夥計抹抹眼，全不懂這玩的什麼一套戲，難道又有什麼好買賣？但他們一出世，彷彿就不會出過這屋子，哪裏理會這外邊天高地闊，也祇好低着頭，悄悄默默做着去。耳聽着杜老爺底足聲，一步兩步，踏着梯子，上攔樓去了。

臥房裏老婆周氏跟女兒玉花，正像一對鼠子蹲伏做一堆。漆黑的天花板，漆黑的方桌和板椅，漆黑的木床，漆黑的一口櫃子，一口竹櫃子，把這房間映成個黑天地。十六支光的電燈，放着喘不過氣來似的淡黃的光頭，益發把這黑天地映成個悽慘世界。找不出這

一對可憐的女人躲在哪裏。

然而杜老爺底嗅覺挺尖利。他早嗅出這兩個小東西伏在桌邊，抖呀抖的在發急。他走了上去，挺和善的給老婆拍一拍肩子。

「別怕別怕！咱現在想過來，咱不難爲你。」他說時，伴着一聲老練的笑。又拍拍女兒底肩子。「我說，咱們現在不比從前，什麼事都得有個講究了。玉花，你自己想想吧！你也有十六歲了。懂得點人事。方科長是歡喜麻將的，難道我可不招待；方科長又有個挺漂亮的太太，你娘是否見得世面？——再說，我這裏，舊貨舖子，嚇！笑話！哪見得同事。雖然，咱那證章，祇是一吊錢換來的，可是我這官兒却不是小的！咱總得把腦袋向前望，望個天高地遠來。咱這一份意思，你們倆可懂得點兒？」

這四十來歲的老女人，早已沒一份打天下的心；就是丈夫沒做官，她又有什麼放不得手。可是女兒是個辣椒心子。她不說什麼，只望望女兒。

女兒仰過鵝蛋臉，纔眉兒想。小學裏四年書本子，叫她知道，爺做了官，應該有份排場，

有份架子。爸底話有分寸。接着說：

『咱們什麼話都沒得說。聽憑爸叫咱們怎麼辦。』

『是呀！』於是周氏也鼻涕眼淚的湊上去。『咱有什麼呢！你爸有好處，難道還少了咱們的。祇要你爸有份良心，不忘記咱們兩個苦命的。』

杜老爺底胖肚子頂住桌角，霍落霍落一陣笑，笑得桌子也和着響。

『說那裏話！我也不過暫來一會權宜之計。我哪會把你們忘去。好別再噙嚇了！明兒我還要送玉花上學去。中學，大學，唔！一個女學士！哈哈！現在就讓我跟你們透細說一會主意兒……』

這麼着。這黑世界裏三個黑東西，就親親密密商量了老半天。直等夥計送上那本子來。他蘸着筆，給那書本子封面上題上：

『清白詩存。』

四個正書字。

第二天早上，他挨過八點半。衙門不比舖子，他這回才知道頂清楚。照例呢，他還應該再多挨一個鐘頭，才能叫輛車子上衙門去。這才顯得自己底官體來。不是嗎？簽到簿上第一個總是書記跟錄事，次之是辦事員，次之是科員。科員也有個高低，越高越應該簽在後面。一把名字簽在後面，彷彿就可以瞧見那人來署辦公的走路姿勢。在他一撇一畫間，準像他一擺一踱的。這多威風，多够面子！然而這趟，是頭遭兒，也不妨少擺些架子。於是他坐上一輛車子去了。

還是他第一個到。他這回可不再跟聽差搭談了。要不，準會丟盡他的面子。又是簽到簿上第一名，又是跟聽差打交道，又是沒派定工作的閒缺兒，又是坐在別人的案桌邊……他真不耐這麼多『又是』。

然而，他却還照例欠身，點頭，鞠躬，問好，——跟每一個同事。彷彿這就是他唯一的工作，唯一的人生。而這個辦公廳，也居然在他這一套工作中漸漸活過來，漸漸有生氣——終於充實了。

十點鐘左右，金福在門外一聲叫：

『司長到！』

全科人就堆下一個靜！司長沒進門，金福就筆挺的站直身子，推開門，閃在一邊，讓柯司長進來。

柯司長穿一套藏青嘩嘩的西裝，駝着背，近視眼睛。一張白削的臉子，吊着張長嘴子。他兩手插在褲袋裏，脇下挾着一卷黃色的古書。皮鞋聲春春的從這邊響過那邊，又從那邊響過這邊。春春春春！十分驕傲而威嚴，這叫每個人全收回嘴，沉住氣，沒事做也得把筆拿定，對着十行箋離離留留的寫着。其實，柯司長也明知他們在做這一套把戲。但正唯能做這套把戲，才顯見他底威權。同時，那些科員之類，也分明瞧到柯司長底眼仰着天花板，那天花板上的灰塵穗子，並不會留意自己工作什麼的；但不是那樣的把十行箋塗上十來張，也顯不出自己工作的勤謹，雖然自己塗的是什麼，自己也許有點想不起。『一馬離了西涼界——』或是：『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或是：『我底心肝兒，你不愛

我，我偏偏要愛你——都無不可。

柯司長這麼地巡視了十分鐘，他就在白熊面前站住。他瞧白熊在學蘇體。他站了會兒，於是誇說白熊挺用功，要得他接着又把那冊古書跟白熊商研一番。白熊呢，自然早已起身陪站在一邊。應上一百聲「是」，笑出一百聲「啐」，全身冒着汗，但光榮還是他的，贏得管自在那小夥子常常偷眼兒闖過來。可是柯司長眼裏彷彿這裏祇有白熊一個人存在。說了一會話，也就逕自出去了。管自在不免有些不「自在」，微微歎口氣，陳矮子合着蓋諾女士又「霍霍」「啐啐」笑起來。——這一切，把個杜老爺全拋在葫蘆裏。

可是不多會兒，汪財根走近來，說聲「請」，杜老爺這才有點清醒過來，聽那聽差又是句：「方科長請您到司長室去。」

馬上流過一陣熱！杜老爺霍然站起，從抽屜裏抽出一個白紙包，挾在脇間。整一整衣領，吸住口氣，把高挺的肚子灣了點進去，胸部向前，作個鞠下躬去的姿勢。於是蹣手蹣腳，跟着聽差走出辦公廳。

到了司長室門外，他再正一正衣領，再吸住口氣，全身就如一把鐮刀，上部向前倒，低着頭兒，從聽差底手臂下——那手臂正推着門——攢了進去。

司長室挺靜和。右邊一排紅木書櫥，空空落落的放上幾本公報之類。左邊是窗，窗上張着綠綢帘子，下擺給繫在綠繩子上，繩子下端拖着一朵穗子。窗下邊一張長沙發，虎皮斑紋兒。中間拋着張大紅木寫字桌，右面那頭放上一張紅木洋椅子。司長坐在正中紅木旋椅裏。

司長姓柯，人全忘了他的名字，儘叫他柯司長。這時，柯司長沉靜旋着旋椅兒。他兩肢擱在椅圈上，右手拿着枝鉛筆，敲着左手指甲，得得作響。桌子上展着張白紙片，跟司長這姿勢保持着一種深深的默契。原來柯司長正在搜索詩句。

杜老爺在柯司長桌子前低着腦袋，老半響沒吐過氣。他不曾瞧見柯司長在作什麼。他老覺得自家丹田沉甸甸的，怪不舒服。柯司長一會兒仰起瘦長臉子，把兩片朱唇拉得怪長的，一會兒又把敲指甲的工作放下，兩手齊舉，理一理鼻梁上的近視眼鏡，還是不會

聽見杜老爺。人全說，這些事上，咱們柯司長顯有一份傲。但杜老爺却以爲這一份傲有他的。他是司長。其實呢，柯司長並不覺得自己傲。他有的是一份慧，也可說是癡。他想起了一件事，他那份慧或是癡就叫他不特忘却了這眼前的一切，這世界的存在，就連自個兒是否活着，也確確實實會忘了的。方科長說司長用的是娘兒們底外交政策，但據柯司長自己底意見，署長就愛他這份慧或是癡。不管這慧或是癡，用在女人身上，或是金錢上，或是書本上，這份精神總是可貴的，頗足以担負大事，獨當一面。總而言之：『我是够做司長的，有司長資格的。——「桓魋其如子何！桓魋其如子何！」他老是那麼的確定自己。否認科長那種隱約的微詞。』

杜老爺終於有些忍耐不住了。大肚子幾次想要反抗，突了出來，杜老爺幾次用力將它壓服。末了，輕輕地吐換口氣，低低地說道：

『請司長吩咐！』

『唔！』柯司長正癡在自己一室的靜和裏，這闖入的聲音驚擾了他。他回過臉來，斂

一皺眉。

「是！」杜老爺馬上回了一聲，彷彿報告自己底存在。「科員杜清白便是。」

「杜——清——白——」柯司長一個字一個字唸出。唸完後，彷彿沒個事兒似的，儘管自個兒旋椅子，敲指甲。這氣派，彷彿跟杜老爺說：你懂得嗎？咱做司長做得好不好，全看我椅子一天能旋多少次，指甲一天能敲幾百遍。

「是！科員杜清白便是！已於昨天報到！諒蒙司長明察！」這舊貨舖子老板前身的杜清白老爺，最怕是沒找得機會說話。如其對方一開口，他決不會把機會放過。他就這麼地低着腦袋一口氣說下去。「祇是那時司長未曾到署，尙未派定工作。現在請司長吩咐。昨天方科長跟科員說起，知道司長頗愛古學，科員別無著作孝敬，祇有這個。——」說着，他遞上一個白紙包去。

柯司長突然給稜住了！他不會聽清杜老爺說的什麼，但他却聽清「孝敬」二字。他便兇狠的斥罵：

「什麼？什麼？——你這算什麼？」

意思之間，彷彿在責怪杜老爺不識世故，開門見山，公然送禮孝敬！一個方方的白紙包，左右不過是塊緞子之類，什麼稀罕。但杜科員機警地回說：

「請司長教正。裏面是幾首歪詩。」

「詩！」柯司長掙一掙眉毛。「是新詩，還是舊詩？」柯司長問着，却還無意打開包子來看。

「科員不懂新詩，祇守咱祖爺爺杜工部世法，哼幾句舊詩。」這回杜老爺直一直腰子，又鞠下躬去。

「舊詩。——那麼請坐！」柯司長點一點頭，打開紙包，翻開那冊詩來看。

杜老爺不會坐。從自己額角望過去，柯司長臉上有一抹笑意。心裏輕鬆一下。柯司長唸了幾首詩，換過臉色，滿浮着和善，把兩片長嘴唇笑得荷花似的。

「請坐呀！——不客氣！不客氣！」柯司長把手掂一掂右旁椅子。但杜老爺祇湊上一

步靠近椅子，還是鞠着躬不敢坐下。『不容氣呀！』——柯司長說下去——『我問你，你說守你祖爺爺杜什麼的世法呀！』

『杜工部……』

『哦哦！』柯司長高聲叫出：『是那宋朝會做詩的杜甫嗎？他的詩，我唸過！很好！很好！請坐呀！』柯司長這回自己站起來請了。柯司長雖然祇一站就坐下，但這一站，顯見杜老爺是被看重了。據陳矮子宣布的意見，方科長頂不高與柯司長的地方，就是方科長有事去回或請示柯司長的時候，他總懶着屁股，不給欠一欠身，陪一份客氣。這顯見柯司長沒學問。沒學問的人，便沒涵養；沒涵養的人，便儘知道驕傲，不講究禮節。這叫方科長怎麼下得去！好不見面，總不見面。就是新科員到，他也不來介紹了。但這倒便宜了杜老爺。杜老爺就因此得獨自在司長面前獻一獻身手。

杜老爺坐下了。然而，又馬上欠身回道：

『正是！正是！他是我十八世的祖，我是他十八世的孫。』

「那麼——你是詩聖底後裔了！」柯司長說着又把詩唸了幾首。他雖然還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然而他彷彿覺得好。他捲卷閉眼沉思一下。他張開眼，赫然看到「清白詩存」四字。他以為這是另一冊東西，他再拿起翻開來看。知道還是那一本。他回過頭來聽：「呃！就是這一本嗎？」

「是——科員才疏，祇做得這些子！」杜清白老爺又欠一欠身。

「那就好！那就好！」柯司長站起，掩了卷，歎出一口氣。「能做舊詩便好！現在青年，都祇學些皮毛，不肯向舊學上用工夫，所以全都非常激厲，暴躁——全不肯聽話，不肯爲國爭光，保存國粹！而你居然，呃！難得！難得！」

柯司長說着，用手拍桌，彷彿在擊賞他自己說話裏的音韻。這邊，杜老爺也陪同站着，謙遜中略帶拘謹，低低回說：

「有承謬獎——不敢！不敢！以後，還請司長吩咐！」

「你說的什麼？」柯司長突然走近杜老爺面前，近乎狂簡的神氣。「什麼吩咐呀！——」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馬上回坐椅上，在桌角一個機括上一擦。門外響出鈴鈴一聲。一個聽差底影子閃進來，是花白頭髮的金福。金福一瞧到杜老爺在司長房間裏，不覺心頭一怔，全身發毛，連「司長」二字也叫不出來。杜老爺趁機會也給金福尖了一眼，彷彿叫他好生放重嘴來，別到處噙噙着去。這時候，柯司長威嚴凜凜的吩咐道：

「去叫方科長來！」

「是！」金福回了句，馬上返身就走，不多會，一匹老鼠躡進司長室來，跟柯司長正對面的，站在寫字桌那一邊。僅露半個頭在桌邊沿，悄然無聲的站住。

柯司長雖然聽得開門聲響，但裝做不會瞧到方科長進來。據柯司長的意見，無論方科長辦事如何幹練，學識如何優越，但這麼個「賣相」總不配在官場中露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然而張良畢竟還具有女子的嫵媚。他呢，簡直是匹小老鼠，還說方劍秋司長大掃除什麼的。這就活該柯司長假裝做不見，奚落他一會。

然而已經決定抱左右挽住主義的杜老爺，却照例挨近方科長去，一個鞠躬，叫：

「科長——」

「喂！杜先生——」方科長點點頭。

這招呼，弄得柯司長有點爲難，不得不承認方科長的存在了。他仰起腦袋，繙着肩——把眉毛繙成一條黑帶子——開始啞啞唔唔說出來：

「喂，這位是杜清白先生——見過？」頓了一頓。「而且他還是宋朝杜工部十八世孫。——那就是說，杜工部是他十八世祖——知道？」又頓了一頓。「他著作等身——甚富，甚富。這是他的詩作，清白詩存，你瞧！」這回來頓了一大頓，撚撚下巴，彷彿想一件想不起來的事似的。接着，又說下去。「裏面的詩，着實有幾首好的，既香豔，又個儻；既豪宕，又那個——那個——那個，我說一時不必派他工作。就在我外間添張桌子，給他辦公。不過，不過你有什麼困難的重要的公文，正可叫他辦！知道？」

柯司長一邊這麼的說着，一邊還用鉛筆敲指甲；腦袋有時仰起，有時低下。但眼光總不會落在方科長身上過。方科長低着头，彷彿一個孩子在老師桌前伏着瞌睡。他在柯司

長說話間，全不會插過半句話。這回，他仰起腦袋回道：

「是，是！我知道。——不過，昨天我問過杜先生，他還專長目錄學。現在司裏正少一個

圖書館管理員，我想倒可叫他去辦這工作。」

「是的是的！」杜老爺馬上接着說：且向司長跟科長各各鞠了個躬。「科員那門學問也有點研究！隨司長定奪！」

柯司長馬上臉子漲紅，以為方科長這話在放刺。是的，他做過圖書館長，哪有什麼要不得。本來叫社科員去充這個數，倒也沒有什麼。但這工作是方科長指派的，那不免侵奪他底職權；而且方科長一說，自己就變更主意，又顯得自己太沒用。從種種方面看來，這匹小老鼠，確在伸手向他抓來。就是那麼小的事，他也要裝做代理司長的神氣！笑話！

「這可不必！」柯司長說着，整一整衣領，表示自己已有主見。「既然杜先生也專長目錄學，那麼，就叫他每天檢點一下簽到簿吧！每個人名，正跟每本書名相仿，這工作和目錄學也有關係的，我知道——我知道！」

「是是！」首先是杜老爺的回話。

「是是！」接着那小老鼠也不得不表示接受。一轉身出去了。

小老鼠一出去，這裏空氣便稀鬆起來。柯司長和杜老爺一樣的這麼感到。也許小老鼠這回出去，又是在機要料裏一番宣傳：你們瞧，不把人員派個適合工作，却叫他來空數日脚。全以爲自己主見不錯。越有人跟他好商量，他越固執。但圖書館人員又不得不添的，這不是空耗國家財力！一說到這「國家」兩字，方科長總會有更崇高的一番議論。他會說：貪官污吏倒不要緊，頂喪國家元氣的却在用人不盡其才，有才不肯賣力。貪官污吏是現在世界各國都有的。但能貪能污，却必須能幹事能賣力！錢從荷包進去，力從身上出來！小民雖然吃苦，國家總可強健，那是無妨大事的。也許他還有更大的理由，來反對柯司長底意見。但柯司長不會當面聽得，自然不理這些，他在這時仍舊理起清白詩存來唸了一遍。然後拍了拍衣服，站起：

「好的！好的！你大概唸了很多舊書吧！我真愛你舊詩做得好。既儂儂，又風流，既有韻，

又有調，既這個，又那個……」

這把杜老爺真讚美得藏身無地。人每每會在別人讚美時，從一份喜悅中發生出一串謊來。一直不會把本性露過一絲一忽的杜老爺，這時却在柯司長讚美時，通過他撒謊與真實合一的特鑄的性格，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溜出了一句大謊來：

「是的是的！咱家裏藏書不少。」他欠一欠身：「但全是祖爺留下的！我也全讀過。這些書裏，還有咱祖爺底杜詩手抄本呢！」

「什麼？什麼？杜工部手抄本嗎？」柯司長不禁跳了起來。「那可好極了！那可好極了！什麼時候，你可把那冊手抄本帶來給我瞧瞧！那是多麼名貴的東西呀！」

這叫杜老爺忽然會悟過來，給難住了！深悔自己底失言。然而機警，世故，是舊貨舖子老板底全付本領。他俯下身去，恭恭敬敬的一鞠躬，仰起腰時，他已有話說了。

「那可以——那可以——」他說：「祇是那手抄本藏在家裏，待我去信書來。至於小科員在此奉侍司長，那麼就全憑司長栽培了。」

杜老爺這回打下干去，腦袋差不多撞在柯司長膝蓋上了。柯司長忙扶他起來，口口聲聲說：『不必！不必！』但心裏却也有個數。柯司長雖然蠢，但在一切人事糾葛上，他也挺懂得一份『賣買哲學』。他說：

『我知道——我知道！暫時委屈你了！我不是說過杜工部是詩聖嗎？那麼他也是一個聖人呀——而你不就是聖人底後裔嗎？』

杜老爺感激涕零的爬了起來。大肚子叫他喘出一身的汗。但他還想再打下干去。幸虧柯司長眼快，給半途上阻住了。聽差走進來回司長說：『外面的桌子已經安排好了。』杜老爺這才道謝一番，再鞠個躬，退了出去。

坐在司長室外間，杜清白老爺除照例數一數簽到簿外，整天閒着沒事兒。方科長不特不派事做，拿重要公文來跟他相商，有時見了面，還像怪生疎似的，兩人間彷彿隔了道牆。這叫杜老爺有點就心。柯司長對他有好感，那是非常明白的事。但方科長是署長底十年跟隨，決不能輕易撇開。再說方科長還在同事間明白宣佈：『哪裏，我不是做不了司長。』

署長不過暫時試用他一下吧！署長一定要叫我來這裏，就爲了要監視他，並考察他底才能吧了！這可見得方科長底威權。那麼杜老爺應該怎麼聯絡方科長呢！這真是叫他焦心的問題。在他三日來觀察的結果，柯司長好在他有份，人全說他神經，祇要弄點虛玄，是容易「籠絡」的。而方科長却不能「籠絡」，非要逢迎，非要聯絡才行！

「是呀！這「籠絡」和「聯絡」可就大有不同，大有講究。」杜老爺彷彿在這幾個字面上看出他兩人的性格，他不覺獨自個兒暗地裏叫了出來。於是他決定了他應走的路。

一個星期後，他就在中心區租定了一所三開間的房子。闢了個杜公館。他又從南區紅星茶社裏租定一個不很出名却頗漂亮的歌女，當作了杜太太。他於是招待起署裏同事來了。

新杜太太上任的時候，這杜老爺又應用他那舊貨舖子老板的一套哲學。第一是教她知道「吹」要把自己當作明版宋版似的吹成個世家子女，在什麼大學畢過業。要用

她在琴師處學習歌唱那一份記性，來記誦幾首唐詩，正和時下當大學教授要能逢人背詩唱詞以表示博學一樣，好叫人確認她來歷不小。第二是教她能『逢迎』。每一個同事降臨，便當摸熟每一個人底性子。不歡喜喝酒的，就當對她說上一大套喝酒的害處。不歡喜吃烟的，就當跟他數說一大堆吃烟的麻煩。至於碰到方科長、跟科長太太，則又當緊緊記住牌經，跟他們討論討論打牌的哲學。那又是杜老爺跟新杜太太特別囑咐的。第三是教她能『討價還價』。比如像方科長，既愛能打牌的小女人。杜老爺出門時，她也不妨招待招待。但當方科長要買她口脂時，她必須討個大價。如其方科長有點為難，那就不妨讓。他還個低價，但生意必須做成。至於對科長太太，尤應時時加以聯絡。比如拜她做乾娘或結拜姊妹。跟司長太太則祇許拜乾娘。但也不一定，要看情形如何。這一切，杜老爺足足訓練杜太太一個多禮拜，且還親自演習一番。看看確能應付裕如了，杜老爺就先約了幾位同事們到家來打牌。大約這麼的再過了一禮拜，便聽到同事間已經散佈着一種流言，說杜科員底太太如何美妙，如何大方，且待人如何殷勤。有時方科長聽了，不禁發出一聲

「呵！」對杜老爺彷彿也撤去一層隔膜。於是他揀個晚上，攜着一對臘鴨，找上方科長底門。自然，這之間，杜老爺早已到過白帝路柯公館，他決不熟了這頭冷了那邊的。跟方科長着實親熱一番。但方科長送杜科員出來的最後一句話，却是：「下次，帶你太太一道來玩呵！」杜老爺馬上料中這着一着棋子，自然第二天晚上就帶新太太去拜見方科長跟科長太太。且常約他們到自己家來打牌玩樂。這麼着，女人與女人間的親密，更增加了方科長跟杜科員間的感情。

「那裏，他決不是個馬屁鬼。」方科長這回在陳矮子背後批評杜老爺時，却給杜老爺辯護了。「他世故一點是實在的，但他世故得合理。人總當講合理化。那可有錯的！司長另眼看待他，爲的他能做詩。他自然也不好辜負人家好意。比如上司長公館，去還個禮，那又有什麼呢！也許不是他自己要去，司長要他去教教太太的詩呢……」

這麼着，自然是哄堂大笑。把一切杜老爺底錯處，全歸在柯司長身上。而杜老爺跟同事的交遊，就那麼地在烟、酒、茶、牌之間，熱熱鬧鬧繼續下去。全司底人，沒有一個不說杜老

爺爲人慷慨和善。把這詩聖後裔看作頭號『四海』人物。於是杜老爺成功了！

但杜老爺底路子，必需踏過柯司長身上走去。偶然的一句小謊，竟叫他苦心焦慮，足發了三天獸。後來還是應用他那份舊貨舖子老板底才智，去抄襲假造周鼎商彝，給埋在地下，發出斑斑爛爛的顏色，後來充作古董的那手文章。在答應司長一部杜詩手鈔本不多天後，他早就招請了一位書記，在自家舊貨舖子裏抄錄杜詩。那書記用蘇體筆法，工整整給抄上了三個月。（自然要是那書記抄得快一點，一個月也是够了的。但現在是不景氣年頭，他那裏再去找別的工作，故此多抄兩個月。這叫杜老爺也不能怪他的。）

在這三個月裏，柯司長已經催了他好幾次。他一面回說：這東西不便郵寄，要有便人帶來，方爲妥當，一面却也叫自家太太去拜見過司長太太，把自己底地位先在柯公館裏放了個下落。同時也叫書記趕快抄成。但當初杜老爺採用的是白蓮史紙，裝訂起來，看來不免太新。再說柯司長研究古學，講究版本，怕會逃不過眼。這對於抄本的真僞問題，倒是小事，於杜老爺世系底真僞，却頗有影響的。

杜老爺展一展眉，拿着這一厚冊白蓮史紙抄本，自個兒笑着，踱着。整個的舖子角落全給踱遍了。彷彿在追求一個可實現的夢，有點兒把握，又有點兒躊躇。但終於突然下了個決心，霍的跳到廚下去，大叫老婆捉蟑螂。老婆捉的不敏捷，又叫小夥計幫同來捉。約莫大大小小捉到了十幾頭，全都不很活跳。天冷，牠們彷彿也怕杜老爺拉夫。但終於給杜老爺放在一隻箱子裏，跟那抄本放在一起，時時給蒸在火爐上，箱子裏悶熱得厲害，蟑螂到處亂咬，一禮拜後，這抄本就給咬了不少的窟窿。書記先生用心用血一筆一畫端端正正寫成的字，有的給咬得沒頭沒腦沒手沒腳了。這時，杜老爺給它取了出來，拍去紙屑，抹抹眼睛瞧，雖然破洞斑斑却仍簇新。這又難住了他。

仍舊踱起方步來。然而還是有他一份打算。

一天，陰雲微雨。他向公署告了個假，帶着這冊抄本，逕到西門外去。西門外全是些茅草小屋。那小屋裏的人，全黑瘦得像匹驢，爲了城裏主人們過分的娛樂，彷彿把他們身上的膏油全都作血色的年虹燈化用了。他們正跟全世界所有被都市中心驅逐出來的

人一樣，爲維護這都市的繁榮，他們活着。而在他們底每枝血管上，賽如奔跑着貴人們流綫型的汽車。他們有的是馬路小工，有的是船夫，有的是運貨的小車夫，有的是小販，有的是生產工人，有的是維持殘破的田園制度下的手工織布者……杜老爺跑到這裏來，並非來訪察民瘼，或施捨米粥，自然更不是來普及杜詩底教化。他爲的是要揀一所臨空地的古舊的茅屋，在那屋簷下，採取那滴下來的爛黃的水，讓那水斑斑爛爛的滴在那雪白的白蓮史紙上，好叫那每一頁上都現出古香古色。

他果然揀到這樣的一個地方。把杜詩抄本一頁又一頁地拆下來，給正放在茅簷下微雨打着茅屋頂。茅簷下的枯草淅淅瀝瀝着黃淚。杜老爺全把那些黃淚收在這杜詩手抄本裏。他滿懷着高昇的希望，挺小心在意地做着這工作。他要在這黃淚染成的手抄本裏，掙得他一生的富貴榮華。他如法泡製以後，又叫太陽晒上半年，於是黃淚滅了腥氣，再給裝訂起來。一冊假古董，就這麼儼然而且真實地存在這世界上了。

是一個晚上。

嚴冬的雪，密刺刺的下得怪起勁，這全個古城，白洋洋的一片，懶垂垂地躺着。彷彿萬千隻綿羊，沉甸甸地緊擁在一堆。靜空裏，迷迷糊糊的飄着鵝毛，揚着烟霧；只聽得輕輕地柔和地刷呀刷的發響，叫人悚然竖起每一條汗毛。偶然有人走在這下面，隨口吐出的熱氣，隨時會合着雪花凝結在衣領與鬢髮之間。馬路上除按時駛着幾輛公共汽車外，大人物們底小汽車也早已消聲匿跡，彷彿一隻蹩屈的老貓，靜靜地躲在主人們給它們預先造着的格納庫裏，且用毛皮之類緊緊密密的包着牠底頭部，以防寒冷的侵襲。牠們底主人不用說，早把爐子生的挺紅，還祇穿件夾衣，在大廳上，在客室裏，在臥室中，喝着，唱着，舞着，吻着，計算着前進的歷程，收入的數目，夾袋內的人物，地皮的價值。風雅一點的，也許在酒杯中欣賞着冰天雪地，從平仄聲裏吟哦出禮義仁慈——居然也想到了淹沒在雪景裏的可憐動物們。

時序的輪子是這樣的在飛，在轉，在散着雪花，佈出了白色的陣線，一切的有生之倫，將在這殘酷的侵略下，凋殘，死亡，衰老，轉變，以至於潛伏下去。誰在唱出版示錄的一節，咒

這巴比倫大城的傾倒——是一陣狂風呼呼地括地而起！

但就在這時候，杜清白老爺坐着一輛黃包車，向白帝路二十三號拉去了。

這白帝路二十三號的柯公館，正座落在落霞山脚。落霞山是一座土山，低低的，離平地還沒五丈高，但給某大人物闢作一座公開的私園。中間築上幾座茅亭，種上幾株花木，疎疎落落，別有一種幽閒風致。春光明媚時節，山頭綠草如茵，與蒼蒼雲天兩相輝映，游人仰臥草地，細數雲脚，能與不知人間何世之概。這某要人就於公餘之暇，攜着太太，一輛汽車直駛山頂，在游人萬目交視之下，儼然跌坐在草地上，誦經唸佛，爲蒼生祝福。我們底柯司長把公館築在山脚，也無非是沾些佛光的意思。這時候，落霞山與柯公館全埋在「一視同仁」的雪景裏，沉沉地，悄然無聲。但魏義的柯公館裏發射出來的燈光，跟那純白如銀打着旋兒向這屋子撲來的雪花一相輝映，就把柯公館底四周映成一圈奇異的夢一般的光暈。這柯公館的本身就如金身的如來佛像，益發顯得莊嚴聖潔。

黃包車夫拉着杜老爺，像條雪狗拖着雪橇滑過靜悄悄的蓮站崗警察也沒了影子

的街頭，他一邊喘氣，一邊顫動，漸漸給投入這金色光暈裏。

於是一身黑羔嘍嘰皮袍外罩直貢呢馬褂的胖大影子，就從抖落了雪花的黑車帘下，幌呀幌的顯露了。

柯公館底門房打開了門，馬上跟杜老爺恭敬地打了個恭，臉上抖着笑，彷彿接待公子哥兒似的，讓杜老爺進了門，回一聲：

「太太在上房打牌！」

就把杜老爺送進正屋前廊上。

柯公館底大小屋子，杜老爺就是閉着眼兒，也想得出它的部位來的。左右兩邊一列五間下房，是男女傭人的住所跟廚房。中間一進正屋。屋前一個小花園。正屋二樓，一連三幢，前面有個老大的洋台。杜老爺走上前廊，打了一下中間一間的玻璃門。那門張着綠綢的窗幔，映着綠色的光。一個年青的女傭人出來開門，迎面撲來一陣暖和的氣息。室內的梅花形的大電燈，全放着光，顯出每一把沙發，每一把椅子，每一張桌子的安閒。壁間的屏

畫，全是些山水人物，琳瑯瑯的隨處掛滿。左右兩間，是柯公子和柯小姐們底書房臥室。這時，一陣爭吵聲傳了出來。在這爭吵聲中，杜老爺就想像到柯公子跟柯小姐在玩撲克，不知誰輸了錢，一邊要求償還，一邊執意不肯，因而你扭住我，我壓上你，在掙奪手中的錢的情景。果然，他們鬧了一會後，彷彿講和了，重新玩起撲克來。『Two pair』，『K三同』，『順子』，『同花』，這些個聲音，不時的傳遞出來。

『太太在打牌，老爺在自己書房間裏。』年青的女傭，擠眉弄眼的，端上一杯茶，那麼地說。

杜老爺坐在沙發上，欠身來接。一聲聲喊着：『對不起！對不起！』跟着又慢條斯理地說：

『我要見見司長！』

樓上的牌聲潑水似地傳下來。——嘩啦嘩啦！接着又是清脆的哄然的笑聲。但突然間，這些聲音又歸消滅，如給封在一個石礦裏。『唔！大概有人把門闔上了。』杜老爺那麼

想。

『那麼讓我去回老爺。』

客室裏於是拋下一堆辭。祇有一角火爐子裏煤塊的爆燃聲，畢畢卜卜的。

他也曾好幾次上過這裏來打牌。在官場裏一切都嚴分等級。但在打牌時，却都變成平輩了。他混在柯司長太太和方科長太太的中間打過一通宵牌。方科長雖然在同事間跟柯司長爭取羣衆，但還不時叫自己太太來跟司長太太打牌。這份主見，在杜老爺眼裏却看得透明。莫非也留個餘地。真的署長全盤信賴柯司長時，那麼便是一個科長地位吧，却也須用女人底黏力當作水門汀了。同時，又彷彿顯出方科長自己底一分方正。方科長不常上柯司長底門。爲的是夙夜爲公。而女人們閒着，常常玩玩牌，也足見司長與科長的交情。再說方科長太太雖然漂亮，但方科長不能忘情於別的能打牌的小女人，支開了她，讓自己有了個自由的身子，也是實在的。但方科長無論如何精明，却絕對料不到杜老爺趁這時又得在太太們底奚落中，求得個實際的勝利。

「哪！這是一隻胖一洞呀！」

「呀！我却打給你一隻胖發財！」

於是司長太太在右一聲「胖」，左一聲「胖」的調笑聲裏，想起她曾經有過的一份憧憬，不禁脫口說了：

「都不是，都不是——我以為是「人猿泰山」哪！」她就打出一隻三洞來。

「什麼是「人猿泰山」呀！」譔笑聲中的一句也許是方太太問的。

於是司長太太抹一抹嘴，笑一邊發脾一邊說：

「你看杜先生筋肉多發達——我真想收他做個乾兒子！」

「哈哈……」一陣大笑夾着洗牌聲充塞了一室。但杜老爺還是裝作癡呆說下去：

「這裏說起呢！這裏說起呢！我不會折福嗎？」嘴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巴望真的能磕下頭去。但他又記起自己老婆底話了。那是約司長太太去看「人猿泰山」回來的晚上。

「司長太太說你是隻人猿呢！想死你咯！」帶着妒忌的口氣。

這叫他說了這句後，又陷入原始的困惑裏……

接着樓梯上一陣脚步聲響。那回司長去的女傭下來了。首先給杜老爺見到的，是一溜雪亮似的，接着嬌聲嬌腔地說：

「司長請你上書房間去。」

杜老爺霍的站起，照例先吸住口氣，把胖肚子吸了進去。但皮袍可不容易叫他灣過腰來。他輕輕地跟住女傭上樓，頭接着女傭底屁股。上了樓，一陣淫浪的騷聲，夾着脾聲，又衝入他耳裏。

柯司長底書室在正屋底左邊。室內陳列的用具，全有着古樸的意味。紅木的桌子，紅木的沙發，紅木的椅子，跟紅木的書箱書櫥，西洋風中顯出份東方美，正合着柯司長那種中體西用的哲學。四壁上張掛着岳武穆寫的前後出師表，据柯司長自己考定，也是真筆。西壁角有兩幢書箱，外面刊着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等字樣。一張寫字桌

放在中間，零零亂亂堆滿着書冊。壁爐裏煤火融融發燒，柯司長正坐在臨爐一張沙發上，在看聊齋誌異。

杜老爺用盡他卑躬屈節的能事，帶着笑，陪着小心，像塊綿軟的海綿，誠惶誠恐的躡腳進去。

門開處，一陣牌聲沙沙流入這書室裏。杜老爺就像給這聲音漂進來的，默站在桌子的一邊。

柯司長放下聊齋，淡淡地說了句，『請坐，』彷彿他的精神還灌注在那個狐女身上；——隨即閉下眼兒去。

杜老爺靠邊坐下。椅子經不起這大個子的壓迫，低低叫聲『咕。』柯司長突然回醒過來叫：

『啊！——你這麼個大雪天氣跑了來——有什麼消息嗎？——我早就想到，近來方科長太太（說到這裏他放低聲音）到我家特別來的勤！我想，這一定——一定有作

用。你想，這麼個大雪天氣，還在我那隔壁打牌，真叫我不放心。這是個女間諜，莫非到我處來探聽消息。我已經跟女人說過——封過嘴！這是一條女狐（他把眼光往聊齋上一瞥），我現在問你——那男狐，那方科長是不是有什麼舉動？在議論我——合着那些小夥子……反對我……短我……」

「這個嗎——唔——這個！」杜老爺回着，心裏不覺遲疑一下。他挺知道，柯司長早已有意收他做個間諜，每次來訪柯司長，他總少不得要問起這一套。而且有時還嚴乎其正的說：「我做司長有什麼錯呢？我愛古書，愛做詩，難道這也是我底罪過，值得在同事間短我。比如署長，他愛穿整潔的西裝，愛梳頭髮，還愛那交際舞，這難道也是署長底錯處？鳥爲食死，人爲財亡，所愛不同，所志亦異……啊，是是是爲財爲財莫非是我一個月有六百元，他祇三百元，這中間差了個數。但我是吃過麵包的。他呢？他算什麼，一塊鍍銀的頑鐵，難道世間有這一份禮數，金子還養不過鎊價錢？我知道，他好買弄。買弄自己才幹，也買弄自己一張嘴。可是肚子裏倒底有什麼呢？別說別的，他看稿子，連個別字也看不出來，要讓我

來動筆改，好叫我得罪同事。可是這責任是我的，我那得不改？自然略，他不至於那麼沒用，要不然署長可不是瞎了眼，這麼樣信用他。他是全跟一切當科長的一樣，學那份乖。那個科長不要科員們擁護，所以先得買份科員們底感情，所有稿子，拿上來不給改個字，彷彿表示自己十分信托科員們才情能力。好叫科員們感戴他。但我是蠢大，我瞧到不對，我得改！辦公事，辦公事，就實在公文上用功夫。世間可還有在「公文」外別求功夫的官員？一切設施，不過是一張訓令或指令，一切建設事業，也不過是一張計劃書。我不能不好好兒在那些稿子上斟酌幾個字面。因之，那些稿子，我全參看着史記漢書，用心用力的改呀塗，那知道，在這上，又得罪了他，彷彿摘了他帽子。其實，他是我屬下，他不改，我改，那又有什麼？當然，他也聰明，他也乖覺；知道所有稿子，不給改一字，叫秘書署長看了，以為這科長位子是虛設的。他看看自己在同事間已有了感情，於是先來改動幾個字，有時真的找不出改的，他倒也能把同義字換幾個，比如「向例」換作「成規」，「不得」換作「毋需」。好叫自己在秘書署長眼裏有個存在——這一份苦心，我是能原諒他們做科長的，怎麼他們

總是不原諒我做司長的呢？這樣看來，我做司長做錯了，這還有什麼說？至於我不給同事聯絡，說往年司長到署辦事，總要一年兩次請請同事的客，叫同事幫幫忙。其實他們全都想錯了。我司長爲國家服務，一月六百元，他們也同樣爲國家服務，一二百元不等。他們底工作，又不是我司長一人的，爲什麼要我讓他們在六百元錢裏分沾些兒。國家是誰的？還不是自己的。每個人正應該打疊起一份精神來幹事，也值得拍馬聯絡，你擠我排的！再說女人外交吧！那是娘兒們底事，又關咱們什麼國家大事……」總之，柯司長在杜老爺面前，常常會這樣地推心置腹的嘮叨。自然，杜老爺就在這嘮叨上，沒痕跡的送上一份安慰，也沒痕跡的放下一把小火星子，好叫柯司長跟方科長裂痕永遠沒個縫合時，但又顯不出自己使的手腳跟影子。今晚兒，杜老爺却不想在這上用功夫，於是接着說下去：「這個還有什麼可說的。他們總老是那麼個樣兒。說實話，方科長要做司長是個夢，沒有這福分兒。而司長底威嚴，也是叫那些小科員祇睜一張嘴，沒真的那個幹勁兒。司長全可放心啊！」

「哦！是這樣的嗎？」柯司長這回笑着站起來了。「沒做虧心事，不怕真火燒！你這話說得真有見識！我造這房子，全是家裏匯來的錢！又值得他們什麼低聲細語，向我背後指着手指兒呢？」

「是是！」杜老爺這回是切心要射中他眼前那個紅點兒，馬上截斷柯司長的話，說：「那可沒人敢說什麼的。我今晚——我今晚是特地送祖爺爺那冊手抄本來的。」說着，把那冊手抄本子遞上去。

「哦！杜工部手抄本寄到了嗎？」柯司長真高興得發跳。他彷彿全忘却了別人對他的仇恨，欺詐，指謫，跟那設下的陷阱。他全付精神出了壳，手顫顫地接過那紙包，像一個熱情的少年解開愛人的胸襟似地，解開了紙包。一邊口不絕聲地說：「那真好極了！那真好極了！」

杜老爺早料定這帶有分鬻氣的人，很容易對付；雖然不免抱着一顆顫抖的心，等待他裁判。但這心底顫抖，杜老爺却多半爲的自己底前途，沒有什麼把握。從這手抄本，到聖

人底後裔，再到應用語封條例——這條路是否打的通，却是有點難說。杜老爺於是全身感到一陣熱，口口聲聲只說房間挺暖和挺暖和，彷彿在讚美柯司長底闊綽！

柯司長打開紙包，一屁股拋在原坐的沙發上，仔細地考究板本起來。杜老爺覺得儘那麼說着暖和暖和沒什麼意味，也就湊上低低說一句：

「可惜，保藏得不很好，有些破爛處。」

「那不要緊！那不要緊！」柯司長一邊回說，一邊看。「不破爛也不能顯出它底名貴高古！一切舊書底好處，全在它破爛得有趣！——有趣！有趣！」說着，柯司長聲音帶着沉沉的調子，腦子裏突然閃過另一個思想。雖然他外表還裝作挺認真的在考究版本。一會兒皺皺眉，把那本子移近，側着腦袋瞧。一會兒平着臉兒，把那本子推得遠遠的望。一會兒用手掂掂紙頭，一會兒又把本子大小比量一下。但他底心可跟着這些子舉動轉。他皺眉，彷彿瞧到那匹小老鼠。他把本子翻開，是表示要把這匹小老鼠從署長手裏打下去。他掂掂紙頭，是在估量這小老鼠底斤量。他比量大小，是把自己跟這小老鼠權衡重輕。他突然發

現了一個真理，漫長地吐口氣，砸一砸舌頭說：

「呵！真是好抄本，一點兒不會假。——但咱們倆得聯合起來。」

杜老爺一聽柯司長那麼說，也放下心似地，不再讚美房間暖和了。「托古改制」的舊貨舖子老板底哲學，既然奏了效。現在是如何開展前途的打算了。他於是打下干去，說：

「如果——那麼，如果司長合意，這就請司長收下吧！」他起身，又打下干去。「科員一生全仗司長栽培，沒個東西孝敬司長，這個就算科員一份孝心！」

「哦！真的！」爲了愛好古玩，也爲了剛纔發見的真理，柯司長覺得有個機會把這眼前的人——這個那麼孝敬他彷彿肯爲他赴湯蹈火的勇士，提升起來的必要；小科員們的反對有什麼可怕！機關不比學校，學校是連一個圖書館主任也要給學生攆走的。做教授的工作不是教書，而是下「夫」字功夫，既承上又須啟下。機關可不其然。板往上司底腿子，殺人禍闖下了也是沒干係的。然而這回是柯司長正跟方科長一樣，各板住署長一條腿子，沒分個高下彼此，雖然名分有些不同，但親信兩字却全都一個分量。要是弄個人

出來，去爭奪一下方科長拖住的那條腿子呢？那麼——「那麼你真太客氣了！」柯司長於是閉着眼睛，晃着腦袋，畫了幾個圈，說下去。他彷彿還沒把握住那真理的本質。「那麼我也不好意思推却了！——可是你近來看到過誥封條例嗎？」

正如流行人世的一份賣買哲學，杜老爺憑了他幾十年經驗，給把握住了。他眼前閃過一條光，他趕緊說：

「看到過！看到過！那條例有一條說着：『凡是聖賢之後，皆可受封襲爵，奉祀祖先，以樹封建之基，而正民心……』那條例有一條這麼說着……」

「那麼杜工部不是詩聖嗎？」這回柯司長把握住那個真理了。「而工部員外郎不就是現今的參事嗎？對於你——那麼對於你正也可以引用這個條例呀！而你又是我最親信的人，連太太都常在誇你的好，你底誠實——啊！是呀！無論爲己爲人，爲你爲我，我一定要辦這樁事！我一定要辦這樁事！你等着好了！」柯司長說着，竟把那手抄本不值一錢的丟在一邊。

『那麼小科員全仗司長栽培了！』杜老爺索性撲落跪在柯司長前面，感激得兩眼吊淚。雖然他已是個參事的前身，但能屈能伸，才是英雄科員的本色呀；『是的，小科員從今以後，祇有變牛變馬圖報司長了。』他這麼說着。整個天地來了個轉動，眼前一切恍如隔世，不知怎麼的竟亂竄在雪地裏了。直等自己稍稍清醒過來，才想起如何暈倒在司長面前，如何給司長扶起，如何推託說中了熱，下了樓賞了那青年女傭——正抱着柯公子在沙發上探腳親暱着的那個女傭——五元錢，如何聽那耳房裏廚司跟老女傭發笑在一起，又如何償了那門房五元錢，這才發狂地跑到這裏來的。

將臨午夜的古城，祇有風雪聲的存在。馬路上淡黃的燈光，搖搖曳曳地，彷彿就要滅去。雪飄在空中，雪浮在地上，雪又融在這將滅的光裏。這是一條極大的馬路，現在成了一條無蓋長的白流，向無底止的黑暗流去。馬路上但見一個個崗棚，戴着雪，阻着風，人可以想像那裏面準有一隻像要死去的黑老鼠——一個負着雪地治安的警察。

他竄着竄着，刮心的熱血，一個希望的火，又叫他在這凜冽的空氣中意識模糊下去。

一向平靜的，從不會在利害得失上變一絲色，却能用他一付機智應付過去的腦子，這時却遭到了意外的襲擊。歡樂，哀愁，榮辱，……一切的情感都停止了。剩下的是一個空。

他夢一般跑上世界湖畔，夜的世界湖伴着夜的東屏山，靜悄悄如在默語。世界湖已如個大雪海，東屏山就如這雪海中湧出的雪浪，高滾到天邊。東屏山下斷斷續續的狗聲，蒼涼中略帶哀厲，頃把白雪飛飄的空間，跌入在死的嚴肅裏。

神祕的世界湖，把這發着高熱的杜老爺——這把一切的行爲統一在欺誑的人格裏的杜老爺，起了一些子分裂。終於那裂痕漸漸擴大，又統一在這神祕的世界湖所造出的幻像裏……

東屏山腳下的鷄聲在冷颼颼的寒風裏咽氣似的啞啞啼出，湖裏的崗警開始鬼影似地踏着雪地走。從生物底對照中，杜老爺脫離了自然底擁抱，（那種忘却了寒冷與自然合一的情景）感到自身底澈骨的寒冷。且還聽到遠地裏有隱約的叫聲：

『杜老爺！杜老爺！』

他站住。瞪着眼瞠，果然在白茫茫中，有一個一身白雪的活動東西，騎着一輛自由車，彷彿那個機關車送達似的在雪海中如飛的過來。

「杜老爺！杜老爺！」

那叫聲跟那輪子濺雪聲一齊發出。他馬上想到，這一定是自家公署底聽差，在訪尋自己底迷失。他應該整一整衣服，擺出一付應有的架子。他挺着肚子，昂然回了聲：

「叫什麼？」

那白東西立刻滾到面前下車。恭恭敬敬向他打了個千，遞上一隻藍封筒。嘻皮笑臉說聲：

「杜老爺，討賞了！」

他拆開封筒一看，一張「封誥」赫然顯在眼前。他正想從衣袋裏掏出黃金，賞給那送達，但那送達忽然消逝了。他以爲這是一個夢，用手掂一掂那封筒，封筒沉甸甸的。再看一看那抽出的封誥，却明明地寫着：

「茲委杜工部十八世孫杜清白爲世襲員外郎，派在牧民公署任職（參事）此令。」兩行大字。他用手叩一叩額，彷彿要叫自己清醒一下。他再閉一閉眼，定一定神，自以爲確實清醒過來了。他看看長空，白雪已停止飛飄。淡淡的晨光，從東屏山顛升起，如一縷透明的白烟。他不懷疑這世界底存在，這自我底存在，這封誥底存在。他仍舊把自己攢入舊貨舖子老板一份處世哲學裏。他將要排除夢想與虛幻，把官位，財富，名譽三位統一起來——用舊貨舖子老板底賣買哲學，給統一起來。

他回到了杜公館。杜太太正獨自擁着條被頭高臥。他睡了下去。讓這古城在他夢中整個失掉。

但古城中底生靈，却儘管各自背上運命的鎖鍊，在掙扎慘呼。曾在世界湖漁民窠裏住過的杜清白（以後讓咱們稱他爲老牌杜清白吧！）夫婦倆，正在這風雪交加的夜裏，給旅館老板逼得沒路可走，一個勁兒跑出來。聚在一家電影院門外，相互緊緊抱住，打了一夜寒顫，幾乎凍得死去。此刻總算稍稍活動過來，手挽着手，在人行道上拐，商量着怎麼

去再找個新居。

他們從這頭拐到那頭，又從那頭拐到這頭，這麼地足足拐上大半個鐘頭，太陽已經照上屋頂了。但他們還不會想出一個方法來，看情形，說不定還要拐它幾個鐘頭呢。現在，咱們就趁他們這麼在拐的當兒補說一下他們這三四個月來的行動吧！

原來這一對青年夫婦，自失落證章以後，就如失落一顆靈魂似的，在死神的代表黑豬子襲來的當兒，大叫一聲，回到臥室，兩口兒就直挺挺攤了半天屍！一句話也不想說，一點東西也不想吃。左鄰右舍，全看得莫明其妙。想找老媽子問個分曉，無奈老媽子徐媽也爲的那證章仍被別人偷去，一番高貴的心計，全化作南柯一夢，正仰在床上，喊皇天，也不便去對她開口說話。想逕自進去勸慰勸慰這一對青年呢，又因平時素少來往，而且言語不通，不易扳談得上。還有感情上的榮辱得失，也顯然彼此不同，他們即使說了出來，自己也未必理解。祇好讓這神秘府邸的主人，神秘下去，各自拋撇了這分猜疑與同情，悄悄地幹自己底事去。但活人挺屍，確實不很容易。這一對青年夫婦，各自挺了不少時候，竟把失

落證章的傷心變作期待安慰的想頭。男的想：『這小婦人，怎麼不來勸慰我一下，反來陪我傷心。畢竟證章底失主是我，與她有什麼相干。她正應跟我說：『清白哥哥呀！現在也不必過於憂傷了。咱們大家都還年青，來日方長，區區一個證章，何足惋惜呢！起來吧，咱們大家來親一會嘴，跳一會舞吧！』』女的想：『這臭男子，一點也不識好壞。自己丟落了證章，弄得我太太身分也丟落了。他正應該向我表示抱歉，說：『如蘭妹妹呀！這回你沒得七品夫人做了，那可不必傷心，看我將來的日子吧！一品夫人又有什麼困難呢！』那麼咱們不就全恢復了過去的感情，歡歡樂樂的打發日腳了嗎？』這一對青年夫婦就這麼地你等我來理睬，我等你去理睬，等着等着，過後，就各各等得發氣了。男子恨着：『這白虎星，X上沒毛的臭女人，還說我得到證章，是因為她身體胖了起來，加了一付福相的緣故呢！要不是這白虎星專講究門面，專講究闊綽，去到市裏找房子，這一個證章可會失落嗎？要是以後我再得到一個證章，一定要把她摔掉。』女的也一樣的恨着。福星也應有個福星相配，才能同享快樂。現在呢，我雖發福，他偏倒霉，哪有不拖泥帶水，一淘受苦呢！我總自己太過

老實，要跟這叫化子廝守，總會有一天，我把他當作一塊絆腳石，踢了開去。那時可別怪我沒情沒義。」他們這麼地越想越恨，越恨越忍耐不住；屍就挺得不很安靜了。女的偶然一動，男的以為這回她該來賠禮了。男的無意一轉身，女的以為這回他該來謝罪了。但他們偏還各自硬挺着，誰也不理誰。男的這回可再也不能忍耐了，霍然坐起，想把女的拖來揍一頓。女的着男的坐起，也翻身起來，想向男的送一個耳摑子。男的見女的跟着坐起來，索性仍躺下去，放聲大哭起來。女的見男的伏在床上哭，自己也一顰落鑽入被內，將頭包住，叫起爺娘來。男的一聽老婆也陪着哭，他就一邊自個兒無意義的乾喊，一邊聽着老婆倒底哭些什麼。女的滾在被裏叫爺娘，聽不出丈夫哭什麼，偷偷地伸出頭來瞧一瞧，剛巧跟丈夫偷看的眼相碰在一處。這一回兩口兒看看各人底眼裏全都包住了淚水，且還滴滴得得淪的，又不禁相互憐惜起來。

『啊！我底太太呀！』男的心兒一抖，一陣酸穿上鼻尖，腦門，霍的撲了過去，抱住老婆叫。女的這時正也張開手仰起身來，彷彿董養媳回娘家，投在丈夫懷裏高聲叫：

「啊！我底老爺呀！」

然而在這「太太老爺」的叫聲中，兩口兒全都記起失落了。證章，全都感到這叫法有點生硬疎遠，不相配。甚至於各自懷疑起來。也許當時自己不這麼一個勁兒喊「太太老爺」，證章未必會失落。現在真的失落了，再那麼地「老爺太太」叫下去，不是性命都會叫得丟失嗎！於是男的轉過口來，叫道：

「啊，我底如蘭妹妹呀！我底底命多苦呵！」

「那麼，我底清白哥哥呀！我底底還多慳呵！」

女的也隨聲附和着。可是馬上又覺得這哥哥妹妹稱呼有點不適合了。彷彿一個暗地裏失却了貞操的女子，却不得不被人叫作「小姐」。這叫聲，分明是在諷刺自己。這叫他們全身都透過一陣冷，彼此一把推開，各自臉色蒼白，怔怔的呆住。呆着，呆着，直呆了老半天，獸到肚子咕嚕咕嚕發餓，腦子昏昏沉沉發痛，眼睛離離密密散散星子，於是女的哇的一聲哭出。

「啊！冤家呵！冤家呵！你叫我往哪裏去追回太太底身分呢！」

男的去反常地露着白牙，哈哈發笑，跳下床來，瘋瘋顛顛在小屋子裏打旋，拍桌，大罵：「白虎星！白虎星！你這千年冤家的白虎星呵！你給我證章失落了！你剋住了我，你害我一生一世沒得證章掛了！」

「什麼什麼？」這一來，老婆不覺清醒過來，拍着大腿，追着問：「白虎星是誰？白虎星是誰？你說呀！你說呀！——你別冤枉人，憑我這付臉蛋兒，掙得一打半打有證章的丈夫，那又有什麼稀罕！倒是你這沒星煞的窮小子，配不起這白虎星，祇能挨一天半天老爺的運命哪……」

老婆這一下煞尾拳，也叫丈夫不再瘋顛，穩穩地坐下椅子，說：

「太太，你全誤會了！我那敢說你白虎星！我是指——徐媽呀！我底好太太，你趕快把這個白虎星趕走，自己盛飯來吃吧！」

老婆本來把兩嘴堵得一天高。這麼着，也祇好得收場時且收場了。再說天下女子不

止如蘭一個人，如意算盤哪裏得自己八八六十四，打的鐵定。讀了幾句書，賽如妓女抹上一臉粉和胭脂，無非掛個好招牌，招來個做老爺的賣主，自家又那裏料得定西瓜包紅，一定在競賣場中占上風。於是，她軟和下來說：

「那麼也好，讓我打發她走路吧！也許這白虎星走了，證章仍舊會飛回來。」

老婆說着，走向下房去。下房是一乾二淨三空洞，全沒徐媽，半個鬼影子！白虎星是早已偷跑了，那麼證章呢，再趕回房裏來看，却祇有老牌杜清白一個，往桌子各處找一找，還是沒有影蹤。

「你還找什麼呢？」丈夫問。

「我總以為這證章不會失落呀！——難道我在做夢？」老婆回。

「算了！算了！」丈夫安祥地說；「什麼都算了！算作做了一場惡夢吧！咱們好好兒從新開始來過活吧！咱們既然結髮爲夫妻，有禍同當，有福共享，誰還怨得誰嗎？」

「是呀！咱們當初既然好了一場，現在也應大家有個原諒，咱們來打算將來的日子

吧！

這麼着，這兩口兒又重新親熱和好起來。吃了中飯後，計算起這一月用度，却祇能勉強維持二十天。二十天後，房東底房錢，米店底米錢，木器店底租錢全要無法應付。

『那麼，你可還有東西拿去當嗎？』丈夫於是緩緩地問。『無論如何，咱們總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呀！如果你抵抗不了這窮困的壓迫，那麼我也無法再交涉到一個半個證章了。』

『唉！我底天呀！』老婆搓起手來了。『我那些冬衣，還全在當店裏，現在天氣也漸漸冷起來了，我身上祇穿那麼件夾衣，你還想剝下去當嗎？唉！我底天呀，將來總還有把我身子去當了的日子呵！』

這最後一句話，簡直是一根針，直刺入丈夫心的深處。叫丈夫全身發陣冷。彷彿這句話是一個黑暗的真理，叫人怕，又叫人想接近。它有那麼一種壓力，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想忘了它，偏叫你忘不了它。這是做女子的運命，做丈夫的運命！

「這個日子呵——這個日子呵！」於是老牌杜清白咒詛起日子來了。

日子畢竟過的快，二十天一霎眼要過去了。這老牌杜清白在別人正拿着他底證章做了官，而大請同事的時候，自己却也托說要到上海一家銀行去做行長，將所有家裏租來的木器之類拍賣給舊貨攤老板，得了廿來元錢，且還起一個大早，人不知鬼不覺的，睜過房東跟米店老板，帶着行李，搬到古城北區一家小旅館裏去了。

這小旅館的風格，正跟咱們老牌杜清白兩口子底服裝行李一樣襤褸，一般相稱。全個旅館底房屋，是一家寺院改設的。雖然依照生意經上的條件，所有旅館，儘不妨裏面屋子破破爛爛，是個臭蟲虱子盤踞之處，但門面却必須粉刷一新，以廣招徠，才叫臭蟲虱子不至於餓死。可是這小旅館，却連門面還是暗黃剝落，佛光普照着似的。祇有門額上「長壽菴」三字給白粉淡淡塗抹了去，在白粉上用墨筆寫上「北極旅社」四個近乎北魏體的歪字。進門那裏，濕漉漉一塊三角形磚砌地，污泥厚積如山。在那三角形的底邊，有間小屋，大概是個賬房間，但淨光的坐着個粗布短褲的粗黑漢子。這老牌杜清白夫婦放下

兩件簡單行李後，那個粗黑漢子就從這房間裏出來招呼。

『有房間嗎？』老牌杜清白氣匆匆地問。

這粗黑漢子往老牌杜清白夫婦身上身下打量一番，彷彿看天秤上碼子似的，要看出這對長衫旗袍客人和這旅館重量是否相等。待他打量得十分準確以後，他才露開笑臉說：

『有！有！要大一點呢，還是小一點的。』

『中等的就行了。』老牌杜清白不敢過分向上爬，却也不甘屈居人下，——這是他的中庸哲學。——他就這麼回了一句。

『那麼就跟我來吧！』那人一說，就自己伸手來提老牌杜清白底行李，彷彿他是一身而兼賬房和茶房的。老牌杜清白看着沒有別的茶房了，自己也拿了一件行李，叫老婆一起跟着那人走去。

踱過了一條石橋，前面是一座小小的佛堂。疎朗朗的幾尊佛像之前，香煙繚繞着。老

牌杜清白全以為摸錯了路。然而那人引着他這麼那麼的一轉，已經轉到一間水閣上了。狹長的板房，板縫闊處可跑野馬，從池上括來的風，整天在這板縫間拉手風琴。房內陳設十分簡單，一木床，一板桌，一破椅。就是一切。

那粗黑漢子把他們安頓在這裏後，就返身出去，打了一盆黑水來，叫老牌杜清白夫婦倆洗面。面盆周圍全是上黑的油膩，面布抹在臉上，彷彿自己用吐沫子在塗，滑滯滯的叫人臉毛黏結在一起。老牌杜清白魂不附體，草草洗過以後，老婆却給這手巾抹得叫了出來。

「然而，有什麼法想呢！」丈夫沉着臉說。「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候，咱們逃難也來不及，還有心思講究這些嗎？——咱們是逃難呀！」

老婆賭着嘴，把面盆推在一邊。雖然心裏叫苦，却也原諒丈夫底處境，靜下氣來。

不多一會兒，又是那個粗黑漢子，拿着一張單子，跟一枝斷了尖的破筆，進來了。他笑得叫人作嘔的笑着說：

「對不起，請你們填一填——這是規矩，沒啥道理。」

「唔！」老牌杜清白拿過單子來看。那粗黑漢子又轉身出去了。他咬着筆頭想一想，待要在空格上填下去：「呀！筆尖呢！」他不禁叫了出來，咽一下喉頭，喉頭裏可沒筆尖。他祇得潦潦草草在姓名項下填上「涂青伯」三個字，在何處來項下填上「從上海來」四個字。他填定後，把筆一丟，自己拿過單子瞧一遍，彷彿一天大事，全給自家填得平平安安，房東，米店老板，木器店老板，全給他一筆勾銷了！

這一天，他們倆推托夜車疲倦，閉下門，相互抱着喘氣，躺了一整天。他們想想以後的日子，先來練個餓肚的能耐，雖然一天裏不免有感到餓的時候，却也儘挨着不起床。

不覺又住上了兩禮拜。

這兩禮拜裏，老牌杜清白兩口兒子過的挺有計劃。他們每天總睡到十一點起身，省却了一餐早飯。漱口洗臉以後，就叫茶房開中飯。吃中飯大都是盡量的。兩口兒掃光一飯桶的事，那是極其平常。有時候，且還給肚子裝得轉不動身子，非在床上躺他一二個鐘

頭不可。及待他們再起身出門去，已經是兩點左右了。他們一出旅館，總不愛在馬路上散步。因為散步會叫肚子裏東西易消化去。他們總上通俗圖書館，對着幾張撕得粉碎的報紙坐上老半天。待他們走回旅館時，大都是銜燈點點，晚飯以後了。

「涂先生——要開飯嗎？」那個粗黑漢子照例是這麼地問。

「不用了，已經在外面吃過了。」老牌杜清白也照例這麼地回。自己便挽着老婆底手，昂然進房去，安排入睡。

有時，却也弄點虛玄。在什麼荒地上坐了一會，向鄰近小酒店賣半杯白干，一口喝乾，叫老婆攙着，踉踉蹌蹌回來。

「涂先生——要開飯嗎？」那個粗黑漢子又問。

「不，不——是。啊！今天，我碰到了×司長，他叫我們上酒樓，吃了一通酒！醉得人要死！×司長真不錯，他是我同學。現在也算是一名紅人呢！內閣總理非常愛他才學。但實在呢！在學校裏作文，我却是他槍手……唔！我醉了！我真的醉了！」

然而×司長底朋友住上那麼個旅館，這叫這世故人情深透得已成人精的黑漢子有點兒懷疑。每次他端回中飯去，看看空空的飯筒，總要瞧他們一眼。

「喂！喂！」老牌杜清白於是從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你給送到郵局去掛號。」

那粗黑漢子看看這信封上赫然寫着現任某省督軍底名字，不覺又吃了一驚。再不敢懷疑他跟×司長有交情。就覺得這封信過分重了點，他有點兒不易拿動，歇了老半晌。但老婆馬上走來，拿回信去說：

「不是嗎？老爺——咱們反正要出去散步的，也不用勞他了！」

這麼着，兩禮拜日子也就很容易過去了！

那是小月底，九月十五日。這粗黑漢子笑得叫人發冷的走了來：

「涂先生，對不起，請你付些錢給咱們。實在是小旅館本錢不大，一切全仗客人幫忙的。您先生來的時候祇付過五元錢……」

老牌杜清白開初給這粗黑漢子嚇了一怔，過後，忽然在這漢子底破爛的短褂上

記起自己的身分——一天的老爺底架子。他拍桌大罵：

「渾賬東西！咱們可還會少你的錢不成？箱子被包全在這裏，也抵得你一年的賬呢！本來誰要你這麼個小旅館住——我因貪清淨，要不然，我明天搬到×司長家去住，你到×司長處來要錢好了！」

老牌杜清白這一手，可叫太太滿意啦！既高明，又威嚴，既大方，又有條理。於是自己也虎下臉來說：

「別那麼寒噤了，賬房！年底一總算賬吧！咱們不高興三元五元零碎付錢！要付呢，就是一筆，百元十元的。要不信，咱們銀行存摺還可給你瞧。——難道一家挺大的銀行會高興另碎付錢嗎？」

這賬房而兼茶房的粗黑漢子有點懷疑，但也有點相信。懷疑的是在他旅館裏，全是那些身上濼倒口裏闊氣的年青人。他們全都帶個隨身行李，一住就住上五六個月。白天一早出去，晚上深夜回來。一身的灰沙，一頭的汗，彷彿跑過三千里路。據說，這些人並不

是在馬路上練習賽跑，却是從這個衙門跑到那個衙門，從這個公館跑到那個公館，拿着十行箋跟自己名片，向關人們投送求見的。關人們自然懂得一分關人哲學，拿過十行箋來看，先把具名處射一眼。如其那介紹人是個一等人物，地位勢力全比自己高，那麼他就親自或叫祕書來接見。但即使不是一等人物，而是一等人物底幫辦，自己有什麼要求一等人物時，必須仗仰這幫辦的，那麼這十行箋也有同等效力。無如住這等小旅館的人，一定弄不到這麼有力的十行箋，有的，也祇是四五等以下，或十等以下的。所以他們就須每天跑衙門求見，但還是見不到。頂多是叫個小科員出來應付一下，說聲：『一切由我轉達×長吧！』事情也就給擱在半天裏。叫你看去好像有希望，好像沒希望，但總叫你永遠擱在希望裏。也有的關人們開明一點的，以為青年是國家底柱石，自己要做棟梁，就必須青年柱石作支持，因而也撥冗給你一見，問問你要求的是什麼，專長的是什麼，再問問你開邊去願意不願意。被問的，自然有自己一套大理論大抱負，顯出無論什麼工作都願意擔當的神氣。那麼這要人就回說你一聲『等着吧。』於是他們又回到小旅館等下去，還在

左鄰右舍那些求官同志們中間描繪一番這闊人如何招待他，如何考問他之類。他必須在這上誇張一點，也應該讓他在窮苦生活中自以為富裕了般誇張一點。先把那闊人算是愛才的當代聖賢，那末自己便成爲當代聖賢所愛的才了。這之間，奔走衙門已有些路徑的，他也一定要把自己接見闊人們底情形向人縷述，雖然在座的人也許已經聽了一百遍，但在他總還覺得津津有味。至於什麼都陷於絕望的人呢，他爲裝飾自己底富裕，就須說明這『等着』二字，無異是死刑的宣告，永遠等不到什麼的。他還舉出種種理由，例子，叫這滿懷希望的人，打落在永不超生的絕望地獄裏。從別人絕望裏，彷彿自己也就富裕了！於是情勢便轉入全武行的對打，爲他說出了不吉利的話，將來真的應驗了，不是叫自己身家性命財產以至名譽一齊都毀了！全武行開始，總是穿老虎皮的——要是其中有這種人——贏的，過後却白叫這小旅館底主人空損失幾隻茶壺之類。但九九歸原，幾個月後，『等着的』、『沒等着的』全欠上一筆房飯錢。咱們這北極旅社底老板兼賬房又兼茶房的黑漢子，懷疑老牌杜清白的，就是這一點。然而老牌杜清白不同於那些

人的，却也叫他相信了。其一，是老牌杜清白行李並不簡單——帶有夫人一個。其二，是老牌杜清白絕少整天在外跑，跑得灰沙滿身。其三，是老牌杜清白常常有人請吃飯，吃的滿臉醉薰薰的。而頂叫他放心的，他又絕不跟那一羣人合在一起，舉動斯文，大方，而安閒，且時時有給闊人們的信札。現在既然那涂太太這麼說，他就笑笑退出去了。

但老牌杜清白從這一次老爺脾氣得到勝利後，覺得眼前忽然大放光明，馬上改變了作風。他們以後出入全叫黃包車，晚飯也在旅館裏用了，且還時時叫菜添酒，有時還跟同旅館住客來幾手麻將，自然輸贏都有。輸時掛眼，贏時贖回了老婆底冬衣，添置用物，居然活得飄飄然了。

可是這飄飄然的作風，却叫這粗黑漢子益發懷疑起來。年底將到的時候，他幾次向老牌杜清白要錢，老牌杜清白可幾次延宕着。那最後的期限，就是這古城飄着大雪的一天。老牌杜清白事先寫了一張請客單，下填×司長名字，給放在賬房間裏。讓這粗黑漢子吃了一驚送上來。他大模大樣看了看說：

『好的賬房！就在晚上我會見×司長後，來給你算賬吧！』

這麼着，這一對青年夫婦，便把所有的衣服盡量穿在身上，出了北極旅館，在小酒店裏，喝上幾斤酒，糊糊塗塗在雪地裏走，不知什麼時候，躲在電影院門外，打上了一夜寒顫。

他們一邊拐，一邊商量着。太陽照在積雪的屋上，把這彷彿永遠與灰暗同住的古城底空間映成一片慘淡的銀白色。屋簷開始淅淅瀝瀝滴水來。路上的白雪，先從車轍馬蹄處變成黑色，漸漸成爲稀稀爛爛的黑泥漿，讓行人們蹣跚着，四下裏飛濺。掃雪的工人拿着長鏡，掃帚，在通行的馬路中間，邊翻，邊掃。馬路上的雪就滾成了一堆堆的黑球。然後，一輛黃色的拉坡汽車開來。那些工人又把這雪球剷入車斗裏。在他們工作中，長鏡跟掃帚就如偉大的聖龍，顯示神秘的靈跡；冷峭的白光，在他們的周圍消失了。黃色的汽車開過一段，那馬路就顯出一段光愛的面目來。

『那又有什麼呢！』老牌杜清白突然振作起來說，『這個旅館不成，我們還可以上別的旅館去呀！』他說着，就挽着老婆一直拐過去，不再拐回來了。

「上旅館，你又哪來的錢呀！老婆憂慮着。她那一份怯弱的女性的想像，叫她彷彿感到所有旅館全知道他們躲債的事。」再說。要是碰到了那個旅館底老板呢！」

「笑話！這城子多大。那裏這麼巧會碰到！」丈夫儘挽着老婆，往這古城頂熱鬧的一條市街走。「至於錢，難道咱們祇能唱這一齣「空城計」嗎？咱們往南區走吧！再來唱齣「空城計」吧！」

南區底街道，全已打掃得乾乾淨淨。馬路上擠滿着行人。男的挽着女的，老的挽着小

的，俏的夾着村的；各色的服裝，各種的臉相，各樣的打扮，但全統一在一個情調裏——悠閒自在；全用那悠悠忽忽的眼光，四下裏斑斑爛爛的輻射，全用那停停滯滯的步調，沿路心安安閒閒的逍遙；渺渺茫茫，彷彿全忘却自己的存在，全忘却別人的存在。祇有這街道，這馬路，這兩邊的商店，在流動，在遷轉，在向世界底無涯中滾去。那瓦簷下淅淅瀝瀝的滴水聲，夾在這哄鬧到了極度反而覺得一片清冷的空中，清澈地發响。老牌杜清白夫婦倆就在這中間坐着一輛黃包車來到了一家小旅館。

翠綠色的旅館門面，在紛雜的人羣前，露着嚴冷的情韻。茶房隨着賬房底指揮，把老牌杜清白的一隻簇新的黑色籐箱，提不動似的提了進去。一切都照例做了。老牌杜清白夫婦倆就在這旅館最後段臨河的一間小房間裏住下了。

「這回，咱們又得混過幾天了，雖然你沒了一件舊大衣。」老牌杜清白拍一拍老婆底肩頭，含着笑，過意不去似的說。

「但總不是辦法呀！——以後的日子怎麼挨呢！」老婆發着愁。「你在皮箱裏放的那些石子，要是能變金子呵，那麼咱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但這個除非你底身子會變金子！」

「要我底身子會變金子嗎？——唉！這個日子呵！這個日子呵！」老婆不禁全身發抖了。

住上了兩天，老牌杜清白才知道這是個什麼旅館呀。在這裏，是連日連夜滿屋子飛着粉紅的臉，懶洋洋的眼光，畫圈圈兒的屁股的。這裏是這邊胡琴夾着歌聲悠揚，那邊笑

聲合着淫聲放浪的。這裏是沒有個穿綿袍的女性，全是飄飄然的夾衫，外套一件皮領的大衣；沒有個長着份幽貞的奶香的女性，全是些粉脂與野草似的香氣的飄宕。這裏沒有正則的人底行動，全是些直立的蛇似的身子底嫵娜。沒有清潔的純樸的語聲，全是些淫浪的尖銳而做作的笑聲。總之，這裏不是人世間，這裏是肉拍賣場呵！咕啾咕啾一輛汽車開來了，一條直立的身子嫵動了，發炎的朱唇，畫圈兒的屁股，懶洋洋的眼睛飛動了！賣人肉的主人，西裝、皮鞋，圓證章出現了！醜惡的秤手——中古式的田婦裝束的老婆子們，圍攏來了。論價，說斤量。妥當後，或是擁着一塊人肉去了，或是反給秤手擁進人肉堆裏，圍上門，彈出最淫浪的音樂來了。有時，一輛包車叮叮的響出，大門開處，一條蛇裹着一身外套，慘無人色的，彷彿戰敗的傷兵，蹣跚踉蹌倒進來了。——這全個旅館就如一口滾燙的烘爐，血火融融的發燒，燒乾的成爲渣滓，成爲煤屑，給倒在路上！新來的就成爲頂得力的煤塊，助長這血火肉餒……

『那麼咱們呢！』老牌杜清白不禁自個兒發呆了。『祇讓咱們一堆乾淨下去嗎？』

『不，不，』一個極黑暗的想頭通過他腦子。『本來是血肉做的物質吧！人們是如
何使用物質呢？爲什麼自己要死抱着顆古董家心情，相互廝對着呢！出賣是可羞的！但這
世間，誰又不是在出賣呢！小官僚出賣自己底心計與功架，大官僚出賣土地與人民，文人
出賣腦子，狗子出賣靈魂！爲什麼不讓她們……唉！全爲的是要活！但誰能好好兒活得下去
呀！路子是越弄越狹，盡頭呵！盡頭已現在眼前了……』

而老牌杜太太在這種情形下，却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學校時代被人競選爲校花，東
宮王后，西宮妃子，今天約上大光明，明天約上光陸；這個一封求愛信，那個一張請客箋；真
是多麼够勁兒呵！現在，爲了愛情，爲了不肯玩弄愛情，却把自己浸在白開水裏，放在淡氣
蒸籠裏，什麼都是淡然，什麼都是茫然呵！

他們雖然這麼地各有各的想頭，但他們還是照以前一樣度『空城計』的生活。他
們每下午總在臨近公共圖書館去摸幾張粉爛的報紙。他們現在是男的變得漸漸蒼老，
女的變得漸漸消瘦了。而報紙總還沒有給他們帶來好消息。人事欄裏待聘的廣告，一天

增加一天，招請的廣告，却沒個影子了。

一天，他們又在這閱報室挨着，數時間的腳跡，女的突然在那廣告欄裏看到一條「天樂舞場招請舞女」的啟事，她匆匆看了一遍，就默默交給丈夫，用手指一指那地方。

「什麼？你想當舞女去嗎？」丈夫懶懶地問。
女的不答。

「那麼，好吧！總是一種職業呀！」丈夫安慰女人似的說。

「原說是一種職業——但是下賤的職業呀！」女的哀傷地說。

「那也不一定吧！便是花瓶呢！她們又何嘗不以「長字號」做他們賣笑對象呢！
還是舞女自由些兒呵！」丈夫終於貫通了他那份黑暗哲學！

這麼着，第二天，這老牌杜太太就一輛黃包車，按着地址往天樂舞場去了。

天樂舞場開設在古城的中心區。在辦事處裏老板迎進了杜太太。

「貴姓？」圓圓胖胖的老板劈頭就那麼地問。他那矮個子，頰上笑出兩個渦渦兒，看

來就像一尊彌勒。

『我姓——』杜太太遲疑一下。『姓林。』

『那麼請坐。大號呢？』老板就在貼近的座位上請她坐。自己轉動椅子，打了一個圈。彷彿不想聽，也不想再說下去了。

『小名如蘭。』她就在那椅上坐下。

於是兩人間來了一堆靜默。

一切舞場老板都有一份同樣的打算。天地間有的是女子，而女子間有的是舞女。老板開設舞場，也不過爲那些貧寒女子開條活路。但貧寒的女子又那麼多，老板可不能全都招攬。反正上門來的，是你自己；愛談不談，却由老板了。老板就那麼一個勁兒沒聲沒响旋着椅子。

『我聽說你們要招請舞女，是的嗎？』她頓了一下，才喚過氣來安詳地說。

『唔，有這一會事。』老板把椅子旋了過來。『不過，應徵的人很多。』

「我也想試一試呢！」她低低說。

「你也想試一試——那很好！很好！霍霍霍！」老板於是又顯出一份老板底神氣。馬上把對面這個女子看做可任意作踐的賣淫婦。而這賣淫婦又不得不在自己一份權力下獻出相當的殷勤與嫵媚。他馬上臉上閃出一層油光，淫浪地笑出，站了起來。「那麼，你對於伴舞的技能可怎麼樣的？」

「跳舞嗎？我什麼都會一點。」林如蘭傲慢地說：「因為我在學校時候——啊！說來可真笑話了——還是個跳舞皇后呢……」

「學校！」老板彷彿冷了半截。但他馬上又換過想頭：這裏是都會，不是商埠。這裏的舞客，是要人名流，正須有有學識的舞女呢。「可是在那個學校呀……」他於是又無所謂的問。

林如蘭低着頭想。她努力要把自己底青春時代喚回過來。她需要活潑，她需要色情，她還需要一份摩登。她眼前馬上散舞着直立的蛇似的身子，且還蛇似的交纏着肉腿子，

藕色的臂膊，發鬆的奶罩，黑的眼圈，弧形的細眉，半個牌子的眼睛，軟軟的時時會仰過去，候人接吻的頸子，蔻丹的指甲，象牙的烟嘴子……一切，她全要。於是她在這老板前，用她那份讀書得來的聰明，半真半假的編出一套故事，用那一切女子最會說故事的嘴說出。馬上把自己說成爲一個望族的女兒，在××大學學過業，在某市市長招待外賓時，也會去伴過舞。

「本來呢，我哪用到這裏來。」她侃侃地說下去。「也因爲不自由，毋寧死。我是反對舊禮教的！反對父母把我賣却，我便跑了出來，隻身獨自到這裏來找職業。自然咯，我到貴場來伴舞，是暫時的。一般人輕視舞女的職業，我可一點也不那麼想。我是個特立獨行的女子，我要爲舞女們吐口氣……」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老板拍着手，把她說的話截斷。「那麼，咱們來訂立個契約吧！」

「契約！什麼契約！我是不高興訂賣身契約的。」她吃驚地說。「我是個自由主義者」

呀！

「不，林小姐，你弄錯了！」老板捧着肚子笑。然而這回，可笑得低低的。「咱們得訂個合同呀！咱們每月歸你多少生活費，您得什麼時候來伴舞就是這麼的先說定來，寫上幾句作個證據哪！」

「那自然可以的。」她大方地回。「不過你能出我多少一月呢。」

「不過照例還得試舞一月。如其技藝優良，能招攬生意的，那就一百元一月吧。」老板一邊說，一邊儘瞧着林小姐：這具有中國美人底典型的鵝蛋臉兒，苗條適中的身材，嫵媚的淡黃色的眼兒。老板越看越覺得合意了。——確是一位舞后呀！

「但我得先預支一月呢。」林女士站了起來。「你瞧，我底衣服那麼襤褸，我得放些本錢裝璜一下呢。可不是嗎？這是賣色相的地方，我能呀老板的台嗎？……嗒嗒嗒」一串落珠似的笑。

就是這麼着，一切都辦妥當了。

拿了一疊鈔票回來，頓時叫林小姐年青了十年。一切奇奇怪怪的想頭，全從她那漸漸老去將凝成岩石一般的硬腦子裏開出花來。她現在有勇氣來笑，有力量來說話，有計劃來打發一切了。她唾棄自己那種單純的心，固執着非現實的愛情，在狹小的世界裏隨得失榮辱而歡笑愁苦，無異於一個稚氣的鄉下女子。雖然在自己男子面前，也愛使一些所謂『女士們』底高貴脾氣，但自己總不過是枝藤蘿，倚附在別的樹枝上；幾時會像脫籠的小鳥，搶地飛起過來呢？金錢叫她有權力來支配自己，來支配丈夫了。五六年的學校生活，却在這跳舞上發現她實用的學問，這是夢，但是一大真實。

她回到旅館，一屁股坐在老牌杜清白面前。她氣喘喘地說：

『清白，現在我要跟你說開來了。』她重把一路上的想頭理一理。『這些錢——二十元，給你作一個月的生活費。但你再也不能在別人面前把我當作是你底老婆。——要不然，我去當舞女去，就不容易賣座了！』

老牌杜清白這半天來，也沉在極端的煩悶裏。眼看着自己底愛人非去當舞女不可

了。這叫不能不在過去一份新銳的勇氣前低下頭來。做過省長公署主任秘書的父親，是個極端的舊禮教的信奉者。三個兄弟中，他是最小的，却也早給定下一份親。世界的變革的先兆，叫他在大學裏就認識了新的方向。他需要自由。他尊重自己個性。他正同這眼前中國一切的青年一樣跟他舊式的家庭作過一度勇敢的奮鬥。然而家庭方面用經濟力量來封鎖他。他在大學裏輟業了。他父親以為這將會逼他回去，聽受命令，跟那早已給他配定的名義上夫人結婚。然而他愛上了同學林如蘭。且得林女士底資助，他在大學裏畢了業。但富商林如蘭底父親，得到了這個消息，馬上跟他父親站在同一條戰線，命令女兒總退却。但他們正在熱戀中。一對不分青紅皂白不懂世故的青年，在自由的名義下，索性聯合起來，下了一個總反攻令，儼然宣告同居了。金錢與權力，全在他們愛情下退了位，林如蘭也就輟了學。他却抱着一張大學文憑——一個文學士底名銜，往這古城跑來。爲了愛情面上，他撒下一點小小的謊。他把一切闊人名流，都算作他生活的援手。他底勇氣，叫他擬下這樣一個計劃：先弄得一個小官，再爬了上去，做了一個秘書，然後他將以

同等的資格去驕傲他年老而固執的父親。他就在古城住了下來。他一時不能得手，他向各報報屁股上投稿，謀一點小小的進賬，維持窮苦的生活。然而他倆是自由主義者，在他底不很高明的文章裏，却時時吐露着個性的光芒；在國家統一的名義下，編輯先生每每拿起他底文章就會繃起眉頭來，終於把他底文章塞入字紙簍裏了。於是他底生活泉源越弄越窄了。他不得不加緊奔走。他也有過到這公館那公館這機關那機關川流不息奔走的經驗。在這奔走中，他居然也會得些朋友同情的接濟。他們又得窮苦的生活下去。然而朋友底接濟，意義等於回絕。他交給你三五元錢，他彷彿在說：我底力量盡於這個了，下次你可別上門來了。這麼着，他底路一條少一條了。一到這半年來他可什麼也絕望了。他預備葬身湖上似的來世界湖裏住下。然而世界湖給他的又是那麼個悲慘的夢呵！他底路呢！盡頭已望見了！掙扎吧，也祇有掙扎在慘淡的消沉裏了。他還有什麼理由，用籠子關住這小鳥，不讓她出去飛翔歌唱呢！他還有什麼話可對她分辨呢！

『好吧！一切都照你辦去。』他垂頭喪氣的說。此刻是連鈔票也不能鼓勵他那份勇

氣了。現在該是金錢與愛情來支配他的時候了。

『其次呢。』可是喚回了活潑的林如蘭却還繼續說下去。『我也不能老跟你廝守在這小旅館裏。我進了舞場，就會有伴舞的客人來找我。我怎麼好意思叫你去招待客人呢！我自然要揀個清潔高尙些的旅館去住。』

『好吧！一切都照你辦去吧！』老牌杜清白還是那麼一句。

『其三呢！當然咯，你以後的生活費，由我負擔……』

『好吧！一切都照你辦去！』

『其四呢……』

『好吧！一切都照你辦去！』

『其五呢……』

『好吧！一切都照你辦去！』

老牌杜清白全跟沒聽見什麼似的老應着這一句。但老婆呢，十分興奮的把一切條

件談完，還叫他跟她去買花粉脂胭和時式衣裳，要他在她開定的中華大旅社一百號房間裏穿戴起來之後說一聲：

『好的！你確是個十分摩登的小姐。』

『說呀！你這麼的說呀！』老婆催着他。

『是的！我底太太——這回你是——你確是個摩登小姐了。』他說着，回頭就開門跑了。

但這也正是林如蘭小姐該上舞場的時候了。

林小姐一出中華大旅社，就坐上一輛汽車，往天樂舞場駛去。這大而無當的古城，在汽車階級林小姐底眼裏，馬上復活過來了。她在破破的汽車聲中，彷彿聽到半空中有種歡迎的音樂，複雜而空靈的響出。一切地上發出的聲音——夜的街頭黃包車夫拖着——車子冷風，疲懶地嗚嗚發響的車輪底轉動聲。穿着黃色制服的馬車夫倚在破爛的馬車邊，跟那靜靜地肅立着的老馬合在一起的打鼾聲。還有，一有行人挨過，霍然驚醒，趕了上

去兜攬買賣的爭吵聲。掛着紅綠賤賣帘子的商店樓上短短長長吹打着的無力的軍樂聲，跟那短促而沉濁彷彿伴野人合舞的廣東底鑼鼓聲。閃閃爍爍在各家商店招牌邊飛流着的紅綠相間的霓虹燈底靜默的私語聲。接踵的行人們高低清濁的走路聲，私語聲，笑聲，叫聲，罵聲，夾着將要關閉的商店夥計們拍着鞋子嘶啞的叫賣聲。公共汽車隆隆然挾着夜風駛來的噪聲，這一切聲音——全彷彿搶地浮起，混和在半空裏，助長這空中音樂的情韻；益發覺得清澈而空靈。

林小姐底汽車，向中大街駛去，就如自個兒躲在這大樂器底一組音鍵下，聽一陣聲音從頭上流過。紅綠飛舞的燈光，如同每一個音符底跳躍，合着這空中音樂底每一個節拍。街頭站崗的警察，短縮的靜靜的站着，成了樂譜上音符的斷點。——一個靜的黑影。而一切流動的車，流動的人，流動的一切，成了音之流。——這是個有活氣的世界，這是個有生命與青春的力的世界，林小姐彷彿自己是個新娘，抱着顫急跳的歡樂的心，一堆融雪那麽樣的黏在汽車中。她是將爲她那未來的幸福所融化了。

然而，汽車一停在天樂舞場門口，她悄然下了車，一個從過去苦重的生活中孕育出來的黑暗的思想就傷了她的心：這怕不是結婚時的音樂吧！這怕是送葬時的輓歌哪！這整個都市的葬曲呵！她怔了一怔，走進星座樣的大門去。一個幽靜而淫蕩的綠色世界，閃爍着無數的夢的眼睛的世界，又叫她昏沉下去了。

這不是林小姐生疎的場所。舞廳是那麼堂皇而富麗，每個圓柱子上，全飾上『火樹銀花』式的電燈。在富有西方的剛強的建築美中顯露了東方的疎落的田園美。靠後，音樂台上張着條黑色的布，作為音樂師們底背景。每個樂師底形貌，就不能在這夢樣的綠色世界中顯現。每一種樂器，閃着銀白色在黑幕上飛舞，彷彿它不須人力，自個兒在這裏奏演。這音樂就成爲自然的節奏，從這黑幕中自然地流了出來，合着舞客們底步調，讓舞客們在夢的情調裏撕毀了習俗的人間道德的面具，很自然地掀起了原始的肉慾。在泗汀的高度的熱流中，藕色的臂，沙色的腿，交纏得更緊更密。舞女們，大都以女性的淡藍的欲睡的烟樣的眼光，以朱紅的如同血腥塗抹的嘴唇與兩頰當作刺激並昂奮舞客們底

肉慾的推進機；以女性的豐腴的奶子——那時時像在發散一種溫和的茉莉花香的乳房，當作構通舞客們底甜情密意的輸血管。一切舞客們在這麼個情形中，全都昏昏地醉倒了。小官僚們忘却繼續失敗的苦痛，大人物們忘却喪權辱國的關心。「長字號」的大商店，忘却東鄰西舍密結契約中所得到的一大注利潤。「員字號」的小戶主，忘却了前賂後賄中收入與損失。一切還原於空與夢。——空與夢却又還原於藕色的臂，沙色的腿——一塊血淋淋的，原始的野性的呼號。而咱們底杜太太——林小姐，也就這樣個高於一切，偉大於一切了！

那是初春的一個晚上。

一陣爵士的音樂從音樂台流出。坐在舞女最優越的席位上的林小姐面前，走來了一個胖大漢，臘腸似的發紅的鼻子裏，竄出一陣刺人的熱氣。接着，在他那銀盤樣的圓臉上，閃過一道紅光。那人笑了，要求林小姐跟他伴舞。林小姐肩着舞女應盡的義務，湊上身去。於是四隻手臂的交扭，四條腿子的摩擦，碰擊，進退。他們隨着爵士音樂舞入舞廳了。這

胖子是那樣的胖，全個肚子頂住了林小姐底腹部，林小姐好不容易曲着上身，才得挽住他底臂膊。他那渾肉的笨拙的兩腿，不能隨音樂的節奏靈敏地起舞。叫林小姐不得不勉強地吃力地拖着他走。但因曲了上身，她那架空的步子，又很不容易叫她隨自己底意思。她在這時，就如被鷹爪劫去的小鳥，在半空中亂舞了。

一曲完了後，舞客舞女們全都歸了坐。林小姐却給這胖子引到他原來坐的席上去。這胖子拭了拭額上的汗，跟同來的兩個中年紳士一起坐了，且叫林小姐也坐在一起。

「對不起，有勞你了！」那胖子說：「貴姓呢？」

「姓林！」林小姐假做出稚氣的女子的一份忸怩態度說。她能高聲大笑，她能放浪，她能玩弄一切男子，然而在這時，却需要一份忸怩。

「那麼芳名呢？」那胖子又問。問着，又霍霍霍的笑。看着那兩個紳士。——他。是看着兩套整潔的西裝，兩個滑澤的頭頂。

「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就是林如蘭呀。」林小姐忸怩後，再來一手撒嬌。

「知道，知道——」兩套整潔的西裝隨着說。

「知道——我早就知道啦。」那胖子也說，「不過咱們還得這麼交換個姓名，這是咱們官場中的禮節哪！」

「禮節——那麼您先生貴姓呢？」於是林小姐又從一份姑娘底稚氣中，顯出一份婦人底老練。表示她曾經滄海，並不是嫩苗兒，經不起吹折。接着她又「哧哧」一串落珠似的笑。

「啊！林小姐可還不知道他嗎？」一個長划臉的西裝馬上搶過來說。

「他是大名鼎鼎的杜參事呀！」一個圓臉的西裝又爭着接下去。

「霍霍！我是杜清白——杜工部十八世孫，現在總算襲了祖職，做個小參事！」那胖子這回捧起肚子來了！

茶房拿過他們所點的幾種食品。他們又開始倒起威士忌酒來。

杜清白！林小姐吃驚地看了這胖子一眼！

「哈哈！」接着，林小姐又來了一陣淫浪而潑辣的笑聲。在這笑聲裏，她吹去了像黑重的雲塊壓着她似的過去的夢。一個清瘦的年青的小夥子，一隻在她面前獻出赤淋淋的心而現在却給她拋在泥沼裏的污濁的小青蛙！什麼時候是他光榮的日子到來了呢？什麼是他底光榮與幸福呢？「啊！你——你這杜清白先生，才是光榮而幸福呵！」她不禁用手指向那胖子臉上一抹，感傷似地說。

「笑話！笑話！」那胖子受寵若驚似地聳一聳肩：「一個小參事，算得什麼，算得什麼呀！『燕雀安知鴻鵠志』呵！呵！呵！你真是個小麻雀兒！你能唱歌嗎？呵！你還是個剪風鬪鬚的小燕子兒呵！」

「霍霍霍！」

「霍霍霍霍！」兩個西裝陪着笑。

不可忍耐的侮辱！林小姐這回却代她曾經愛過的那個小愛人深切地憤慨了！名譽不是他的，金錢不是他的，幸福與光榮全不是他的，而眼前，愛情又不是他的了！他是做了

自己的犧牲品了。——然而林小姐又不得不附和着眼前的人笑。她用手背掩着嘴，發出：

「哈哈！」一串馬口鐵罐的碰擊聲。

林小姐的眼裏又流出晶瑩的淚珠兒來了。

「什麼呀！你哭了嗎？」那胖子拍着她肩膀，疼惜似地問。

「不，不——我太高興了！我今天是什麼好運道安排着，得碰見你們這些貴人呀！」她說着，又繼着一陣「嘻嘻嘻嘻」的笑。手帕兒掩上眼角兒了。

「那麼——咱們今晚應向老杜道賀了！」

「這叫做一見傾心哪！」

兩個西裝說着，站了起來。第二回音樂又響了出來。

回到了中華大旅社，天色已破曉了。林小姐全不想睡覺。她趕忙打發茶房，把那冷清的給她拋撒在小旅館裏吐着他一絲氣息過活的丈夫——老牌杜清白去叫來。她一見了他，怎麼也自制不住，彷彿一個見到親娘的女兒似地，一鵝落倒在他衣懷裏，幽幽咽

咽的哭泣了。

這失却了愛情彷彿失却了自己靈魂的青年，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呢！他不用歡笑裝飾衰頹，他不用眼淚點綴悲哀。他討得老婆的賣身錢後，就每天向酒店沽了一瓶洋河高粱，跑到這古城的極偏僻的各處去，獨自個兒痛飲。他要求的是遺忘：遺忘過去，遺忘現在，遺忘將來。他匆匆地跑到東屏山脚下，那東門城外，他坐在小茶館裏喝酒，看着牆角空地上搖着尾巴歎息的瘦驢子，也看着無歡無樂無哀無愁的趕驢子的人。他覺得在他們之間，結着一種神秘的和諧。他默默地喝足了酒，又漫山漫岡的跑去。看石匠們揮着大鐵錘，敲出一天的音樂。石屑四下裏飛起，石屑又四下裏散落，他不理解它們底運命，爲什麼要從母胎分離，爲什麼又要落在這彷彿預定的地點上。石匠底大錘，豈是運命底支配者，而石匠又爲什麼要來行使這權力？他不理解，他又跑了開去。一堵赭色的高牆，映在橙色的斜陽裏。荒草掩沒了翁仲，墓石留有樵牧底斷痕，這定是古昔帝皇最後的權威。他這麼地索然返舍，又沾了洋河高粱痛飲。

接着的日子，他照舊攜酒漫遊。他也許跑到西城門外，在低矮的茅屋之間徘徊；他看着各個屋子裏那些手工業者，彷彿努力在維持他們田園時代的光榮，用舊式的機杼織布。這些人們，全像貴人們豢養的小白鼠，在狹籠裏踏着輪子轉動，他們底運命又繫在誰的手裏。其中還有一家小書館，像一支乾了的蠹窟，這書館的先生，管領着一大羣黑簇簇的小蠹蚪，他又是爲着何來？生命對他是多餘的，祇賸得一天的煩躁與苦重！他自己是否從書中探得過一份真理——他爲什麼要成個說教的教士，去鑄造膠住這古城城牆的水泥……？他有時也許跑到寬遠的江邊，看近代的骯髒的都市風的建築，浮在這建築上黑蟻似的人們。他們全像百足虫的每一個小足，擯着這巨大的肢體——這黑色的長蛇似的馬路，這破敗的巨大的碼頭。這一條鯨魚似的輪船，這負着苦重的運命的建築物，甚至於這滾滾長流的江水，全是他們擯着——在走！他們掙扎！他們慘呼！他們各各長着一份狡詐的心，時時想不擇手段的從任何地方採取些他們所欠缺的東西。他們却又自認這是犯罪，在所謂治安維持者之前，接受任何的鞭笞與責罰。他們還是默默地不叫出

一聲冤枉！掙扎下去！慘呼下去！這一切，又是爲誰支配着，爲誰行動着……

總之，他是在這二月中跑遍了這古城的最底下層，看盡了垃圾中的偉力，頹廢中的純樸美，但他彷彿投入九龍環裏，解不出這中間的紐結！他悲哀，他苦悶，他絕望！他於是喝酒喝得更多。他一天天消沈下去，他現在不再出去看這世界。他躲在籠子似的小屋子裏。他情願這麼躲着。他彷彿還嫌這屋子不夠小。越小他將越躲得通泰。他醉了睡，睡了又醉。而他又那裏料得到今天一早竟給老婆召來，在這裏，讓這飛去的小鳥重躲在他心窩裏痛哭呢！

老婆哭呀哭的，看看丈夫竟消瘦得成一張紙，蒼白得成一張紙，頹唐得成一張紙，潦倒得成一張紙……

「一張紙呵！一張紙呵！」老婆不禁搖着他身子叫：「啊！我底清白哥哥呵！你怎麼——怎麼弄得這麼個下台呀！」老婆底點點滴滴的淚珠，又濕透這一張紙了。「是誰欺侮了你呢？是誰玩弄了你呢？」老婆還繼續說下去。「而且又是誰蹂躪了你呢？到如今朝

——啊到今朝呵！我才知道，咱們，不論你和我，全都做了人家底墊腳石了！是誰把咱們踏扁了的？誰又踏過咱們身上，跳了更高一級上去了呢……」

老牌杜清白，儘是沉默着。他不理解老婆這一套。他也不願意理解老婆這一套。二月來的消沉，他變成個定命論者。他覺得一切全是夢，也全是真實。夢與真實統一時，那就是命。是自己底命，是人們底命。人我統一時，那是生生不息宇宙底命。在運命前低頭吧！運命之神不需哭泣，哀愁，歡樂，浩歌……不需一切作爲情感表現的點綴！運命便是全。全即是渾然。他將渾然下去。他不需要女人的安慰！他沉默着。

然而老婆還纏纏述述她底際遇。一個杜清白，又一個杜清白。一個是匹灰色的蒼蠅，一個却是張網的蜘蛛……

「這又有什麼分別呢！」他終於說了。「一切都不是咱們底過錯，一切也全都是咱們底過錯。咱們當初開開眼來，看到自由的女神了！咱就要想跟着她，飛翔在半空，活在半空裏。然而咱們終於掉了下來，咱們底愛情需要活，且需要豐富的活！於是咱們又想向上

飛。咱們飛不起，咱們爬！求豐富的活，咱們爬不上去，跌下來。於是給人家做了墊腳石，那是命，是咱們底命；而咱們底命又爲咱們底出身所決定！這命便是同咱們一類的人底出路……」

老牌杜清白彷彿還想說下去。但老婆可突然醒悟過來，給他一把推開了：

「那麼，你這張白紙，你去吧！讓這運命的風吹你去吧！咱們也祇好各自聽天由命活下去！我不需要你在我底被窩裏暖身也！也許我有更高貴的客人要招待呢！霍霍霍！」老婆驕傲地彎過腰去笑。

老牌杜清白一張白紙似地飛來，又一張白紙似地飛出去了。

第二天晚上，舞場還不會開幕，中華大旅社門外的汽車聲響了。一百號門上不久也來了一陣叩門聲。這是咱們杜參事找上林小姐底門了。

杜參事帶來一個豔美無比的花籃，爲林小姐前途祝福。林小姐把杜參事當作照臨她命運底前途的明星似地招待着，在杜參事面前，時而做出稚氣的姑娘底忸怩，時而顯

出婦人底一份老練，時而又露出貴族小姐底潑辣，時而又挑起賣淫婦底一份淫浪。竟把這胖胖的高貴的杜參事，賽如玩橡皮孩似地揉呀搓的捏做一把。杜參事得意忘形，於是叫茶房端過烟盤來，兩口子就面對面躺下抽烟。

林小姐帶着笑，向這胖子射了一眼。刷不淨的過去的記憶，她又不得不爲那一張白紙——那曾經愛過的老牌杜清白微微地感傷了。她於是盤根錯節的問這眼前人的身世，問他如何得官，如何又做得了參事。在女人底溫柔裏，這舊貨舖子底老板，竟忘却了他那一份欺誑哲學，一一如實地招供出來。最後他還做了個結論，他謙遜地說：

「在我是別無所長的。但我有如今地步，還全憑我懂得做人道理——會應用三件法寶。說起也有點慚愧，這三件法寶名目就叫『吹』、『拍』、『壓』。我以爲這三件法寶，便是你們當舞女的也應該學一學呢！」

『哦！霍霍霍！』林小姐悲感而不自然地發笑。『那麼什麼是吹呢？』林小姐一邊給杜參事做着烟泡，一邊再緩緩地假做不懂事的說：『可不是吹這個橫笛嗎？』林小姐指

着烟槍。

「不，不」——杜參事一臉正經的回。「吹呢。哪哪，就是憑着自己一張嘴，把自己吹得一天星斗，好叫同事聽了羨慕，將軍聽了得意。但是這不算稀奇！『響吹』還不如『默吹』。響吹叫人討厭，默吹可討人歡喜。我那一冊清白詩存，便是挺好的。一個例！但還得看中對方性子跟脾氣啊！」

「那麼，拍呢——大概總是拍馬了吧！」林小姐做完了一管烟，遞了過去。「讓我也來拍這匹馬吧！」

「霍霍霍！」杜參事接過管烟槍，聳肚大笑。「你聰明，你老練。對上司須有一份諂媚，那也是古聖人垂訓。然美其名則曰『忠』。舞女應該忠於舞客，那還有一點兒錯？但在長字號面前，而我雖是胖子，也須長袖善舞了。所以我每天到天樂舞場去，爲的是咱們長字號是個頭等舞客哪，霍霍霍……」

「那麼壓呢？」

「這還用說，自然是對下必驕了！」於是杜參事吸起烟來。一陣茲茲聲充滿了一室。
「但你可莫向我驕傲呢！我會扭爛你底鼻子！」林小姐在無可奈何的悲涼心情中，這麼個撒嬌撒癡的說。

「你嗎——呼……」他吐出一大口烟霧。「那可說不定了。本來呢，這第三個法寶，我從前本來沒有。是現在新添上的。因為做了官，而沒有官架子，便不成其爲官了——但對於你呢，雖不應該過於驕傲，但也當有機會「壓」——「壓」的霍霍霍！」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話！」林小姐半嗔半笑的起身來。「我一定要扭爛你底鼻子，我一定要扭爛你底鼻子！」

說着，林小姐倒在杜參事懷裏了！不多會兒烟盤也撤去了。

.....

在床邊協定的時候，杜參事允許了林小姐底請求。

「好的好的！這一點子小事，包在我身上好了！有什麼困難呢！」

杜參事拍拍林小姐底肩膀。於是全房間充滿了抑遏不住的一種帶有肉香的笑聲。三天後，林小姐揀了個空，淡裝素抹的到那綠色小旅館去。旅館外人行道全擠滿着人。腿林子密密紮紮地編成了籬笆，不透些兒空隙。肩膀與胸坎，層層疊疊地封成條鐵牆，彷彿用大炮也轟不壞的。那鐵牆上，全是點點滴滴晃呀搖的黃色小星子。從這裏發出一陣像潮水捲着岸石似的噪聲：

「在那裏呢？在那裏呢？」

「啊！不得了！不得了！你看那光燄呵！」

「你看那黑雲呵！黑的烟霧混在半空中的黑雲呵！這不是雲，這天上，已辨不出是烟，是霧，是雲，是天了！」

「是呀！天也不見了！」

「早已沒有天了！太陽呢？」

「啊啊！又是一陣！又是一陣火光哪！」

在這麼嘈雜的聲中，突然流來一陣急促而震驚心魄的「叮叮叮」的打鐘聲。接着像要把人底肺腑全都裂得粉碎的「咕咕咕」的汽車聲也衝了過來。街道上立時空出一大塊。一輛紅色的汽車，一羣銅盔黑服的男子，打着鐘，以決死的力，箭也似的飛過去。

「哦！救火車！救火車！」

接着，咕啾一聲，人們不及回過眼來，林小姐底汽車也停在這綠色小旅館外了。

排開門前站着的衆人進了旅館，急促地走上老牌杜清白底小房間。她推門進去。老牌杜清白還如一張白紙，死睡在床上，打着呼盧，噴着白沫子。

「又喝醉了酒了！」林小姐那麼想着。「唉！冤家呵！你什麼時候會醒醒過來呢！」

林小姐繚着眉頭靠近他。忽然若有所悟的笑了出來。她悄悄地把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圓東西，給掛在他長褂底角上，再把那個藍封筒平封在他胸前。好叫他自己醒來後，全如做個夢，以爲自家失落的證章和委任狀又飛回來了。

「那麼這窮小子，將會高高興興地來找我。」她安置好後，這麼地想。「這麼着，我給

他說明原委，解除了咱們兩人心頭上的契約，完了一場自由的春夢，在命運安排的下面，脚着實地各走各的路——咱們底前途！那麼這最後的結句：不也是詩的嗎？

她想着，默了一會，笑了一會，又悄悄地出去了。

坐上汽車的時候，馬路上的紅色汽車，如水似的交流着。一切的聲音，都如喪鐘般在半空中盪。

天上全是烟，是霧，是雲。而這烟中，雲中，霧中，又透着一陣陣火光。火星子如同水沫子四下飛散！彷彿是人們靈魂底哀叫的那鐘聲，從地上發出，穿入這霧中，烟中，雲中，但馬上又給壓下地來，隨着消沒在攘攘的人聲裏。入晚的天，彷彿與地面要膠在一起了！是什麼地方起了火呢，到這時還不會熄滅？恐怖攪去全個古城，攪去了全個古城中人們底心！

茶房到老牌杜清白房裏來問開夜飯。電燈光下的老牌杜清白，依然是一張白紙。仔細聽，什麼聲音也沒有。一探手，手冰冷了，探脚，脚直僵僵地擱在兩個藥水瓶上。再瞧衣角上一顆血紅的透亮的透明的『牧民公署』底證章，閃着誘惑的光。胸口是一個很大的

藍封筒。茶房摘下證章拿過封筒來瞧，證章的反面是：

『3960 1』

封筒的心子是：

『牧民公署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號

茲派涂青伯爲本公署七等科員，在參事室服務。此令』

茶房像一條柱子，凝然直立在老牌杜清白底殘夢前。但一會兒又突然瘋狂似地叫着出去。

街上的電燈全閉下眼，一個無邊無際的大黑暗。

一個大夢——恐怖的夢，落下這古城上。遠處有鐘聲，哄聲，喊聲，噼啪聲……

東屏山還不能顯出它的方位來。



